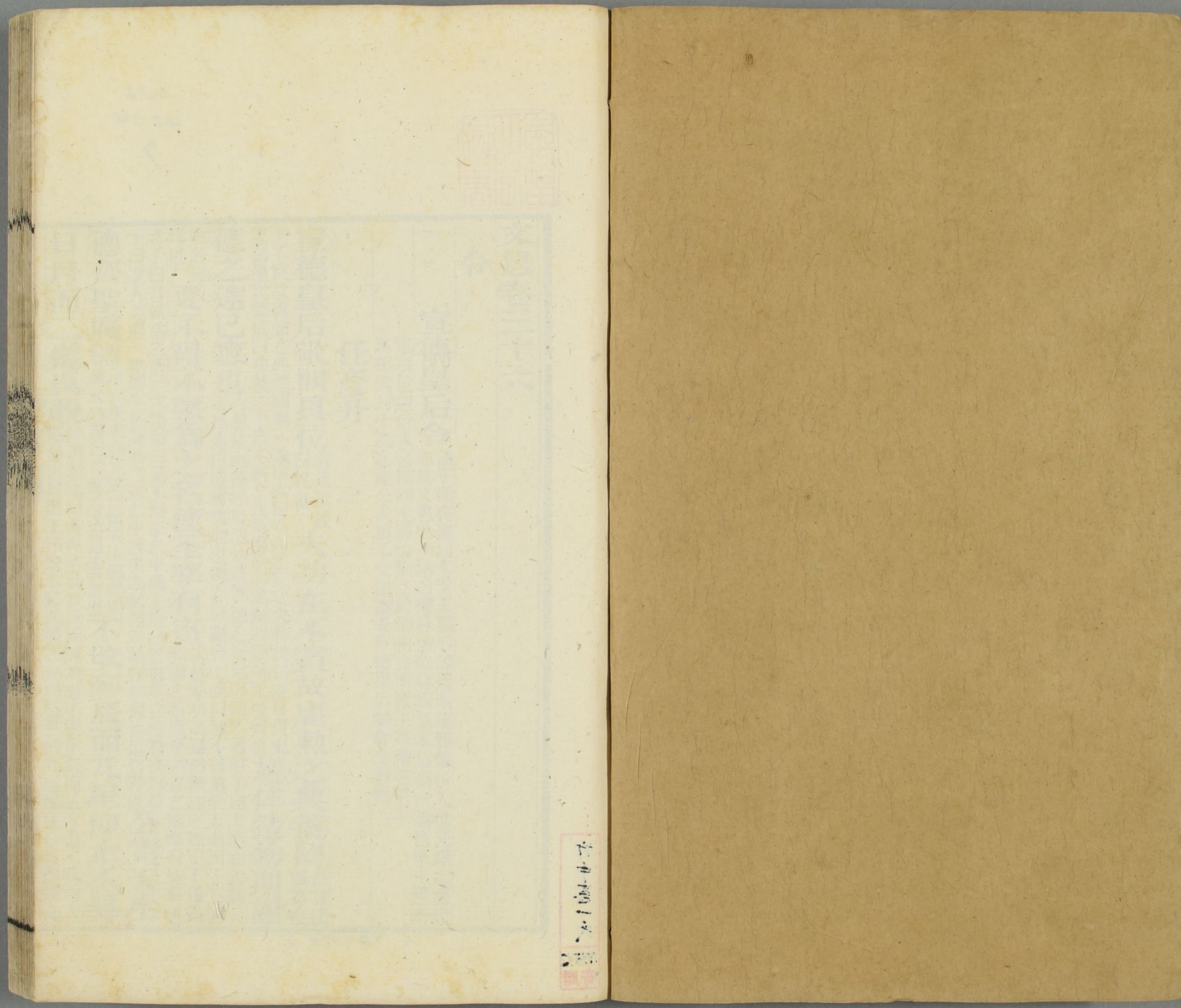


~ 16
4034
7





八16
4034
7



文選卷三十六

令

宣德皇后令

蕭子顯齊書曰文安王皇后諱寶明琅邪臨沂人也父暉之齊世祖為文惠太子納后鬱林即位尊為皇太后稱宣德宮梁王蕭衍定京邑迎后入宮稱制至禪位梁王於荊州立南康王為帝進梁王為相國封十郡為梁公表讓不受詔斷表宣德皇后勸令受封也

任彥升

宣德皇后敬問具位

言梁武故曰具也

夫功在不賞故庸勲之典蓋闕

言功績既高在

德之途已寡也

言恩施既隆俸於造物則謝德之途已寡而不著莊子曰夫造物者為人

施俸造物則謝

生於父

要不得不彊為之名使荃宰有寄

言德顯功高雖無酬謝之理要不强為酬謝之名庶使君主之情微有所寄也

德齊聖廣淵

班固漢書高祖述曰實天生德聰明神武尚書曰乃祖成湯齊聖廣淵也

不改參辰而九星仰止不易

日月而二儀貞觀

陸賈新語曰堯舜不易日月而興桀紂不異星辰而天不道不改而人道易也周書王曰余不知九星之光周公曰九星星辰日月四時歲

竹中憲一氏
1975.12
寄贈

< 96-108 >

是謂九星九光毛詩小雅曰高山仰止周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王肅曰兩儀天地也又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

在昔晦明隱鱗戢翼 周易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王弼曰藏明於內乃得明也曹植矯志詩

博通羣籍而讓齒乎一卷之師 謝承後漢書曰范丹博通羣籍范曄後漢書曰馬續博觀羣籍楊子法

卷之書必立之師也 **劍氣陵雲而屈迹於萬夫之下** 魏志段灼理鄧艾曰艾勇氣陵雲士衆

之上唯聖 **辯析天口而似不能言** 七略曰齊田駢好談論故齊人爲語曰天口駢天口

人能焉 **文擅雕龍而成輒削藁** 說文曰擅專也七略曰鄒赫子齊人齊爲之語曰

似不能言者 **客游梁朝則聲華籍甚** 禮記二十曰弱冠漢書制曰衰然爲舉

如見而說之 **客游梁朝則聲華籍甚** 何之元梁典曰高祖遷儀同王儉東閣祭酒王隱晉書

譽自高 蕭子顯齊書曰鬱林王即位改元曰隆昌韋昭國語曰使張老延君譽于四方也

隆昌季年勤王始著 蕭子顯齊書曰鬱林王即位改元曰隆昌韋昭國語曰使張老延君譽于四方也

建武惟新締構斯在 蕭子顯齊書曰鬱林王即位改元曰隆昌韋昭國語曰使張老延君譽于四方也

功隆賞薄嘉庸莫疇 陸機高祖功臣頌曰帝

魏都賦曰有魏開國之日締構之初也

一馬之田介山之志愈厲 言止有一馬之田以懷讓祿之志纒居六百之秩以秉推功

一金之衣左氏傳曰晉侯賞從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不及 **六百之秩大樹之號斯**

存 漢書曰馮異每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 **及擁旄司部**

代馬不敢南牧 何之元梁典曰司州刺史蕭誕被殺高祖監司州班固涿邪山祝文曰杖

傳曰代馬依北風過秦論曰 **推轂樊鄧胡塵罕嘗夕起** 何之元梁典曰虜主拓跋宏

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也 **推轂樊鄧胡塵罕嘗夕起** 何之元梁典曰虜主拓跋宏

曰臣聞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闔以內寡人制之闔以外將軍制之鄒陽 **惟彼狡童**

上書曰今胡數涉河北上覆飛鳥蘇林曰言胡來人馬之盛揚塵上覆飛鳥也 **衣冠泯絕禮樂**

窮凶極虐 何之元梁典曰東昏即位位媒近羣小誅高祖兄懿弟暢尚 **衣冠泯絕禮樂**

崩喪 袁子曰古者命士已上皆有冠冕謂之冠族 **既而鞠旅誓衆言謀王室** 何之

典曰高祖密與呂僧珍謀爲內伐毛詩曰陳師鞠旅毛萇曰鞠 **白羽一麾黃鳥底定** 呂

吉也尚書曰王明哲衆士左氏傳曰公會齊侯于洮謀王室也 **白羽一麾黃鳥底定** 呂

春秋曰武王至殷係墮武王左釋白羽右釋黃鉞免而自爲係出師頌曰素旄一揮鷺子曰武王

率兵車以伐紂紂虎旅百萬陣于商郊起自黃鳥至于赤斧三軍之士靡不失色武王乃命太公

把白旄以麾之紂軍反 **甲旣鱗下車亦瓦裂** 尚書大傳曰武王伐紂戰于牧野紂之卒輻

走尚書曰震澤底定 **甲旣鱗下車亦瓦裂** 尚書大傳曰武王伐紂戰于牧野紂之卒輻

致天之屆拱揖羣后 毛詩曰致天之屆于牧之野 **豐功厚利無得而稱** 王命

論曰

帝王之祚必有豐功厚利積累之業論語是以祥光總至休氣四塞尚書中候曰帝孔子曰太伯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美也四塞炫耀四方也五老游河飛星入昴論語比考識仲尼曰吾聞帝堯率舜等升河休氣四塞鄭玄曰休美也四塞炫耀四方也將浮龍銜玉苞刻版題命可卷金泥玉檢封書成知我者重元功茂勳若斯之盛集曰定國家之大業成天地之功而地狹乎四履勢卑乎九伯左氏傳管仲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帝有惡焉輶軒萃止萃止謂進封梁公之使也漢書哀帝詔曰惟念德報未殊朕甚惡焉楊雄今遣某位某甲等率茲百辟人致其誠致誠謂請無讓也毛詩曰百辟之旨百辟固請庶乎不遠而復之義也毛詩曰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周易曰不遠復無祇悔

教蔡邕獨斷曰諸侯言曰教

為宋公修張良廟教

傅季友

綱紀綱紀謂主簿之司也教主簿宣之故曰綱紀猶今詔書稱門下也虞預晉書東平主簿王豹白事齊王曰泥豹雖陋故大州之綱紀也夫盛德不泯義

存祀典

撫事彌深論語子曰管仲桓公霸諸侯匡天下民庶周易曰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風雲玄感蔚為帝師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張子房道亞黃中照隣殆

如仁

道契商洛已見謝宣遠張子房詩注袁宏三國名臣贊序曰體分真固道契不墜班固漢書固已參軌伊望冠德

究淵流浩

莫測其端矣言其度量深大不可測度也孫綽桓玄城碑曰俯仰顯默途次舊沛佇駕雷城漢書沛郡有雷縣又顯默之際宵然難

靈廟荒頓

遺像陳昧左氏傳注曰頓壞也夏侯湛東方朔畫贊序曰徘徊露過大梁者或佇想於

撫迹懷人

永歎實深毛詩曰嗟我懷人過大梁者或佇想於

靈廟荒頓

遺像陳昧左氏傳注曰頓壞也夏侯湛東方朔畫贊序曰徘徊露過大梁者或佇想於

靈廟荒頓

遺像陳昧左氏傳注曰頓壞也夏侯湛東方朔畫贊序曰徘徊露過大梁者或佇想於

靈廟荒頓

遺像陳昧左氏傳注曰頓壞也夏侯湛東方朔畫贊序曰徘徊露過大梁者或佇想於

靈廟荒頓

遺像陳昧左氏傳注曰頓壞也夏侯湛東方朔畫贊序曰徘徊露過大梁者或佇想於

夷門游九京者亦流連於隨會史記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者太史公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者夷

門城之東門禮記曰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利君不忘其身謀身不遺其友我則隨武子乎鄭玄曰武子士會也食邑於隨京當

原擬之若人亦足以云論語子曰君子哉若人可改構棟宇修飾丹青漢書

繁行潦以時致薦左氏傳君子曰殞繁蘊藻之菜抒懷古之情存不刊之烈廣雅曰抒潔也西京賦曰慨長思而

懷古左氏傳序曰經者不刊之書也主者施行宋公楚元王後

為宋公修楚元王墓教宋公楚元王後

傅季友

綱紀夫褒賢崇德千載彌光禮緯曰天子辟雍所以崇有德尊本敬始義隆禮記注曰崇尊也

自遠魏志明帝詔曰追本敬始所以篤教化孫楚元王積仁基德啟蕃斯境漢書

曰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異母少弟也漢立交為楚王王彭城賈子曰君子積於仁而民積於財刑罰廢矣國語太子晉曰太王基德十五王而始平也素風道業作

範後昆三國名臣贊曰素風愈鮮習鑿齒襄陽舊記龐統曰方欲興本支之祚實隆抱朴子曰稽君道云郭有道沒則

鄙宗毛詩曰本支百世揚修遺芳餘烈奮乎百世抱朴子曰稽君道云郭有道沒則

善所聞之餘烈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晉中興書而丘封翳然墳塋莫剪武陵王令

有立志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夫愛人懷樹甘棠且然飄薄非所也

猶勿剪毛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風俗通曰召公出為二伯追甄墟墓信

陵尚或不泯鄭玄尚書緯注曰甄表也禮記周鄭白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況瓜賦

所興開源自本者乎毛詩曰縣可蠲復近墓五家長給灑掃便可施

行郭璞方言注

文

永明九年策秀才文五首

王元長蕭子顯齊書曰王融字元長琅邪人也少而神明警惠博涉有文才晉

獄賜

問秀才高第明經朕聞神靈文思之君聰明聖德之后史記曰黃帝者

能言尚書序曰昔在帝堯聰明文體道而不居見善如不及文子曰聖人體道反至

思孔安國曰言聖德之遠著也

功成而弗居論語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是以崆峒有順風之請華封致乘雲之拜莊子曰黃帝問

廣成子在崆峒之山故往見之廣成南首而卧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治身奈

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曰來吾語汝至道又曰堯觀乎華封人曰嘻請祝聖人壽且富且多

男子堯皆辭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封人曰天之生人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

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閒千歲

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于帝鄉三患莫至身無常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或揚旌求

堯隨之請問封人曰退然崆峒有拜乘雲為請今不同者蓋請者必拜故互文也

士或設簾待賢求士待賢皆謂請其言也管子曰舜有告善之旌應劭漢書注曰旌幡也設

人以道者擊鼓教寡人以義者擊鐘教寡人以事者振鐸語寡人以憂者擊磬語寡人以獄者揮鞀也

用能敷化一時餘烈千古謝承後漢書序曰陰修敷化二都威教朕寅奉天命恭惟永圖

若天命又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也

聽高居載懷祇懼六韜曰王者之道如龍之首高居而遠望雖言事必史而象

闕未箴禮記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鄭玄周禮注曰象魏闕也范曄

延佇忠實毛詩曰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尚書曰爾有嘉謀嘉猷楚辭曰結幽蘭而延佇也

子大夫選名升學利用賓王國語曰越王句踐曰苟聞子大夫之言賈逵曰親而近之故曰子大夫也禮記曰鄉論秀士

三道之要以光四科之首漢書詔策晁錯曰大夫之行當此三道張晏曰國體人事直言也崔寔政論曰詔書故事三公辟召以四科取士一

望焉尚書曰若作和望焉姜爾為鹽梅

又問昔周宣惰千畝之禮虢公納諫國語曰宣王即位不藉千畝虢

三推之義賈生置言禮記曰躬耕帝藉天子三推漢書曰文帝即位賈誼說上曰一夫

勸百良以食惟民天農為政本漢書酈食其說漢王曰臣聞王者以民為天民以食

文帝詔曰農天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金湯非粟而不守水旱有待而無遷

朕式照前經寶茲稼穡范子計然曰五穀者萬民之命國之重寶也

祥正而青旗肅事土膏而朱紘戒典賦禮記曰孟春之月天

子駕蒼龍載青旗躬耕帝籍又曰昔天子為藉田千畝冕而朱紘躬耕秉耒鄭玄周禮注曰朱紘以朱組為紘一條屬兩端也將使杏花

菖葉耕穫不愆汜勝之書曰冬至五旬七日菖始生莖者草之先者也於是始耕高誘曰菖菖蒲水草也

清隴冷風述遵無廢呂氏春秋后稷曰凡耕之道欲廣以平隴欲小以清又曰正其行通其

而釋耒佩牛相沿莫反鹽鐵論曰儒者釋耒耜而學不驗之語漢書曰夫師師然肅冷風以搖長也

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一日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日明曉法令足以決疑能按章覆問四日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才任三輔劇縣令此四者何為通也

國語曰越王句踐曰苟聞子大夫之言賈逵曰親而近之故曰子大夫也禮記曰鄉論秀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升之於學曰俊士鄭玄曰學太學也周易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也

禮記曰躬耕帝藉天子三推漢書曰文帝即位賈誼說上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上感誼言始開藉田躬耕以勸百

漢書酈食其說漢王曰臣聞王者以民為天民以食為本天農為政本

漢書酈食其說漢王曰臣聞王者以民為天民以食為本天農為政本

漢書酈食其說漢王曰臣聞王者以民為天民以食為本天農為政本

漢書酈食其說漢王曰臣聞王者以民為天民以食為本天農為政本

漢書酈食其說漢王曰臣聞王者以民為天民以食為本天農為政本

漢書酈食其說漢王曰臣聞王者以民為天民以食為本天農為政本

漢書酈食其說漢王曰臣聞王者以民為天民以食為本天農為政本

漢書酈食其說漢王曰臣聞王者以民為天民以食為本天農為政本

漢書酈食其說漢王曰臣聞王者以民為天民以食為本天農為政本

漢書酈食其說漢王曰臣聞王者以民為天民以食為本天農為政本

漢書酈食其說漢王曰臣聞王者以民為天民以食為本天農為政本

漢書酈食其說漢王曰臣聞王者以民為天民以食為本天農為政本

漢書酈食其說漢王曰臣聞王者以民為天民以食為本天農為政本

漢書酈食其說漢王曰臣聞王者以民為天民以食為本天農為政本

牛賣刀買犢何為帶牛佩犢杜預左氏傳注曰沿緣也兼貧擅富浸以為俗漢書曰兼井之塗李奇曰謂大家兼役小人富者兼役貧民說文曰擅專

也風俗通曰子不以從令為孝後主固宜是革浸以為俗豈不謬哉若爰井開制懼驚擾愚民漢書曰民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

夫三百畝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休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賈逵國語注曰爰易也周禮曰畝百為夫夫二為屋屋二為井也鳥鹵可

腴恐時無史白史記曰史起引漳水溉田鄴民歌之曰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鳥鹵兮生

也興廢之術矢陳厥謀尚書序曰咎繇矢厥謀孔安國曰矢陳也

又問議獄緩死大易深規周易曰君子以議獄緩死敬法郵刑虞書茂典尚書虞書曰欽哉欽哉惟

刑之自氓俗澆弛法令滋彰莊子曰唐虞始為天下濼醇散朴許慎淮南子注曰郵哉澆也澆與凜同老子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也肺

石少不寃之人棘林多夜哭之鬼周禮曰肺石達窮民鄭司農曰肺石赤石也窮民天民之窮而無告者漢書于定國為廷尉民

自以為不寃周禮曰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楚辭曰荆棘聚而成林春秋元命苞曰樹棘槐聽訟於其下尚書旋璣鈴曰鬼哭山鳴鄭玄曰鬼哭誅無辜也山

鳴聽不聽之異也王隱晉書司直劉隗奏曰懷朕所以明發動容具食與慮毛詩曰

情抱恨雖沒不匹故有隕霜之應夜哭之鬼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傷秋荼之密網惻夏日之嚴威監鐵論曰秦法繁於秋荼

寐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傷秋荼之密網惻夏日之嚴威網密於疑脂左氏傳鄭舒

也趙盾夏日之日也杜預曰夏日可畏冬日可愛永念晝冠緬追刑厝墨子曰晝衣冠

也趙盾夏日之日也杜預曰夏日可畏冬日可愛永念晝冠緬追刑厝異章服謂之戮

上世用戮而民不犯賈逵國語注曰緬思貌也紀徒以百錢輕科反行季葉尚書呂

年曰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措四十餘年不用王訓夏贖刑墨辟疑赦其罰百鑽孔安國曰六兩四支重罰爰創前古呂氏春秋曰越

曰鑽鑽黃鐵也張孟陽七哀詩曰季葉喪亂起首足異處四支布裂周禮曰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訪游禽於絕澗作霸秦基

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百韓子曰董闕于為趙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深澗峭如厲深百仞問其左右人曰嘗有人入此者乎

對曰無有嬰兒盲聾狂勃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牛馬犬豕嘗有人入此者乎對曰無有董闕子喟

然太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法無赦也猶入澗之必死則民莫敢犯何為不治鄭玄周禮歌雞鳴

注曰凡鳥獸未孕曰禽史記曰趙氏之先與秦共祖然則以其共祖故雖趙亦號曰秦於闕下稱仁漢贖班固歌詩曰三王德薄惟後用肉刑太倉令有罪就逮長安城自恨

鳴憂心摧折裂晨風激揚聲聖漢孝文帝惻然感至誠百男何憤憤不如一緹縈列女傳曰緹縈歌雞鳴晨風之詩然雞鳴齊詩冀夫人及君早起而視朝晨風秦詩言未見君而心憂也

途如爽即用兼通輕重二途似如差爽就其昌言所安朕將親覽尚書曰禹拜

曰昌當也漢書問董仲舒昌言孔安國

又問聚人曰財次政曰貨周易曰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尚書曰入政一曰食二曰貨也泉流表其不匱

懋遷通其有匹漢書曰貨流於泉布於布如清曰流既龜貝積寢緡緡專用漢

日王莽居攝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寢猶息也漢書曰武帝初算緡錢李斐曰緡絲以貫錢也管子曰凶歲羅釜千緡孟康漢書注曰緡錢貫也世代滋多銷漏

李斐曰緡絲以貫錢也管子曰凶歲羅釜千緡孟康漢書注曰緡錢貫也世代滋多銷漏

參倍言錢之銷磨缺漏或復三分或至一倍也**下貧無兼辰之業中產闕游歲之貴**周書夏箴曰

之貧妻子非其妻子也班固漢書文帝贊曰上嘗欲作露臺召匠計**惟瘼郵隱無捨矜歎**毛萇詩傳曰瘼病也國語祭公

謀父曰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上帝溥臨賜朕休寶**漢書曰上帝溥臨不異下防也**命卬斜之谷**

開而出銅齊春秋曰永明八年蜀郡太守劉俊啟上曰南廣郡界蒙山有銅坑掘則得銅其利無極上從之也**且有後命事茲鎔範**

左氏傳曰王使宰孔賜齊侯胙將拜孔曰且有後命也無下拜漢書曰釋其未耨洽鎔炊炭應劭曰鎔錢模也禮記孔子曰然後範金合土鄭玄曰範鑄作模器用也**充都內之**

金紹園府之職桓子新論曰漢宣以來百姓賦錢一歲餘二十萬藏於都內漢書曰**但赤**

仄深巧學之患榆莢難輕重之權言今欲為錢若赤仄則姦巧學鑄深為可患榆莢則輕重兼用難可準平漢書曰民多姦錢而

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仄一當五如涓曰以赤銅為其郭也漢書曰漢興以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榆莢錢如涓曰如榆莢也國語曰周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量貨幣權輕重以救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幣而行

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章昭曰重謂母輕謂子權平也若物直千二而母當一千則子二百平之也應劭曰權其輕重也**開塞所宜悉心以對**淮南子曰通乎動靜之機明乎開塞之節開塞

詩緯曰君子悉心研慮推變見事也**又問治曆明時昭遷革之運**周易曰君子以治曆明時毛詩曰去殷之惡就周之德周易曰湯武革命也**改憲勅法**

審刑德之原司馬彪續漢書永平詔曰春秋保乾圖云三百年升曆改憲史官田太初鄧公

之日日在斗二十二度而曆以為牽牛中星先立春一日則四分數之立春也而以折獄斷大刑於氣已途用望平和隨時之義益以遠矣今改四分以遵於堯以順孔聖奉天之文宋均保乾圖

注曰三陽而陽備備則宜改憲憲法也易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淮南子曰冬至為德夏至為刑**分命顯於唐官文條炳於鄒說**

尚書曰分命義仲宅嵎夷曰嗚谷又曰分命和仲宅西曰味谷鄒說未詳**及嵎夷廢職味谷虧方**言司曆之官廢也

素祇之徵魏稱黃星之驗言五德之次也漢書曰高祖夜徑澤中前有大蛇當路

嫗何哭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魏志曰初桓帝時有黃星見於楚宋之分遼東殷墟善天文言後五十歲當有真人起於梁沛之間其鋒不可當至是凡五十年而太

祖破袁紹**紛諍空軫疑論無歸**方言曰軫謂相乖戾也**朕獲纂洪基思弘至道**班固高

天下莫敵**庶令日月休徵風雨玉燭**尚書曰休徵曰

纂堯之緒爾雅曰纂繼也曹植魏德頌曰**於子大夫何如哉其驪翰改色寅丑殊建別白書之**禮記曰夏

有夏爾雅曰春為青陽夏為朱明秋為白藏冬為玄英四氣和謂之玉燭也**明之旨弗遠欽若之義復還**尚書曰克

曰欽若**戎事乘驪鄭玄曰以建寅之月為正物生色黑黑馬曰驪禮記曰殷人尚白戎事乘翰鄭玄曰以**

建丑之月為正月物生色白翰白色馬也漢書董仲舒對策曰臣前所上對辭不別白指不分明

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五首

王元長

問秀才朕秉錄御天握樞臨極尚書璇璣鈴曰河圖命紀也圖天地帝王終始存

以御天易通卦驗曰遂皇氏始出握機矩鄭玄曰遂皇遂人也但持斗機運轉之法春秋

運斗樞曰北斗七星第一星天樞論語素王受命識曰王者受命布政易俗以御八極

空撫九序未歌尚書咎繇曰撫于五辰庶績其凝孔安國曰百官皆撫順五行之時衆功

皆成也又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

和九功惟敘至於思政明臺訪道宣室管子曰黃帝立明臺之義上觀於賢也漢書

九敘惟歌至於思政明臺訪道宣室管子曰黃帝立明臺之義上觀於賢也漢書

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若墜之惻每勤如傷之念恒軫尚書曰民墜塗炭

本蘇林曰宣室未央前正室也若墜之惻每勤如傷之念恒軫尚書曰民墜塗炭

墜火左氏傳馮滑曰國之興也視故恤貧緩賦省徭慎獄應劭曰錄

人如傷許慎淮南子注曰軫轉也故恤貧緩賦省徭慎獄應劭曰錄

三秋式稔尚書曰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秋有三秋故曰三秋元命苞曰陽氣數成於

三秋式稔尚書曰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秋有三秋故曰三秋元命苞曰陽氣數成於

黍多稔不興兩穗之謠毛詩曰豐年多黍多稔東觀漢記曰張堪字君游為漁陽太守

勸民耕種以致殷富有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歧張君為

政樂不無褐無衣必盈七月之歎毛詩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豈布政未優將

可支無褐無衣必盈七月之歎毛詩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豈布政未優將

罷民難業毛詩曰敷政優優百祿是登爾於朝是屬宏議漢書詔策晁錯曰登大

道周禮曰以圜土教罷民登爾於朝是屬宏議漢書詔策晁錯曰登大

文曰將崇因弗同心以匡厥辟尚書曰罔不同

論宏議也因弗同心以匡厥辟尚書曰罔不同

又問惟王建國惟典命官周禮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上叶星象下符川嶽

春秋漢含章曰故三公象五岳九卿法必待天爵具修人紀咸事孟子曰仁義忠信

河海三公在天法三台九卿法北斗必待天爵具修人紀咸事孟子曰仁義忠信

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漢書詔策公孫弘曰天文地理人事之

紀也子大夫習焉公孫弘對曰天地無私親順之利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也然

後沿才授職揆務分司爾雅曰是以五正置於朱宣下民不忒左氏傳

昭子曰少皞摯之立鳳鳥適至故紀於鳥鳥師而鳥名五雉為五工正河圖曰大星

如虹下流華渚女節意感生白帝朱宣宋均曰朱宣少昊氏鄭玄孝經注曰忒差也九工開於

黃序庶績其凝漢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應劭曰尚書禹作司空棄

作納言凡九官皇甫謐帝王世紀曰舜始即真改正朔以土承火色尚黃周官三百漢位

尚書中候所謂建黃授正改朔尚書咎繇曰庶績其凝孔安國曰疑成也周官三百漢位

兼倍禮記曰有虞氏之官五十夏后官百殷官二百周官三百漢書曰秦立百官歷茲以降

漢因循不革自佐史至丞相十三萬二千八百八十五人今云兼倍略言之耳歷茲以降

游惰實繁孔叢子趙王曰仲尼大聖自茲以降世業不替禮記曰垂若閑冗卑奔則

綏五寸游惰之士鄭玄曰惰游罷人也尚書曰實繁有徒若閑冗卑奔則

橫議無已荀悅申鑒曰正貪祿省閑冗與時消息昭惠恤下文穎漢冕笏不澄則坐

書注曰冗散也孟子曰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冕笏不澄則坐

談彌積魏志郭嘉說太祖何則可修善詳其對家語孔子曰欲善則詳王肅曰欲善

曰劉表坐談客耳何則可修善詳其對家語孔子曰欲善則詳王肅曰欲善

又問昔者賢牧分陝良守共治公羊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邵公主

之袁煥與曹植書曰邵公與周公俱曾分陝之任

漢書曰孝宣躬親萬機勵精為治常下邑必樹其風一鄉可以為績論語曰子之武

稱曰與我共治者其唯良二千石乎鄭玄曰武城魯之下邑尚書曰章善瘴惡樹之風聲一鄉謂桐鄉也漢

書曰朱邑為桐鄉善夫廉平不苛及死子葬之桐鄉人為邑起冢立祠至有且撫鳴琴日

置醇酒呂氏春秋曰必子賤治單父彈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漢書曰曹參代蕭何為相國日

欲有言復飲醉而文而無害嚴而不殘漢書曰蕭何以文母害為沛主吏掾音義曰文

後去終莫得開說無所枉害也漢書曰馬不疑為吏嚴而不殘

故能出人於咄危之域躋俗於仁壽之地咄危已見謝眺八公山詩漢書王

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善則人必能為

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也善也故人之不

善也故人之不頃深汰珪符妙簡銅墨

善也故人之不范曄後漢書曰詔書沙汰刺史二千石以賈琮

善也故人之不為冀州刺史說文曰汰簡也汰達蓋切周禮曰

善也故人之不上公之禮執桓珪諸侯之禮執信珪諸伯執躬珪漢書曰文帝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潘安

善也故人之不仁夏侯湛誄曰外簡邦良爾雅曰簡擇也漢書曰縣令長皆秦官秩六百石以上皆銅印墨綬

而春雉未馴秋螟不散東觀漢記曰魯恭為中牟令是時郡國螟傷苗稼而獨不入中

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兒童親曰何不捕之兒曰雉方育子也親乃曰所以來者察君之迹

爾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具以狀白安范曄後漢書

曰宋均遷九江守山陽楚沛多蝗入在朕前湊其智略出連城守闕爾無聞

其飛至九江東界者輒東西散去漢書曰吾丘壽王為東郡尉詔賜壽王璽書曰子在朕前之時

智略輻湊及至連十餘城之守職事並廢甚不稱在前時何也豈薪櫛之道未弘為網

羅之日尚簡毛詩曰芘芘械樸薪之櫛之毛長曰山木茂盛萬人得而薪之賢人眾國家得

之文子曰有鳥將來張羅而得鳥者羅之一目也今悉意正辭無侵執事

為一目之羅即無時得鳥孔安國尚書傳曰簡略也錯曰大夫其

正論毋枉執事音義或曰毋為有司枉撓

又問朕聞上智利民不迷於禮大賢疆國固圖惟舊史記商君說秦孝

疆國不法其故苟可豈非療飢不期於鼎食拯溺無待於規行

以利民不修其禮飢鄭玄曰泌水洋洋然飢者見之可飲以療飢音義與療同家語曰

飢鄭玄曰泌水洋洋然飢者見之可飲以療飢音義與療同家語曰是以三王異道而

子路南游於楚列鼎而食抱朴子曰規行矩步不可以救火拯溺也共昌五霸殊風而竝烈

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戰國策趙王今農戰不脩文儒是競

謂趙文曰三代不同服而王五伯不同俗而政農戰而尊調衡曰上書曰記者文儒

也夫文儒之力過儒生况文史也棄本徇末厥弊滋多

不遂李奇曰本昔宋臣以禮樂為殘賊漢主比文章於鄭衛

和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墨子非之幾遇刑也墨子賤禮樂而貴勇力貪則為

盜富則為賤治世反是漢書曰宣帝數從王褒等所幸宮觀輒為歌頌議者多以為淫靡不急上

日辭賦大者與詩同義小者辯麗可豈欲非聖無法將以既道而權

嘉譬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也孝經曰非聖

人者無法論

語子曰可與其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
未可與權公羊傳曰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

今欲專士女於耕桑習鄉

閭以弓騎孝經鉤命決曰耕桑得利究年受福五都復而事庠序四民富而歸

文學漢書曰王莽於五都立均官更名雒陽郡鄴臨淄宛成都五都市長皆為五均司其道

奚若爾無面從尚書曰子違汝

又問自晉氏不綱關河蕩析班固漢書述曰秦人不綱網漏于楚王隱晉書曰石季

念舊民永言攸濟毛詩曰永言孝思尚書曰子惟小故選將開邊勞來安集

禮漢書嚴尤上疏曰武帝選將練兵深入遠戍班固曰武帝廣開加以納款通和布德修

也禮納其款關之誠而通其和好之禮漢書曰匈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遣名王奉獻始和親呂

歌皇華而遣使賦膏雨而懷賓毛詩序曰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左傳曰季武

夷遽北歸之念王逸楚辭注夫危葉畏風驚禽易落漢書上曰單于待命加慢

今欲攻之如何王恢曰草

木遭霜者不可以風過通方之士不可以文亂今擊之單于可禽淮南子曰使葉落者風搖之也
戰國策魏謂春申君曰日者更羸謂魏王曰臣能虛發而下鳥有鴻雁從東方來更羸以虛弓下
之王曰射爾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其飛徐者創痛也悲鳴者久失羣也故創無待干戈聊
未息而驚心未去聞弦音而高飛故創怯今臨武君嘗為秦孽不可為秦之將無待干戈聊

用辭辯片言而求三輔一說而定五州漢書曰內史武帝更名京兆尹左內史

斯路何階人誰或可兩雅曰進謀誦志以沃朕心言

嘉謀當謂頌汝志以沃帝心也周禮曰擇人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鄭玄曰以王之志與政事論
說諸侯擇音探廣雅曰誦言也然彼言王志與此微殊不以文害意也尚書曰啟乃心沃朕心

天監三年策秀才文二首何之元梁典曰天

任彥昇

問秀才朕長驅樊鄧直指商郊商喻齊也史記樂毅書曰輕卒銳兵長驅至國漢

因藉時來乘此曆運魏志劉廙上疏曰臣遭當展永念猶懷慙德禮

樂埽地無餘言衣冠制度禮樂軌儀皆見廢棄故無餘也班斷彫剝方經綸草昧

衣冠禮漢書曰漢興破觚而為圓斷珉而為璞蘇林漢書注曰剝角之剝與剝剝同周易曰雲

採三王雷屯君子以經綸又曰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鄭玄曰造成也草草創昧昧爽也

之禮冠履麤分因六代之樂宮判始辨周禮曰王宮懸諸侯軒懸卿大夫判懸士特懸而百度草

創倉廩未實尚書曰百度唯貞論語曰神謀若終畝不稅則國用靡資國語曰

推之庶人終于畝禮記曰古者公田藉而不稅毛萇詩傳曰資財也百姓不足則惻隱深慮論語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君孰與不足

子日無惻隱之心非仁也惻隱者仁之端也每時入芻稔歲課田租漢舊儀曰民田租芻稔以給

懷如憐赤子禮記曰哀公敢問人道誰為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今欲使朕無滿堂

之念民有家給之饒說苑曰古人於天下也譬一堂之上今有滿堂飲酒有一人獨索

而家給人足漸登九年之蓄稍去關市之征禮記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周禮

天下太平玄曰賦謂口出泉關子大夫當此三道利用賓王已見上文斯理何從停聞

良說顏延之策秀才文曰廢興之要敬侯良說

問朕本自諸生弱齡有志鍾離意別傳曰嚴遵與光武皇帝俱為諸生禮記孔閉戶

自精開卷獨得楚國先賢傳曰孫敬入學閉戶牖精力過人太學謂曰閉戶生入市九

流七略頗嘗觀覽六藝百家庶非牆面漢書曰九流有儒家流道家流陰陽家

流法家流名家流墨家流縱橫家流雜

家流農家流又曰劉歆總章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輜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

有數術略有方技略廣雅曰頗少也周禮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

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淮南子曰百家異說各有所出論語子雖一日萬機

謂伯魚曰汝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雖一日萬機

早朝晏罷尚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聽覽之暇三餘靡失上林賦曰朕以覽

魏略曰董遇字季真善左氏傳從學者云若渴無日遇言當以三餘或問三餘之意遇言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上之化下草偃風從

論語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惟此虛寡弗能動俗禁豷姜肱碑曰至

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化齊風韓子曰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時十素不得一紫公患之告管仲管仲曰君欲

有衣紫三日長纓鄙好且變鄒俗韓子曰鄒君好長纓左右皆服長纓甚貴鄒君患之

境內莫衣紫雖德慙往賢業優前事且夫縉紳道行祿利然也禪

君因先斷其纓而出雖德慙往賢業優前事且夫縉紳道行祿利然也禪

國中皆不服長纓雖德慙往賢業優前事且夫縉紳道行祿利然也禪

書曰因雜指紳先生之略術班固漢書贊朕傾心駿骨非懼真龍新序曰郭隗謂燕王

曰大師眾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朕傾心駿骨非懼真龍新序曰郭隗謂燕王

市千里馬者三年不得人請求之三月得馬已死矣買其骨以五百金君大怒之人曰死馬骨且

市之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為好馬矣於是不能期年千里馬至者二今王誠願致士請從隗始

隗且見事況賢者也莊子曰子張見魯哀公哀公不禮去曰君之好士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

葉公好龍室屋彫文盡以寫龍於是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走失

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真龍也好夫似龍也輜駟青紫如拾地芥范曄後漢書曰

而非龍也今君之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輜駟青紫如拾地芥袁紹賓客所歸

輜軒紫轂填街陌說文曰輜車前衣車後為輜漢書曰夏侯勝每講授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
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爾言好學明經術以取貴位之服如似車載之多也取之易
也如拾地草

而惰游廢業十室而九 惰游已見上文枹朴子曰秦降及季杪天下欲反十室而九 **鳴鳥蔑聞子衿**

不作 言古者收教不及於道者故天下太平而鳳凰至學校廢則作子衿以刺之而人感思學
今則不然言不如古也 曰蔑如也詩序曰子衿刺學校廢也兩都賦序曰王澤竭而詩不作 **弘獎之路斯既然矣** 小雅曰猶其寂寞應有

良規 魏志明帝報王朗詔曰欽納至言思聞良規

問朕立諫鼓設謗木於茲三年矣 鄧析子曰堯置欲諫之鼓舜立誹謗之木此聖人也 **比雖輻湊闕**

下多非政要 文子曰羣臣輻湊張湛曰如衆輻之集於轂也范 **日伏青蒲罕能切**

直 漢書曰史丹直入卧内頓首伏青蒲上應劭曰以青規 **將齊季多諱風流遂往** 毛

詩傳曰將且也老子曰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淮南子 **將謂朕空然慕古虛受弗弘**

漢書曰王莽好空言慕古法多 **然自君臨萬寓介在民上** 左氏傳子囊曰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方言曰介特也

漢書宣帝詔曰朕承洪 **何嘗以一言失旨轉徙朔方** 范曄後漢書曰蔡邕上疏帝覽而歎息因起更衣曹節於後竊

視之悉宣語左右事遂漏露程璜遂使人飛章言邕於是下邕 **睚眦有違論輸左校** 漢書洛陽獄詔滅死一等與家屬髡鉗徙朔方詔不得以赦令除

曰原涉好毗睚於塵中論輸謂論其罪而輸作也漢書陳咸字子康年十八以父萬年任為郎有
異材抗直數言事刺譏近臣書數十上遷為左曹父嘗病召咸教戒於牀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
屏風父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聽吾言何也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調
也父迺不復言元帝擢咸為御史中丞後為南陽太守所居以殺伐立威豪猾吏及大姓犯法輒
論輸府范曄後漢書曰李膺為河南尹時宛陵大姓羊元羣罷北海郡賊罪狼而**使直臣杜**
籍膺表欲罰元羣行賂膺膺反坐輸作左校漢書曰將作少府有左校合丞

口忠謹路絕 漢書景帝問鄧公曰夫晁錯患諸侯疆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

也 **將恐弘長之道別有未周** 韓詩曰將恐將懼君曰將辭也檀道鸞晉陽

以陳極言無隱 漢書曰哀帝使傅喜問李尋曰問者水出地動日月失度星辰

亂行災異仍重極言無有所諱周書曰慎問其故無隱乃情

文選卷三十六 終

金陵書局印
汲古閣本

文選卷三十七

表

表者明也標也如物之標表言標著事序使之明白以曉主上得盡其忠曰表三王已前謂之敷奏故尚書云敷奏以言是也至秦并天下改為表總有四品一曰章謝恩曰章二曰表陳事曰表三曰奏劾驗政事曰奏四曰駁推覆平論有異事進之曰駁六國及秦漢兼謂之上書行此五事至漢魏已來都曰表進之天子稱表進諸侯稱上疏魏已前天子亦得上疏

孔文舉薦禰衡表一首

諸葛孔明出師表一首

曹植求自試表一首

求通親親表一首

羊祜讓開府表一首

李令伯陳情表一首

陸機謝平原內史表一首

劉越石勸進表一首

張士然為吳令謝詢求為諸孫置守塚人表一首

庾亮讓中書令表一首

桓溫薦譙元彥表一首

殷仲文自解表一首

傅季友為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一首

為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一首

任彥升為齊明帝讓宣城郡公表一首

為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一首

為蕭揚州薦士表一首

為褚諮議蔡讓代兄襲封表一首

為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一首

表

薦禰衡表

孔文舉

范曄後漢書云孔融字文舉魯國人也幼有異才性好學舉高第拜御史歷官至將作大匠遷少府曹掾既積嫌忌奏誅之下獄棄市

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伸又

孟子曰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泛濫於天下尚書曰湯湯洪水方割有能俾乂孔安國傳曰俾使乂治也

旁求四方以招賢俊

尚書曰旁求天下孔安國曰旁非一方也

昔世宗繼統將弘祖業

世宗孝武廟號

疇咨熙載羣士響臻

尚書云帝曰疇咨若時登庸又曰有能熙帝之載班固漢書述

陛下睿聖纂承基緒

陛下謂獻帝也班固高紀述曰纂堯之緒爾雅曰纂

惟岳降神異

也孫卿子曰下之和上譬響之應聲也

人竝出

毛詩曰惟岳降神生甫及申

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

亮英才卓犖 孟子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西都賓 初涉藝文升堂覩奧 論語

道合思若有神

淮南子曰所見真 道也 弘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

足怪

漢書曰桑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二拜侍中又曰張安世字少孺為郎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二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復購得書以相接無所遺失上奇

其能擢為尚書令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若讎國語楚藍尹壹謂子西曰夫闔閭聞一善言若

驚得一士若賞謝承後漢書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呂氏春秋曰魏文侯飲問諸大夫寡

曰張儉清潔中正疾惡若讎人何如主也任座曰君不肖君也克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是以知不肖君也文侯

不悅次及翟璜曰君賢君也臣聞其主賢者其臣直是以知君之賢也文侯悅文子曰傲世賤物

士之抗行也廣雅曰抗舉也論語鷲鳥累百不如一鶚史記趙簡子曰鷲使衡立

子曰直哉史魚廣雅曰屬高也鷲鳥累百不如一鶚使衡立

朝必有可觀論語子曰赤也束帶立于朝可使與賓客言又曰必飛辯騁辭溢氣

空涌空涌貌也解疑釋結臨敵有餘七略曰解紛釋昔賈誼求試屬國詭

係單于漢書賈誼曰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臣之計必係單于終軍欲

以長纓牽致勁越漢書曰南越與漢和親乃遣終軍使南越說其王欲令人朝比內諸

冠弱冠慷慨前代美之說文曰慷慨壯士不得志於心近日路粹嚴象亦

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為比典略曰路粹字文蔚少學於蔡邕高才與京兆嚴

琳阮瑀等典記室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李陵詩曰策名於天衢班固漢書述曰

揚聲紫微垂光虹蜺春秋合誠圖曰北辰其星七在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

四門之穆穆兩都賦序曰內設金馬石渠之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史記趙

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夫鈞天廣樂帝室皇居必畜非常之寶應劭漢官儀曰帝

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賢則適人安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激楚陽阿至妙之容掌伎者之所貪

書曰所寶惟楚辭曰宮庭震驚發激楚王逸曰激楚清聲也淮南子曰足蹠陽阿之舞

免騶曩古之俊馬也又曰古者善相馬臣等區區敢不以聞李陵書曰區區之心陛

下篤慎取士必須效試乞令衡以褐衣召見漢書劉敞曰臣必無可觀

采臣等受面欺之罪漢書曰上以張

出師表蜀志曰建興五年亮率

諸葛孔明蜀志云諸葛亮字孔明琅琊人也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謂先主曰

拜為丞相後主即位十二年卒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孟子曰君子今天下三分益州

罷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歲以秋為功畢故以喻時之要也馮衍與然侍衛

田邑書曰忠臣立功之日志士馳馬之秋

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匹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遇欲報之於

陛下也遇謂以恩相接也史記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志士之

氣漢書谷永上書曰王法納乎聖聽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

路也方言曰菲薄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毛詩曰嗚呼小子未

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

禕於宜董允等楚國先賢傳曰郭攸之南陽人以器業知名蜀志曰費禕字文偉江夏人

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

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

廣益也將軍向寵蜀志曰向寵襄陽人也建興元年性行淑均曉暢軍事

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

中之事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

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士此後漢所以傾覆也先帝在

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桓靈後漢二帝侍中尚

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蜀志曰建興二年陳震拜尚書又曰諸葛

躬耕於南陽說苑唐且謂秦王曰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

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漢晉春秋曰諸葛亮家于南陽之鄧縣荆州圖曰

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裴松之

崩寄臣以大事也蜀志曰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

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

忠貞之節繼之以死也

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

忠貞之節繼之以死也

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

忠貞之節繼之以死也

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

忠貞之節繼之以死也

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

忠貞之節繼之以死也

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

忠貞之節繼之以死也

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

忠貞之節繼之以死也

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

忠貞之節繼之以死也

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

忠貞之節繼之以死也

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

忠貞之節繼之以死也

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

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蜀志曰建興元年南中諸部並皆叛亂三年春亮率眾征之其秋悉平漢書曰瀘水出牂牁郡句町縣史記鄭襄公曰君王錫不毛之地使復得改事君王何休曰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帥三

軍北定中原爾雅曰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者毛萇詩傳曰攘除也興復漢

室還于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

規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

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

章其慢蜀志載亮表云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陛下亦宜自課以咨諏足善

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王逸楚辭注曰課試也毛詩曰載馳驅周爰咨諏

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求自試表魏志曰太和二年植還雅臣植常自憤怨抱利器而無所施上疏求自試

曹子建

臣植言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論語子曰出則事君公卿入則事父兄事父尚

於榮親事君貴於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

用之臣墨子曰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子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

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史記樂毅報燕惠王書曰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孫卿

之素餐所由作也韓詩曰何謂素餐素者質也人但有質材而無治民之材名曰素餐

昔二號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左氏傳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魏

且夷不讓燕魯之封其功大也史記曰武王殺紂封周公旦於少

今臣蒙國重恩三世于今矣武明也正值陛下升平之際

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可謂厚幸矣史記太史公成王

而位竊東藩爵在上列論語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漢書身被輕

煖口厭百味孝經援神契曰甘肥適口輕煖適神墨子曰衣服之法冬則目極華靡

耳倦絲竹者爵重祿厚之所致也鄭玄禮記注曰退念古之受爵祿者

致之言至也

有異於此皆以功勤濟國輔主惠民爾雅曰濟益也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

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己之譏毛詩彼己之子不稱其服是以上慙玄

冕俯媿朱紱周禮曰王之五冕玄冕朱紱禮記曰諸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蒼頡篇曰紱綬也方今天下一統九州晏

如尚書大傳曰周公一統天下合和四海然一統謂其統緒也顧西尚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

境未得稅甲謀士未得高枕者爾雅曰稅舍也漢書賈誼曰陛下高枕垂統無山東之憂誠欲混同宇

內以致太和也法言曰或問太和曰其在唐虞成周也李軌曰天下太和故啟滅有扈戶而夏功昭尚

序曰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史記曰啟遂滅有扈氏天下咸朝夏尚書曰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

之隆假周之令德以喻魏之先主也臣贊漢書注曰統總覽也毛詩曰方叔今陛下以聖明統世將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

邵虎之臣鎮衛四境為國爪牙者可謂當矣爾雅曰簡擇也毛詩曰方叔

術或未盡也高鳥淵魚喻昔耿弇不俟光武亟擊張步言不以賊遺

命邵虎又曰祈父子王之爪牙然而高鳥未挂於輕繳淵魚未懸於鈎餌者恐鈞射之

於君父也東觀漢記曰耿弇討張步陳俊謂弇曰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待上來弇曰乘

破之介與且到臣子當擊牛醢酒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邪及出大戰自旦及昏大

故車右伏劍於鳴轂雍門刎首於齊境說苑曰越甲至齊雍門狄請死

未交長兵未接子何務死知為人臣之禮邪雍門狄對曰臣聞之昔王田於圃左轂鳴車右請死

之王曰子何為死車右曰為其鳴吾君也王曰左轂鳴此者工師之罪也子何為死車右曰吾不

見工師之乘而見其鳴吾君也遂刎頸而死有之乎齊王曰有之雍門狄曰今越甲至其鳴吾君

豈左轂之下哉車右可以死左轂而臣獨不可以死越甲邪遂刎頸而死是日越人引甲而退七

十里齊王葬雍門子以上卿若此二子豈惡生而尚死哉誠忿其慢主而陵君也夫

君之寵臣欲以除患興利尸子曰禹興利除害為萬民種也臣之事君必殺身靜亂

以功報主也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

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占其王羈致北闕賈誼終軍已見薦禰衡表爾雅曰占隱也郭璞曰隱度之

也昔漢武為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為漢書固夫憂

國忘家捐軀濟難忠臣之志也趙岐孟子章指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

寢不安席食不遑味者伏以二方未尅為念戰國策曰秦王告蒙驩曰寡人

一城圍食不甘味臥不便席

伏見先帝武臣宿兵年者即世者有聞矣左氏傳子朝曰太雖賢不乏

世宿將舊卒由習戰也史記曰王翦宿竊不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

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雖刀之用文

日欲治之主不世出東觀漢書記黃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魏志曰太和二

香上疏曰以錐刀小用當見宿留也若東屬大司馬統偏師之任魏志曰太和二年大司

書曰大將軍營伍部校尉一人若東屬大司馬統偏師之任魏志曰太和二年大司

漢書注曰必乘危蹈險騁舟奮驪禮記曰夏后尚黑戎事乘突刃觸鋒為士

卒先漢書注曰雖未能禽權馘亮庶將虜其雄率殲其醜類鄭

毛詩箋曰敵所獲之左耳也必效須臾之捷以滅終身之愧杜預左氏傳使名挂

史筆事列朝榮雖身分蜀境首懸吳闕猶生之年也北征賦曰首身分

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

禽息鳥視終於白首鄭玄周禮注曰凡此徒圜牢之養物非臣之所志

也說文曰圜養獸也鄭流聞東軍失備師徒小劔漢書王音曰失行流聞魏志曰

敗績劔猶輟食棄餐奮袂攘衽撫劍東顧而心已馳於吳會矣鄭玄周

氏傳曰子朱撫劍從之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赤岸東臨滄海西望玉門

北出玄塞七發曰淺赤岸簞扶桑山謙之南徐州記曰京江禹貢北江有大濤濤至乘北激

伏見所以行軍用兵之勢可謂神妙矣孫卿曰水因地而制故兵者不可

豫言臨難而制變者也孫卿曰水因地而制志欲自效於明時立功於聖

世每覽史籍觀古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殉國家之難司馬遷書

不顧身以殉身雖屠裂而功銘著於景鍾名稱垂於竹帛未嘗不拊心

而歎息也國語晉悼公曰昔克路之役秦來圖敗晉攻魏賴以其身卻退秦師于輔氏親止

臣聞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用秦魯以成其功

史記曰秦繆公使百里奚子孟明視蹇叔子西乞術及白乙丙將兵襲鄭晉發兵遮秦兵於穀虜

秦三將以歸後還秦三將穆公復三人官秩復使將兵伐晉大敗晉人以報穀之役又曰曹沫者

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為魯將與齊戰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為將齊

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公問曰子將何欲曹

沫曰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

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

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

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

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已甚矣今魯城壞即壓境君絕纓盜馬之臣赦楚趙

其圖之桓公乃許盡還魯之侵地曹沫三戰所亡盡復于魯

以濟其難說死曰楚莊王賜羣臣酒曰暮華燭滅有引王美人衣美人乃挽絕冠纓告王知

者不懼也羣臣纓皆絕盡懼而去後與晉戰引美人衣者五合五獲以報莊王呂氏春秋曰昔者

秦穆公乘馬右服失之野人取之繆公自往求之見野人方將食之於岐山之陽繆公笑曰食駿

馬之內不飲酒余恐傷汝也徧飲而去韓原之戰晉人已環繆公之車矣晉梁靡已扣公左驂矣

野人嘗食馬於岐山之陽者三百有餘人畢力為繆公疾鬪於車下遂大克晉及獲惠公以歸此

秦而謂之趙者史記曰趙氏之先與秦共祖然則以其同祖故曰趙焉

臣竊感先帝早崩威王棄世先帝謂文帝也魏志曰任城王

曰威**臣獨何人以堪長久常恐先朝露填溝壑**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如

之夫先犬**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漢書霍禹曰將軍墳土未乾李宏**臣聞騏驎**

長鳴伯樂昭其能戰國策楚客謂春申君曰昔騏驎駕車吳坂遷延負轅而不能進遭

君長**盧狗悲號韓國知其才**戰國策曰齊欲伐魏清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逐東郭魏環山

鳴也**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疲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而擅其功今齊魏相持**

以效之齊楚之路以逞千里之任齊楚言遠也孫卿子曰夫驥一日而千里也**試之狡兔之捷**

以驗搏噬之用今臣志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

舉是以於悒而竊自痛者也楚辭曰長呼吸以於悒王逸曰於悒啼貌也**夫臨博而企竦聞樂**

而竊并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說文曰博局戲也六箸十二棊又曰**昔毛遂**

趙之陪隸猶假錐囊之喻以寤主立功史記曰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

具者二十人偕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遂前自讚於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

矣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俗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

三年勝未有所聞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未見而

已也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平原君與楚合從日出而言日中不決毛遂按劍歷階而上曰

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楚王曰唯謹奉社稷以從**何況巍巍大魏多士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

乎夫自銜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越絕書曰范蠡其始居楚之越越王與言

客歷諸侯度河津無**干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莊子曰功成者矜名成者虧而

臣敢陳聞於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呂氏春秋曰父

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分形同氣血而異息痛疾相救**冀以塵露之微補益山海**

憂思相感生則相懼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也**是以前**

書楊喬曰猶塵附泰山露集滄海**螢燭末光增暉日月**淮南子曰人主之居

雖無補益款誠至情猶不敢嘿**是以敢**

冒其醜而獻其忠必知為朝士所笑聖主不以人廢言論語子曰君子

伏惟陛下少垂神聽臣則幸矣

求通親親表

魏志曰太和五年植上疏求存問親戚自致其意也

曹子建

臣植言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禮記子夏問曰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此之謂三無私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墨子曰江河不惡小谷之滿已也故能大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論語文也夫天德之於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為教先親後疏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孔安國曰能明俊德之士任用之以睦高祖玄孫之親也又曰既已也百姓百官也言化九族而平和章明也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鄭玄禮記注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毛長曰刑法也鄭玄曰御治也寡妻寡有之妻文王以禮接其妻至於宗族又能為政治於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毛詩曰有來雍雍又曰天子穆穆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左氏傳富辰曰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室

馬融曰二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左氏傳曰滕侯薛侯來朝爭長公使羽叔管蔡也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漢書宣帝詔曰蓋聞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親親親之義是在敦固禮記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而遺其親者也孟子曰未有仁其君者也伏惟陛下咨帝唐欽明之德尚書曰放勳欽明體文王翼翼之仁毛詩曰翼翼心翼翼惠洽椒房恩昭九親漢書儀曰皇后稱椒房詩椒聊之實羣臣百寮

番休遞上列子曰巨鼈迭為三番江偉上便宜曰上下郎吏計作四五番休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已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論語子貢問曰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三略曰哀將怨已而治人又曰推惠施恩士力日新至於臣者人道絕緒

禁固明時臣竊自傷也左氏傳曰申公巫臣奔晉子反請以重幣錮之杜預曰禁固勿仕也錮與固通不敢乃望交氣類修人事敘人倫謝承後漢書曰相敬副營氣類毛詩序曰成孝敬厚人倫近且婚媾不通兄弟永

絕吉凶之問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蘇子卿詩曰誰為行路人隔閔之

異殊於胡越淮南子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胡越許慎曰胡在北方越在南方今臣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覲

今臣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覲

之望漢書音義曰一切權時也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尚書考靈耀曰建

立也皇大極天也崔駰然天寔為之謂之何哉毛詩國退省諸王常有戚戚

具爾之心毛詩曰戚戚兄願陛下沛然垂詔孟子曰沛然作使諸國慶問四

節得展以敘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論語子曰兄妃妾之家膏

沐之遺歲得再通毛詩曰豈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如此則古人

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惟省無錐刀之用東

於朝士矣若得辭遠游戴武弁蔡邕獨斷曰遠遊冠者王侯解朱組佩青

紱朱組紱已見自試表注漢書駙馬奉車趣得一號漢書曰奉車都尉掌御乘輿車

也安宅京室執鞭珥筆論語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范曄後漢書岑

承答聖問拾遺左右漢書曰議郎掌顧問應對又曰乃臣丹情之至願不離

張安世持橐籥筆張晏出從華蓋入侍輦轂劉歆遂初賦曰奉華蓋於帝側胡廣漢官

曰近臣負橐籥筆從也漢書曰議郎掌顧問應對又曰

於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毛詩序曰鹿鳴中詠棠棣匪他之誠

我罔極之哀毛詩參我曰父兮生我母兮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唯

僕隸所對唯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

拊心臨觴而歎息也漢書曰中山靖王勝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聲而泣對曰臣聞悲

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況徒虛語耳列女傳曰紀梁妻者齊紀梁殖之妻也齊莊

葵霍之傾葉太陽雖不為之迴光然終向之者誠也淮南子曰聖人之

下臣聞文子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文子曰與道為際與德為隣不為福始不

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唱言者何也廣雅曰否隔也

也稱曰計然南遊於越范蠡師事

於越范蠡師事

於越范蠡師事

弟竊不願於聖代使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柏舟有天
只之怨谷風有棄子之歎毛詩柏舟曰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毛萇曰諒信也母也天也尚不信我也又谷風曰將安將樂汝轉棄子尹恥其君不為堯舜尚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子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孟子曰不以舜
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於
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尚書曰允恭克讓光被四表協和萬邦黎民於是懷鶴
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聞者戰國策曰吳入郢樊冒勃蘇是懷鶴
而垂神聽也尚書曰天聰明神聽已見自試表

讓開府表

羊叔子

臧榮緒晉書云羊祜字叔子太山人能屬文為中書郎陳留王立封鉅平子世祖受禪加散騎常侍後以祜都督荊州諸軍事又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祜表讓後以祜為征南大將軍開府辟召儀同三司薨

臣祜言臣昨出伏聞恩詔拔臣使同台司昨出為沐浴而出在外台司三公也為台司故言儀同三司威儀百

物使同三司也臣自出身以來適十數年受任外內每極顯重之地王隱晉書曰太祖引

祜為從事中郎遷領軍事兼內外常以智力不可彊進恩寵不可久謬夙夜戰慄以榮

為憂中謝表氏新語曰若薦其君將有所乞請中謝言臣誠惶誠恐頓首死罪臣聞古人之言德未為眾所服而受

高爵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為眾所歸而荷厚祿則使勞臣不勸管子曰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而處尊位者則良臣不進有功未見於國而有重祿者則勞臣不勸今臣身託外戚事遭運會王隱晉書曰祜同產

姊配景帝為弘訓太后誠在過寵不患見遺而猥超然降發中之詔加非次之榮

猥猶曲也孔融答曹公書曰來書懇切訓誨發中臣有何功可以堪之何心可以安之以身誤陛下

下辱高位傾覆亦尋而至國語單襄公曰高位寔疾顛左氏傳呂相曰傾覆我社稷願復守先人弊廬豈可得哉莊子曰顏闔守陋閭左氏傳齊侯遇杞梁之妻于郊違命誠忤天威曲

從即復若此左氏傳齊侯對宰孔曰天威不遠顔咫尺蓋聞古人申於見知晏子春秋越石父謂晏臣雖小人敢緣所蒙

不知己而申乎知己大臣之節不可則止論語子曰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臣雖小人敢緣所蒙

念存斯義今天下自服化已來方漸八年列子曰子產相鄭三年善者服其化雖側席求

賢不遺幽賤國語曰越王夫人側席而坐韋昭曰側猶特也禮憂者側席而坐然臣等不能推有德進有功

使聖聽知勝臣者多而未達者不少假令有遺德於版築之下有

隱才於屠釣之間尚書序曰高宗夢得說築傅岩之野孟子曰傅說舉於版築之間郭璞三蒼解詁曰版牆上下版築杵頭鐵杵也尉繚子曰太公屠牛

豈不大哉遺賢不薦而謬處崇班非直身殃將為朝累今乃朝議用臣不以為為愧所失而令朝議用臣不以為非臣處之不以為愧所失

竊雖久未若今日兼文武之極寵等宰輔之高位也文武謂車騎及開府等宰輔謂儀同

三臣所見雖狹據光祿大夫李喜秉節高亮正身在朝晉諸公讚曰喜字季和上黨人

少有高行為僕射年藏榮緒晉書曰魯芝字光祿大夫魯芝繫身寡欲和而不同世英扶風人也耽思墳

籍為鎮東將軍徵光祿大夫四子講德論曰絮身脩德老子曰少私寡欲論語曰和而不同光祿大夫李膺莅政弘簡在公正

色王隱晉書曰李膺字宣伯遼東人也稍遷至尚書僕射轉皆服事華髮以禮始終

周禮曰大司徒領職曰服事鄭司農曰服謂公家光祿大夫孔安國尚書傳曰簡大也尚書曰正色率下雖歷內外之寵不異寒賤之家

而猶未蒙此選臣更越之何以塞天下之望少益日月聖主得賢臣頌曰不足以塞望

日月喻君已見上求自試表是以誓心守節無苟進之志左傳季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

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今道路未通方隅多事乞雷前恩使臣得速還屯王

晉書曰太始五年出為都督荆州諸軍事不爾雷連必於外虞有闕臣不勝憂懼謹觸冒拜表

惟陛下察匹夫之志不可以奪論語子曰匹夫不可奪志

陳情表

李令伯

華陽國志曰李密字令伯父早亡母何氏更適人密見養於祖母事祖母以孝聞患疾日夜未嘗解帶蜀平後晉武帝徵為太子洗馬詔書累下郡縣逼迫密上書武帝覽其表曰密不空有名者也嘉其誠歎賜奴婢二人使郡縣供其祖母奉膳祖母卒服終徙尚書郎為河內溫令左遷漢中太守一年去官卒密一名虔

臣密言臣以險釁夙遭閔凶賈逵國語注曰釁此也左氏生孩六月慈父見

背孟子曰孩提之童趙岐曰知孩笑可行年四歲舅奪母志莊子田開之曰單豹行

子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毛詩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撫我

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于成立李陵贈蘇武詩曰遠處天一隅苦困獨伶丁國語曰晉趙氏子

冠韓獻子戒之曰此之謂成人論語曰三十而立既無叔伯終鮮兄弟毛詩曰終鮮兄弟維子與汝門衰祚薄晚有

兒息字書曰外無期功彊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孫卿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言五伯

煢煢獨一作立形影相弔曹植責躬表曰形影相弔五情愧赧而劉夙嬰疾病常在牀蓐臣

侍湯藥未曾廢離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達察臣孝廉後

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為主辭不赴會詔書特下拜臣郎

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朱浮書曰同被國恩如涓漢書注曰凡言除者除故官猥

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齊客隕首公門以報恩施史記曰孟嘗君相齊使其舍人魏子收邑三反而不致孟嘗君問其故對曰有賢竊假之數年或毀孟嘗臣

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

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

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為狼狽孔叢子孔子曰吾於狼狽見聖人之志苟伏惟聖

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爾雅曰矜憐也況臣孤苦特為尤甚且

臣少仕偽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鄭玄禮記注曰矜謂自尊大也今臣亡國

賤俘至微至陋賈逵國語注曰伐國取人曰俘過蒙拔擢寵命優渥優既渥豈敢盤桓

有所希冀周易曰初九盤桓利居貞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揚雄反騷曰臨汨羅而自

人命危淺朝不慮夕左氏傳趙孟曰朝不謀夕何其長也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

母無臣無以終餘年鸞賦曰匪餘年之足惜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區區不能

廢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

下之日長報養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葛洪喪伯父遠傳記曰烏鳥之情誠痛痛毛

詩曰蓼莪孝子不得終養也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

后土實所共鑒左氏傳晉大夫曰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儻

倖保卒餘年禮記曰子小人行險以倖倖倖與微同古堯切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隕首已見上文左氏傳曰晉魏

顛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顛曰吾死嫁之及困曰

獲之夜夢之曰余乃史記丞相翟青曰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臣不勝犬馬心

所嫁婦人之父也

謝平原內史表

謝安傳曰成郡王表理機起為平原內史到官上表謝恩

陸士衡

陪臣陸機言

秦邑獨斷曰諸侯境內自相以下皆為諸侯稱臣於朝皆稱陪臣

今月九日魏郡太守遣兼丞

張含齋板詔書印綬假臣為平原內史

凡王封拜謂之板官時成都攝政故稱板詔

拜受祇竦

不知所裁臣機頓首死罪死罪

范曄後漢書陳蕃上疏曰臣誠悼心不知所裁

臣本吳人出自敵

國

漢書蒯通說韓信曰敵國破謀臣亡

世無先臣宣力之効才非巨園耿介之秀

豐沛尚書曰

擢自羣萃累蒙榮進

國語曰羣萃而同處入朝九載歷官有六

身登三閣官成兩宮

臧榮緒晉書曰太熙末太傅楊駿辟機為祭酒駿徵為太子洗馬吳王出鎮淮南以機為郎中令遷尚書郎中繼轉殿中郎又為

服冕乘軒仰齒貴游

振景拔迹願邈同列

臣瓚漢書注曰邈遠也

施重山岳義足灰

遭國顛沛無節可紀雖蒙曠濫臣獨何

沒

之義我身如灰之滅不足報也

顏俛首頓膝憂愧若厲

中謝周易曰夕陽若厲

而橫為故齊王岡

誣臣與眾人共作禪文

王隱晉書曰齊王岡字景治趙王倫篡位問舉兵討倫臨陣斬之禪文倫受禪之文

幽執囹圄當

為誅始

司馬遷書曰深幽囹圄之中

臣之微誠不負天地倉卒之際慮有逼迫乃與

弟雲及散騎侍郎袁瑜

王隱晉書曰袁瑜字世都

中書侍郎馮熊

崔基廷尉正顧榮

顧榮字彥先

汝陰太守曹武

避迴岐

一作嶇

片言隻字不關其閒事

蹤筆迹皆可推校

王隱晉書曰機與吳王晏表曰禪文本草今見在中書

而一朝

翻然更以為罪

李陵書曰區區之心切慕此爾

畏逼天威即罪惟謹

區區本懷實有可悲

李陵書曰區區之心切慕此爾

表公羊傳曰不即罪

爾何休曰不就罪也

漢書曰終軍詰徐偃請下御史

鉗口結舌不敢上訴所天

曰鉗墨翟之口慎子曰臣下閉口左右結舌潛夫論曰臣鉗口結舌

而不致言左傳箴尹克黃曰君天也何休墨守曰君者臣之天也

莫大之釁日經聖

聽

孝經曰五刑之屬三不孝

肝血之誠終不一聞所以臨難慷慨而不能不

聽

千而罪莫大於不孝

肝血之誠終不一聞所以臨難慷慨而不能不

恨恨者唯此而已重蒙陛下愷悌之宥陛下謂成都也毛詩曰愷悌君子杜預左傳注曰宥赦也迴霜收

電使不隕越威如霜已見西征賦荀悅申鑒曰人主威如雷復得扶老攜幼生

出獄戶戰國策曰薛人扶老攜幼迎孟嘗君道中懷金拖紫退就散輩揚子法言曰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樂也解嘲曰紆青拖紫

拖從我切感恩惟咎五情震悼文子曰昔中黃子曰色有五章人有五情跼天踏地若無所容中謝毛詩曰謂

澤播及朽瘁尚書武王曰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范曄後漢書鄧騭上疏曰被雲雨之渥澤也不悟日月之明遂垂曲照雲雨之

臣零落罪有可察苟削丹書得夷平民左傳曰斐豹隸也著於丹書書曰延及平民則塵洗天

波謗絕眾口臣之始望尚未至是猥辱大命顯授符虎漢書文紀曰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

使春枯之條更與秋蘭垂芳陸沈之羽復與翔鴻撫翼莊子曰孔

雖安國免徒起紆青組漢書曰韓安國事

張敞漢書張敞為京兆尹坐與

席人數月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敞功使使召敞即裝隨使者詣公車上書天子引敞見拜為冀州刺史敞起已命復奉使典州命名也謂所犯罪名已定而逃已避之謂之已命青組朱軒並

二千石方臣所荷未足為泰豈臣蒙垢含玄所宜忝竊范曄後漢書陳蕃曰鄙矣之萌復存

非臣毀宗夷族所能上報喜懼參并悲慙哽結拘守常

憲當便道之官如清漢書注曰律二千石以上告歸不得束身奔走稽顙城

闕瞻係天衢馳心輦轂天衢已見上薦禰衡表輦轂已見上求通親親表臣不勝屏營延仰謹拜

表以聞國語申胥曰昔楚靈王獨行屏營

勸進表何法盛晉書曰劉琨連名勸進中宗嘉之晉紀曰劉琨作勸進表無所點竄封印既畢對使者流涕而遣之

劉越石

建興五年晉書曰建興閔帝年號三月癸未朔十八日辛丑使持節散騎常侍都

督河北并冀幽三州諸軍事領護軍匈奴中郎將司空并州刺史

廣武侯臣琨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州諸軍事撫軍大將軍冀州刺

史左賢王渤海公臣禪頓首死罪上書臣琨臣禪頓首頓首死罪

死罪臣聞天生烝人樹之以君所以對越天地司牧黎元左傳邾文公曰天生

人而樹之君以利之也典引曰發祥流慶對越天地左傳師曠曰天生人而聖帝明王鑒

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孝經鈞命決曰天有顧盼之義授圖于黎元

其若此易緯曰聖帝明知天地不可以乏饗故屈其身以奉之范曄後漢書袁紹上

疏曰洛邑之祀苟悅申鑒曰知黎元不可以無主故不得已而臨之東觀漢記馮異曰更

始敗天下無主莊子曰君社稷時難則戚藩定其傾郊廟或替則宗哲纂

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也史記楚子西曰孔丘述臣現臣禪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伏惟高祖

不由之史記楚子西曰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隱晉書曰宣皇帝河內溫人今上受禪追尊號曰宣皇帝尚書

宣皇帝肇基景命武王曰至于大王肇基王迹詩曰景命有僕毛萇曰僕附也鄭玄曰

天之天命又世祖武皇帝遂造區夏世祖武帝廟號書曰惟丕顯考文王用肇造我區夏

繼軌三世謂宣景文四聖謂武帝也書曰昔惠澤侔於有虞十年過於周氏左傳

彌昏永嘉懷宸極失御登遐醜裔王隱晉書懷紀曰羯賊劉曜破洛皇帝崩於平陽

國家之危有若綴旒公羊傳曰君若贅旒猶綴也何休曰旒賴先后之德

宗廟之靈皇帝嗣建舊物克甄王隱晉書懷紀曰洛陽破大司馬南陽王保於長

員曰少康祀夏配天不失舊物鄭玄尚書緯注曰甄表也誕授欽明服膺聰哲欽明已見上求通親

玉質幼彰金親表禮曰服膺拳拳玉質幼彰金

聲夙振應劭漢官儀曰太子太傅琢磨玉質言太子有玉之質琢磨以豕宰攝其綱

百辟輔其治尚書曰豕宰掌邦治統百官包咸論語注曰四海想中興之美羣

生懷來蘇之望毛詩序曰宣王任賢使能周室不圖天不悔禍大災荐臻左傳

國未忘難寇害尋興左傳富辰曰人未逆胡劉曜縱逸西都何

臣等奉表使還仍承西朝以去年十一月不守主上幽劫復沈

虜廷干寶晉書紀曰賊入掠京都劉粲寇于城下天子蒙塵于平陽傳暢諸公讚曰葛神器

流離再辱荒逆再謂懷愍二帝也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為臣每覽史籍觀之

前載小雅曰厄運之極古今未有苟在食土之毛含氣之類左傳羊尹

子曰食土之毛誰非君臣三新序子貢曰子產死國人聞之皆叩心流涕曰子產已死吾將

略曰含氣之類咸願得志皆叩心流涕曰子產已死吾將

莫不叩心絕氣行號巷哭皆叩心流涕曰子產已死吾將

皆叩心流涕曰子產已死吾將

皆叩心流涕曰子產已死吾將

皆叩心流涕曰子產已死吾將

皆叩心流涕曰子產已死吾將

皆叩心流涕曰子產已死吾將

皆叩心流涕曰子產已死吾將

皆叩心流涕曰子產已死吾將

皆叩心流涕曰子產已死吾將

安歸皆 卷哭 況臣等荷寵三世位廁鼎司 三世謂邁至現也王隱晉書曰琨祖邁相國參

後漢書序曰王冀 承問震惶精爽飛越 謝承後漢書曰賣武上疏 且悲且惋五

情無主 五情已見上謝平原內史表注莊 舉哀朔垂上下泣血 謝承後漢書胡母

垂毛詩曰 臣現臣禪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昏明迭用否泰相濟

鼠思泣血 昏明謂晝夜也文子曰春秋之代謝日月之晝夜孫卿子 天命未改曆數有歸 左氏傳

謂楚子曰周德雖衰天命未 或多難以固邦國或殷憂以啟聖明 左氏傳曰楚使

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啟其疆土齊有仲孫之難

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不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為盟主也韓詩曰耿耿不寐如有殷憂啟聖

見下 齊有無知之禍而小白為五伯之長 左傳曰初齊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

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雍廩 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主諸侯之盟 左

殺無知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 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主諸侯之盟 左

曰初晉獻公以驪姬為夫人夫人譖太子太子縊于新城遂譖二公子公子皆知之重耳奔蒲夷

吾奔屈漢書路溫舒曰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與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繇是觀之禍亂

之作將以 社稷靡安必將有以扶其危 鹽鐵論曰黔首幾絕必將有以

繼其緒 史記曰秦更 伏惟陛下玄德通於神明聖姿合於兩儀 陛下謂元

玄德升聞乃命以位孝經援神契曰十世升平至 應命代之期紹千載之運 孟子曰

德通神明兩儀天地也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 夫符瑞之表天人有徵 東

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廣雅曰命名也桓子新論 夫符瑞之表天人有徵 東

曰夫聖人乃千載一出賢人君子所思想而不可得見也 夫符瑞之表天人有徵 東

漢記羣臣上奏世祖曰 中興之兆圖讖垂典自京畿隕喪九服崩離 曹子建

符瑞之應昭然著聞矣 中興之兆圖讖垂典自京畿隕喪九服崩離 曹子建

曰得會京畿周書曰乃辨九服之國方千里曰王圻其外曰侯服 天下翬然無所歸懷

甸服男服采服衛服蠻服夷服鎮服蕃服論語子曰邦分崩離析 天下翬然無所歸懷

班固漢書贊曰海內 雖有夏之遺夷羿宗姬之離犬戎蔑以過之 左氏傳曰

豈然喪其樂生之心 雖有夏之遺夷羿宗姬之離犬戎蔑以過之 左氏傳曰

侯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鉅遷于窮石因夏人以致夏政又曰夷羿牧之杜預曰夷氏也史

記曰幽王嬖愛褒姒竟廢后立褒姒為后廢后父申侯乃與西夷犬戎共攻幽王遂殺幽王驪山

之下 陛下撫靈江左奄有舊吳 王隱晉書曰元帝取邪恭王之長子承興元年就國二

也春秋曆序曰東方為 柔服以德伐叛以刑 左氏傳晉隨武子曰抗明威以攝

左毛詩曰奄有龜蒙 柔服以德伐叛以刑 左氏傳晉隨武子曰抗明威以攝

不類仗大順以肅宇內 向書曰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漢書音義曰攝安也禮記曰

下之肥也 純化既敷則率土宅心義風既暢則遐方企踵 尚書曰汝丕遠

是謂大順 純化既敷則率土宅心義風既暢則遐方企踵 尚書曰汝丕遠

心知訓劇秦美新曰 百揆時序於上四門穆穆於下 書曰納于百揆百揆時

海外遐方延頸企踵 百揆時序於上四門穆穆於下 書曰納于百揆百揆時

康之隆夏訓以為美談 左氏傳伍員謂吳子曰昔有過澆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

自賈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正以牧夏眾使女艾謀澆

遂滅過戈復禹之績漢書五十四切宣王之興周詩以為休詠毛詩序曰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

馬況茂勳格于皇天清輝光于四海尚書曰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

海蒼生顯然莫不欣戴尹文子曰堯德化布於四海仁惠被於蒼生淮南子曰聖人

之肩惟有陛下王隱晉書曰元皇帝宣帝之曾孫左傳億兆攸歸曾無與二尚書

陛下而誰法言曰昔在有熊高辛唐虞三代咸有顯懿故天因而祚之是以邇無異

言遠無異望漢書曰霍光以內外異言左傳叔向曰我先謳歌者無不吟詠徽

猷獄訟者無不思于聖德孟子曰堯崩三年之喪畢舜讓避丹朱於南河之南天下

天地之際既交華裔之情允洽禪

一角之獸連理之木以為休徵者蓋有百

數春秋感精符曰麟一角明海內共一主也王者不列胎不剖卵則出於郊孝經

接神契曰德至草木則木連理尚書有休徵西都賓曰處乎同列者蓋以百數冠帶之

倫要荒之眾冠帶謂中國也西蜀父老曰封疆之內冠帶不謀而同辭者動以

萬計周書曰不謀同辭會於武王郊下是以臣等敢考天地之心因函夏之

趣味死以上尊號漢書揚雄河東賦曰函夏之大漢願陛下存舜禹至公之

情狹巢由抗矯之節以社稷為務不以小行為先東觀漢記羣臣上奏世

姓為心漢書賈誼上書曰人主之行異布衣布書曰允

上以慰宗廟乃顧之懷下以釋普天傾首之望詩曰乃眷西顧又曰溥天

則所謂生繁華於枯萑育豐肌於朽骨易曰枯楊生稊王弼曰稊

臣碑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尊位不可久虛萬機不可久曠史

萬機以亂公羊傳曰魯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左氏傳君子曰苦恃陋不方今鍾百王

之季當陽九之位曹植九詠章句曰鍾當也班固漢書贊曰漢承百王之弊左傳叔向

問晏子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漢書曰陽九之厄曰初入百

李斯曰明主聖皇所能久處尊位東觀漢

記諸將上奏世祖曰帝王不可以久曠

虛之一日則尊位以殆曠之浹辰則

萬機以亂

之季當陽九之位

問晏子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漢書曰陽九之厄曰初入百

李斯曰明主聖皇所能久處尊位東觀漢

六陽九音義曰易傳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狡寇窺竊伺國瑕隙左氏傳師服曰民服其上下無覬覦社預

注曰狡猶也說文曰窺小視也又曰覬齊人波蕩無所繫心安可以廢而不恤

哉漢書曰富人博戲亂齊人如清曰齊民齊等無有貴賤故謂之齊若人平民也范曄後漢書

下雖欲逡巡其若宗廟何其若百姓何公羊傳曰齊侯逡巡而謝范曄後漢書

社稷何昔惠公虜秦晉國震駭呂卻之謀欲立子圉外以絕敵人之志

內以固闔境之情故曰喪君有君羣臣輯穆好我者勸惡我者懼

左傳僖十五年晉與秦戰于韓原秦伯獲晉侯以歸乃許晉平晉侯使卻乞告報呂館甥且召之

呂甥曰將若君何眾皆曰何為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

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前事之不忘後代之元龜也戰國策張孟談謂

莊子曰方二千餘里闔四境之內陛下明竝日月無幽不燭家語孔子曰所謂聖者

不忘後事之師也吳志魏文帝策命深謀遠慮出自胸懷趙襄子曰前事之

孫權曰前代之懿事後王之元龜是以陳其乃誠布之執事左氏傳

皇明以情遲觀人神開秦之路史記丞相翟青曰臣等各忝守方任職在退外不得陪列闕庭共觀盛禮踊

躍之懷南望岡極謹上臣琨謹遣兼左長史右司馬臣溫嶠王隱晉書曰溫

嶠字太真太原人也劉琨假守左長史主簿臣辟閭訓臧榮緒晉書曰辟閭訓字祖明

西臺除司空右司馬五年琨使詣江南碑遣散騎常侍征虜將軍清河太守領右長史高平亭侯臣榮劭

晉百官名曰榮劭字茂輕車將軍關內侯臣郭穆百官名曰郭穆

世北平人為清河太守奉表臣琨臣

碑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金陵書局印

文選卷三十八

表

為吳令謝詢求為諸孫置守家人表

孫盛晉陽秋曰謝詢河東人終於吳令

張士然

孫盛晉陽秋曰張悛字士然吳國人也元康中吳令謝詢表為孫氏置守家人悛為其文詔從之晉百官名曰悛為太子庶子

臣聞成湯革夏而封杞武王入殷而建宋

尚書曰乃爾先祖成湯革夏駿命漢書酈生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

春秋征伐則晉修虞祀燕祭齊廟

左氏傳曰晉滅虢遂襲虞滅之而修虞祀歸其

夫一國為一人興先賢為後愚廢

成湯夏禹賢興

誠仁聖所哀悼而不忍也故三王敦繼絕之德春秋貴柔

服之義論語曰繼絕世柔服已見劉琨勸進表昔漢高受命追存六國凡諸絕祚一時竝

與項羽對爭存亡逮羽之死臨哭其喪漢書灌嬰斬項羽東城漢王為發喪哭臨而去將以位嘗

俸尊力嘗均勢雖功奪其成而恩與其敗且暴興疾顛禮之若舊

漢書曰高祖撥亂猶修祀六國又詔曰秦皇帝楚隱王魏安釐王齊愍王趙悼襄王皆絕區後其與秦始皇帝守冢三十家趙及魏公子已各五家令視其冢復亡與他事親

班固漢書項羽贊曰舜重瞳子項羽又重瞳子豈其殘戮之尸乃以公葬漢書曰初苗裔邪何其興之暴也國語單襄公曰高位寔疾顛禮葬羽於穀城若使羽位承前緒世有哲王一朝力屈全身從命則

楚廟不墮有後可冀伏惟大晉應天順民武成止戈應天順民已見上左氏傳楚子謂潘

黨曰夫文西戎有卽序之人京邑開吳蜀之館書曰織皮崐崘析支渠搜西戎止戈爲武興滅加乎萬國繼絕接于百世論語子曰興滅國繼絕世雖三五弘道商周

稱仁洋洋之美未足以喻是以孫氏雖家失吳祚而族蒙晉榮子

弟量才比肩進取懷金侯服佩青千里懷金已見上謝平原內史表佩青已見上求通親親表毛詩曰侯服于周天命

靡常東觀漢記楊喬曰臣伏念二千石典牧千里當時受恩多有過望臣聞春雨潤木白葉流根

鴟鴞恤功愛子及室毛詩曰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故天稱罔極之恩聖有綢繆

之惠罔極已見上求親親表毛詩曰微彼桑土綢繆靡戶追惟吳僞武烈皇帝吳志孫堅字文臺吳郡人蓋孫武後也權既稱尊號諡曰武

帝遭漢室之弱值亂臣之彊首唱義兵先眾犯難破董卓於陽人

濟神器于甄井吳志曰堅屯梁東爲卓軍所攻潰圍而出堅復合戰於陽人大破卓軍漢書音義韋昭曰神器天子璽符也吳書曰初堅入洛軍城南甄官井上每

且有五色氣舉軍驚怪莫敢汲堅命人浚得漢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方圓四寸上紐交五龍龍上一角缺甄音貢威震羣狡名顯往朝

桓王才武弱冠承業吳志曰孫策字伯符堅子也權稱尊號追諡策曰長沙桓王招百越之士奮鷹揚之

勢漢書曰故衡山王芮從百越之兵以征西赴許都將迎幼主雖元勳未終然

至忠已著吳志曰曹公與袁紹相距於官渡策陰謀襲許迎漢帝未發爲故吳郡太守許貢客所殺夫家積義勇之基世傳

扶危之業進爲徇漢之臣退爲開吳之主而蒸嘗絕於三葉園陵

殘於薪采爲采薪者所踐毀也臣竊悼之伏見吳平之初明詔追錄先賢欲封

其墓愚謂二君竝宜應書二君堅策也故舉勞則力輸先代論德則惠存

江南正刑則罪非晉寇從坐則異世已輕若列先賢之數蒙詔書

之恩裁加表異以寵亾靈則人望克厭誰不曰宜二君私奴多在

墓側今爲平民乞差五人蠲其徭役使四時修護頽毀掃除塋壟

永以爲常

讓中書令表諸晉書竝云讓中書監此云令恐誤也

庚元規

何法盛晉書顧川庚錄曰亮字元規為中書郎肅祖欲使為中書監上疏肅祖納亮言封承昌公後遷司馬錄尚書事薨

臣亮言臣

凡庸固陋

少無檢操

昔以中州

多故舊邦

喪亂

中州為洛陽庚氏顧

川人近洛陽故

隨侍先臣

遠庇有道

爰客逃難

求食而已

何法盛晉書曰亮父琛為會稽太守

亮少隨父會稽又曰中宗為鎮東將軍鎮建鄴論

亮少隨父會稽又曰中宗為鎮東將軍鎮建鄴論

不悟邀時

之福遭遇

嘉運先帝

龍興垂異

常之顧

先帝謂中宗元帝也

先帝謂中宗元帝也

既眷同國

士又申之

婚姻

何法盛

晉書曰

中宗欽亮名德故申婚姻又曰中宗娉亮

中宗欽亮名德故申婚姻又曰中宗娉亮

遂階親寵

累忝非服

弱冠濯纓

沐浴

何法盛晉書曰王

妹為皇太子妃國士婚姻已見懷舊賦

妹為皇太子妃國士婚姻已見懷舊賦

頻繁省闈

出總六軍

何法盛晉書曰王

敦表亮為中領軍

十餘

我纓沐浴已見上求自試表注

我纓沐浴已見上求自試表注

年閒位超

先達無勞

被遇無與

臣比小人

祿薄福過

災生止足

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而偷榮昧進

日爾一日

謗讟既集

上塵聖

朝始欲自

聞而先帝

先帝謂元帝也

登遐已見

上文區區

微誠竟未

上達陛下

踐

臧榮緒晉書曰明帝諱紹字道幾元帝太子也禮曰成王幼

臧榮緒晉書曰明帝諱紹字道幾元帝太子也禮曰成王幼

祚聖政維

新不能茲

祚周公作

相踐祚而

治詩曰周

雖舊邦其

康哉之歌已見景福殿賦仲長子昌

庶寮咸允

康哉之歌

已見景福

殿賦仲長

子昌而國

恩

不已復以

臣領中書

臣領中書

則示天下

以私矣何

者臣於陛

下

王隱晉書曰明穆皇后庚氏字文君琛第二女

后之兄也

生咸帝孫盛晉陽秋曰庚亮明穆皇后之兄也

姻婭之嫌

實與骨肉

中表不同

老子曰太上知有之河上公曰太上謂太

老子曰太上知有之河上公曰太上謂太

上至公聖

德無私

古無名之君也無私已見上求通親親表也

世之喪道

有自來矣

悠悠六合皆私其姻者

悠悠六合皆私其姻者

人皆有利

則謂天

下無公矣

是以前後

二漢咸以

抑后黨安

西京七族已見西京賦東京八姓章德皇后和熹

進婚族危

向使西京

七

族東京六

姓鄧后安思閭后桓思竇后順列梁后靈思何后

皆非姻黨

鄧后安思閭后桓思竇后順列梁后靈思何后

各以平

進縱不悉

全決不盡

敗更由姻

昵臣歷觀

庶姓在世

庶姓在世無

黨於朝無

援於時根

植之本輕

也苟無大

瑕猶或見

容至於

外戚憑託天地勢連四時根援扶疎重矣大矣而財居權寵四海

側目

漢書曰列侯宗室見

事有不允

罪不容誅

身既招殃

國為之弊

國為之弊其故

何耶直由

婚媾之私

羣情之所

不能免故

率其所嫌

而嫌之於

率其所嫌而嫌之於國

是以疏附

則信姻進

則疑疑積

於百姓之

心則禍成

重闔之內

重闔之內矣

矣

此皆往代成鑒可為寒心者也夫萬物之所不通聖賢因而不奪
冒親以求一才之用未若防嫌以明公道韓詩外傳曰公道達而私門塞今以臣之才
兼如此之嫌而使內處心膂音呂外總兵權尚書穆王曰今命汝作朕股肱心膂賈逵國語注曰膂脊也以
此求治未之聞也以此招禍可立待也孫卿子曰亂則危辱滅亡可立而待也雖陛下二相
明其愚款二相王敦王導也王隱晉書曰王敦字處仲中宗時為大將軍謀逆肅祖以為丞相不受又曰王導字茂弘中宗時為侍中肅祖即位敦平進太保不拜後為丞相
朝士百寮頗識其情天下之人何可門到戶說使皆坦然耶孝經曰君子之
教以孝非家至而日見之鄭玄曰非門到戶至而見之楚辭曰眾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予之中情尚書序曰坦然明白夫富貴寵榮臣所不能
恣也刑罰貧賤臣所不能甘也今恭命則愈違命則苦臣雖不達
何事背時違上自貽患責哉仰覽殷鑒量已知弊毛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身不
足惜為國取悔是以控控屢陳丹款曹大家蟬賦曰復丹款之未足雷滯恨乎天際也而微誠淺
薄未垂察諒憂惶屏營不知所厝屏營已見上謝平原內史表以臣今地不可以進
明矣且違命已久臣之罪又積矣歸骸私門以待刑書漢書曰彭宣上書乞骸骨歸鄉里私

門已見本篇注尚書曰願陛下垂天地之鑒察臣之愚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

薦譙元彥表

孫盛晉陽秋曰譙秀字元彥巴西西人譙周孫性清靜不交於俗李雄益蜀安車徵秀秀不應躬叩山藪桓溫平蜀反役上表薦秀

桓元子

何法盛晉書曰桓溫字元子譙國人為琅邪王文學後進位大司馬薨

臣聞太樸既虧則高尚之標顯易曰不事王道喪時昏則忠貞之義
彰道喪已見江淹雜體詩左氏傳荀息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故有洗耳投淵以振玄邈之
風洗耳許由也琴操曰竟大許由之志禪為天子由以其不善乃臨河洗耳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欲以其辱行慢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冷淵亦有秉心矯迹以敦在三之節國語曰晉武公伐翼殺哀侯止欒子曰苟無死矣吾令子為上卿辭曰成聞之人生於三事之
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韋昭曰三君父師也是故上代之君莫不崇重斯軌所以篤俗訓民
靜一流競魏書文帝令曰樹德垂聲崇化篤俗伏惟大晉應符御世應符已見上文論語比考識曰聖王御世河龍負卷舒圖運
無常通時有屯蹇神州丘墟三方圯裂神州見吳都賦注兔置絕響於中林
白駒無聞於空谷毛詩曰肅肅兔置施于中谷鄭玄曰兔置之人能恭敬則是賢者眾多也又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斯有

識之所悼心大雅之所歎息者也劉歆移書曰有識之所歎息阮瑀為曹公與孫權書曰大雅之人不肯為此陛下

聖德嗣興方恢天緒何法盛晉書曰孝宗穆帝諱聃字彭子康帝崩乃即位臣昔奉役有事西土鯨

鯢既懸思宣大化何法盛晉書曰李勢盜蜀溫伐勢出軍戰于柞橋軍敗面縛請命鯨鯢喻李勢也鯨鯢已見上文謝眺八公山詩訪諸故

老搜揚潛逸庶武羅於羿泥之墟想王蠋音蜀於亾齊之境左氏傳魏絳曰昔后羿因夏人以代夏政棄武羅伯因熊羆龍圍而用寒泥寒泥伯明氏之讒子弟也虞舜于田以取其國家杜預曰四子皆羿之良臣也史記曰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毋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為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亾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竊聞巴西譙秀植操貞

固易曰貞固抱德肥遯揚清渭波文子曰養生以經世抱德以終年可謂體道矣楚辭曰淵其泥而揚其波渭水已見西征賦于

時皇極邁道消之會羣黎蹈顛沛之艱道消顛沛已見謝平原內史表中華有顧瞻之

哀幽谷無遷喬之望毛詩曰顧瞻周道中心世兮凶命屢招奸威相逼孫

能抗節玉立誓不降辱晉陽秋曰李雄安車徵秀雄叔父驥驥子壽辟命皆不應也身寄虎吻危同朝露莊子孔子曰巨幾不免虎口而

能抗節玉立誓不降辱琴操莊周歌曰避世俟道志潔如玉論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杜門絕迹不

面偽庭進免龔勝亾身之禍退無薛方詭對之譏漢書曰王莽既篡遣使酒印綬安車駟馬迎龔勝勝自知不見聽即謂門人高暉曰吾受漢室厚恩無以報今老矣且暮入地豈宜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時年七十四矣又曰薛方字子容王莽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亦猶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也使者以聞莽說其言不強致之也說音悅雖園綺之

棲商洛管寧之默遠海漢書曰園公綺里季當秦之世避而入商洛深山管寧遼東之子遼海漂方之於秀殆無以過于今西土以為美談蜀也夫旌德禮賢

化道之所先崇表殊節聖喆之上務方今六合未康豺豕當路遺

黎偷薄義聲弗聞漢書曰偷薄之政自是滋矣魏志崔益宜振起道義之徒

以敦流遷之敝若秀蒙蒲帛之徵漢書曰武帝初即位使使者束帛加璧安車以蒲輪駕駟迎申公也足以鎮

靜頽風軌訓囂俗魏文帝令曰道薄於當年風頽於百代矣幽遐仰流九服知化矣周書曰乃辨九服之

解尚書表檀道鸞晉陽秋曰桓玄僭位仲文以佐命親貴帝初反正抗表自解

殷仲文

殷仲文

殷仲文

殷仲文

殷仲文

殷仲文

殷仲文

殷仲文

殷仲文

殷仲文

殷仲文

殷仲文

殷仲文

殷仲文

殷仲文

殷仲文

殷仲文

臣聞洪波振壑川無恬鱗魏略王脩奏記曰涓流之水無洪波之勢七發曰橫暴之極魚鼈失勢顛倒偃側驚颺拂野

林無靜柯家語吾丘曰樹欲靜而風搖之何者勢弱則受制於巨力質微則莫以自保

於理雖可得而言於臣寔所敢喻昔桓玄之世誠復驅迫者眾至

於愚臣罪實深矣進不能見危授命忘身殉國論語子張問士子曰見危致命見利思義司馬遷答

任少卿書曰李陵常思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退不能辭粟首陽拂衣高謝史記曰伯夷叔齊恥武王伐紂義不食周粟隱于首

陽遂乃宴安昏寵叨昧偽封左傳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錫文篡事會無獨固曾

固守之節亦從於眾也晉中興書曰詔加桓玄為楚王備九錫之禮玄到姑熟朝臣勸進玄遂篡位名義以之俱淪情節自茲兼撓

宜其極法以判忠邪鎮軍臣裕高祖也匡復社稷大弘善貸馮衍與田

平山東右匡社稷老子曰夫惟道善貸且成佇一戮于微命申三驅於大信楚辭曰蜂蟻微命力何固三驅已見東都賦既

惠之以首領復引之以縶維左氏傳宋公曰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縶維已見上文于時皇輿否隔

天人未泰用怠進退唯力是視唯力是視已見東京賦是以僂俛從事自同全

人毛詩曰何有無僂俛求之呂氏春秋曰任天下而不強此之謂全人高誘曰全人全德之人無虧闕也今宸極反正惟新告始反正在

謝靈運述祖德詩惟新已見庚元規讓中書令表 憲章既明品物思舊禮曰仲尼憲章文武品物已見歎逝賦臣亦胡顏之

厚可以顯居榮次尚書曰予心顏厚有愧尼乞解所職待罪私門私門已見上庚元規讓中書令表違謝

闕庭乃心愧戀謹拜表以聞臣某云云

為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晉書曰義熙十二年洛陽平裕命修晉五陵置守備

傅季友

臣裕言近振旅河湄揚旂西邁左氏傳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詩曰居河之湄將屆舊京威

懷司雍威懷已見潘岳關中詩太康地記曰司州司隸校尉治河流遄疾道阻且長詩曰邇洄從之道阻且長

加以伊洛榛蕪津塗久廢蜀志許靖與曹公書曰表術方命圯族津塗四塞伐木通徑淹

引時月東觀漢記曰岑彭伐樹木開道直出黎丘始以今月十二日次故洛水浮橋山川無

改城闕為墟宮廟隳頓鍾簾空列觀宇之餘鞠為禾黍鞠為茂草已見西征賦毛詩序

廛里蕭條雞犬罕音蕭條已見上西征賦東觀漢記曰北夷寇作無雞鳴狗吠之聲感舊永懷痛

心在目劉琨登樓詩曰哀我皇晉痛心在目以其月十五日奉謁五陵郭緣生述征記曰北印東則乾脯山山西南晉文帝

崇陽陵西武帝峻陽陵之東北宣帝墳塋幽淪百年荒翳天衢開泰情禮

獲申故老掩涕三軍悽感瞻拜之日憤慨交集行河南太守毛脩

之等沈約宋書曰毛脩之字敬文滎陽人也高祖將伐羌為河南河內二郡太守成洛陽賦曰步毀垣而延野職司既備蕃衛如舊伏惟聖懷遠慕兼慰不勝下情

謹遣傳詔殿中郎臣某奉表以聞

為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

沈約宋書曰劉穆之字道沖東莞人為前將軍卒追贈儀同三司高祖又表于天子於是重贈

侍中司徒封南昌縣侯

傅季友

臣聞崇賢旌善王教所先王隱晉書衛瓘上言曰崇賢舉善而致用彰念功簡

勞義深追遠尚書禹曰惟帝念功論語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故司勳秉策在勤必記周禮曰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

常德之休明沒而彌著左氏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故尚書左僕射前軍將軍臣劉

穆之爰自布衣協佐義始裴子野宋略曰高祖潛謀匡復署穆之主簿委以腹心內竭謀猷外勤庶

政尚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又曰庶政惟和萬邦咸寧密勿軍國心力俱盡韓詩曰密勿同心不及登

庸朝右尹司京畿沈約宋書曰穆之為尚書左僕射又曰加丹陽尹尚書曰若時登庸敷讚百揆翼新大猷尚

曰納于百揆毛詩曰匪大猷是經惟邁言是聽頃戎車遠役居中作捍沈約宋書曰高祖北伐轉穆之左僕射甲仗五十人人居東城毛詩曰左旋右

抽中軍作好鄭之曰撫盜之勳實洽朝野識量局致棟幹之器也蜀志曰文

有局量易曰棟隆之吉不撓于下也方宣讚盛化緝隆聖世志績未究遠邇悼心皇恩哀

述班同三事蜀志曰偉度姓胡為諸葛亮主簿故榮哀既備寵靈已泰論語子

子其生也榮其死也哀臣伏思尋自義熙草創艱患未弭王隱晉書曰義熙安帝

寵靈已見江淹雜體詩外虞既殷內難亦荐沈約宋書曰義熙五年慕容超數為邊患公抗表北伐公

至于今時屯世故靡有盜歲周易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又曰屯難也潘正

之公羊傳曰君子避內難不避外難臣以寡劣負荷國重實賴穆之匡翼之勳豈唯讜言嘉謀

溢于民聽若乃忠規密謨潛慮帷幕造膝詭辭莫見其際穀梁傳曰

言詭辭而出范甯曰辟君也詭辭而出不以實告人也風俗通曰禮諫有五諷為上故事隔於

入則造膝出則詭辭禮曰善則稱君過則稱己王隱晉書曰樂廣任誠保直莫見其際

皇朝功隱於視聽者不可勝記所以陳力一紀遂克有成國語狐偃曰畜力一

紀可以遠矣又管子犯曰若克有成晉之柔嘉是甘出征入輔幸不辱命微夫人之左右未有寧濟

其事者矣左氏傳重耳曰微夫人力之不及此爾履謙居窮詩履謙君子

有終吉王弼曰每議及封爵輒深自抑絕所以勳高當年而茅土弗及

三輔決錄曰茂陵馬氏代襲茅土撫事永念胡寧可昧謂宜加贈正司追甄土宇俾忠

貞之烈不泯於身後大賚所及永秩於善人論語曰周有大資善人是富臣契闊屯

夷旋觀終始金蘭之分義深情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是以獻其乃懷

布之朝聽所啟上合請付外詳議

為齊明帝讓宣城郡公第一表蕭子顯齊書曰明皇帝始安貞王道生子初太祖封西昌侯廢鬱林王海陵王

封宣城郡公也

任彥昇

臣鸞言被臺司召以臣為侍中中書監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封宣城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加兵五千

人臣本庸才智力淺短母丘儉表曰禹尚之朝不畜庸才東觀漢記李通上疏曰臣經術短淺智能空薄太祖高皇帝

篤猶子之愛降家人之慈蕭子顯齊書曰太祖高皇帝諱道成道生即太祖之弟也禮記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漢書曰齊悼惠王

肥孝惠二年入朝帝與齊王飲燕飲太后前置齊王上坐如家人禮世祖武皇帝情等布衣寄深同氣蕭子顯齊書曰世祖

武皇帝諱贖字宣遠太祖長子晉中興書庾亮上疏曰先帝武皇大漸實奉話言

謬顧情同布衣曹植求自試表曰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武皇大漸實奉話言尚書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毛詩曰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雖自見之明庸近所蔽韓子曰楚莊王欲伐越莊子曰伐

臣患知之如目見百步之外不能自見其類故曰自見之謂明愚夫一至偶識量已劉劭人物志曰一至謂之偏材偏

璞曰偶爾值也庾元規表曰仰覽殷鑑量已知弊實不忍自固於綴衣之辰拒違於玉几之側尚書

顧命曰出綴衣於庭越翼日王崩玉几見下句遂荷顧託導揚末命又曰后憑玉几道揚末命雖嗣君棄常獲罪

宣德嗣君謂君鬱林王也為宣太后所廢左傳申繻曰人棄常而王室不造職臣之

由不造已見嵇康幽憤詩職汝之由已見王仲宣贈女叔良詩何者親則東牟任惟博陸漢書曰齊悼惠王子興

遺詔封徒懷子孟社稷之對何救昌邑爭臣之譏漢書霍光奏曰昌邑王賀居為東牟侯又曰武帝

博陸侯

不可以承天緒當廢皇太

后詔可王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天

下光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盡負王不負社稷

乾訓誓在耳曹植求自試表曰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

林眉歷顛蹟也孫盛晉陽秋曰卻超假還東簡

文帝謂之曰致意尊公家國之事遂至於此

何以肅拜高寢虔奉武園寢廟已見吳都賦園

楚遠啟疆曰孤與二三臣悼心失

圖尚書曰先王味爽坐以待旦

曰豈敢干祿位以徵時榮

乎宴安已見上解尚書表

之勳始置驃騎將軍位在三公上

將之元神州已見上薦進元彥表

管王言周禮曰司會中大夫一人

委成禦侮王隱晉書曰武帝詔山濤曰勿復

毛責重山岳戰國策唐雎謂楚王曰國權輕於鴻毛而積禍重於山岳

存沒同歸毀譽一貫莊子曰哀公曰何謂材命仲尼曰存亡毀譽是事之變

不同同歸于治莊子老聃曰彼以辭一官不減身累增一職已黷朝經

死生為一條以不可為一貫也

便當自同體國不為飾讓穀梁傳曰大夫

躬賈遠國語注曰驕慢朝經也家語孔子

曰治天下國家有九經其所以行者一也

君之卿佐是謂股肱故曰國體孫

皓詔紀陟曰故特任使莫復節讓

侯滅赤狄潞氏晉侯

賞桓子狄臣千室

光宅近甸奄有全邦光宅已見吳都賦謝承後漢書曰周防及守近

書曰淮南

全圖之時

頌許鉅平之懇誠必固永昌之丹慊獲申鉅平羊祜永昌

道綽有餘裕孟子曰欲為君則盡君道欲為臣則盡臣道又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

綽然有餘裕哉

苟曰易昭敢守難奪故可庶心弘議酌已親物者矣不勝荷

懼屏營之誠謹附某官某甲奉表以聞臣諱誠惶誠恐

為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范雲字彥龍與梁武同事齊竟陵王為

天子以為吏部尚書甚敬雲常語其弟曰

我昔與雲情同昆弟汝當為我呼雲為兄

任彥昇

臣雲言被尚書召以臣為散騎常侍吏部尚書封霄城縣開國侯

食邑千戶奉命震驚心顏無措臣雲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素門

凡流輪翻無取張載贈東子珍詩曰輶車運在輪飛骨須六翻進謝中庸退慙狂狷禮記仲尼曰君子

論語子曰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固嘗鑽厲求學而一經不治漢書曰韋賢少子玄成復以明經

金滿贏不篆刻為文而三冬靡就法言曰童子雖蟲篆刻漢書東方朔負書燕

魏空彈菽粟戰國策曰蘇秦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納去秦而歸躡屣齊楚徒

知貧賤史記曰虞卿躡屣屬擔登說趙孝成王徐廣曰躡草履也韓詩外傳曰田子方謂魏

而分虎出守以囊被見嗤漢書文紀曰初與郡守為銅虎符漢書曰王陽父子皆好

衣持斧作牧以蕙苴興謗漢書曰暴勝之持斧逐捕盜賊周禮曰八命作牧范曄後

曰今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舊多珍怪上為國家所疑下為權賊所望此赭衣

為虜見獄吏之尊漢書賈山上書曰秦赭衣半道羣盜滿山又曰人有上書告周勃欲

以公主為證勃既出曰吾嘗將除名為民知井白之逸孫盛晉陽秋曰劉弘顧望除名

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也百年上壽既曰徒然莊子盜跖謂孔子曰人如其誠

畜媵妾兒女常自操井曰也

說亦以過半亂離斯瘼欲以安歸毛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閉門荒郊再離

寒暑閉門已見恨賦毛兼以東臬數畝控帶朝夕秋興賦曰耕東臬之沃壤輸

外一區悵望鍾阜漢書楊僕上書曰恥為關外人又曰揚雄有宅一區蔡邕雖室無

趙女而門多好事楊惲與孫會宗書曰婦趙女也雅善鼓瑟漢書曰揚雄祿微賜

金而歡同娛老賜金娛老謂疎廣也折芟燔枯此焉自足謝承後漢書曰鄭敬字

坐以蒲薦肉瓠瓢盈酒琴書陛下應期萬世接統千祀莊子曰萬世之後而遇大聖知

自樂焚枯已見應璩百一詩臣豐等離心功慙同德尚書武王曰受有億兆夷

司馬談曰今天三千景附八百不謀周書湯放桀而歸于亳三千諸侯大會然後即天

子接千歲之統臣豐等離心功慙同德尚書武王曰受有億兆夷

俯取出涖以祭不謀同辭不期同時臣豐等離心功慙同德尚書武王曰受有億兆夷

一朝會武王於郊下者八百諸侯臣豐等離心功慙同德尚書武王曰受有億兆夷

人同心泥首在顏輿棺未毀張溫表曰臨去武昌庶得泥首闕下輿締構草昧敢

叨天功締構見魏都賦易曰天造草昧鄭玄曰草草創也味爽也左獄訟謳歌示同

民志獄訟謳歌已見而隆器大名一朝總集莊子曰語大功立大名此朝廷之士也

劉越石勸進表顧已反躬何以臻此政當以接開白水列宅舊豐光武居白水已見南都

賦東觀漢記曰吳漢南

陽人也為人質厚少文上以其南陽人故親之漢書曰盧綰豐念捨講之尤存諸公之

人也與高祖同里蕭曹等特以事見禮至其親幸莫及也

費東觀漢記曰初上學長安時過朱祐宅祐留上須講竟乃談話及帝登位車駕幸祐第問主

人得無去我講乎祐曰不敢又曰初上學長安南陽人與賢者往來長安為之邸問稽疑資

用乏與同舍生韓子合錢買

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夫銓衡之重關諸隆替

惟則哲在帝猶難

惟則哲在帝猶難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

漢魏以降達識繼軌雅

俗所歸唯稱許郭

拔十得五尚曰比肩

機暫發顧無足算

方居晉則山濤識量

況之一何遼落

齊季陵遲官方淆亂

鴻都不綱西園成市

金章有盈笥之談華貂深不足之

已南面責成斯在

王事附蟬之飾空成寵章

失近世侯者功緒參差或足食關中或成軍河內

或制勝帷幄

或門人加親

或與時抑揚或隱若敵國

或策定禁中或功成野

德如卓茂或師道如桓榮

東觀漢記曰卓茂字子容南陽人也漢官儀注曰世祖中

與特擢盛德南陽卓茂為太傅封宣德侯東觀漢記曰桓

榮東觀漢記曰卓茂字子容南陽人也漢官儀注曰世祖中

與特擢盛德南陽卓茂為太傅封宣德侯東觀漢記曰桓

榮東觀漢記曰卓茂字子容南陽人也漢官儀注曰世祖中

與特擢盛德南陽卓茂為太傅封宣德侯東觀漢記曰桓

榮東觀漢記曰卓茂字子容南陽人也漢官儀注曰世祖中

榮字春卿沛國人也治歐陽尚書事九或四姓侍祠已無足紀應劭漢官典職曰四姓

江朱文剛窮極師道賜榮爵內侯明帝時外戚有樊氏郭氏陰氏馬氏是為四五侯外戚且非舊章漢書曰成帝昔封舅

姓謂之小侯者或以侍祠非列侯故曰小侯時王商為列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而臣之所附唯在恩澤漢書恩澤侯表曰公孫弘自海既義

異疇庸實榮乖儒者陸機高祖功臣頌曰雖小人貪幸豈獨無心臣本自

諸生家承素業東觀漢記曰相者謂班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董仲舒士不遇賦曰若不反身於素業莫隨世而轉輪門無富貴易

農而仕東方朔戒子書曰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乃祖玄平道風秀世晉中興書曰范汪字玄平善言玄

史州刺史爰在中興儀刑多士中興謂元帝也位裁元凱任止牧伯尚書即古元凱也刺

八凱高辛氏有才子八人蒼舒噴敬禱戴大臨危降庭堅仲容叔達謂之高祖少連

風秉高尚王僧孺范氏譜曰少連所富者義所乏者時富義謂段干木已見魏都賦薄宦

東朝謝病下邑王僧孺范氏譜曰少連太子舍人餘杭令先志不忘愚臣是庶且去歲冬初國

學之老博士耳今茲首夏將亞冢司廢家典曰齊水元初雲為廣州刺史因雖千秋之一日九遷荀爽之十旬遠至東觀漢記馬援與揚廣

郎一月九遷為丞相者知武帝恨誅衛太子書訟之然日當為月字之誤也范曄後漢書曰荀爽字慈明獻帝即位董卓輔政徵爽爽欲遁吏持之急不得去因復就拜平原相行至宛陵復追為光祿勳視事三日進拜司空爽自被徵命及登台司九十五日方之微臣未為速達臣雖無識唯利是視

至於虧名損實為國為身尚書伊尹曰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知其不可不敢妄冒陛下

不棄管蒯愛同絲麻左氏傳君子曰詩云雖有絲麻無棄管蒯雖有姬姜無棄憔悴儻平生之言猶在聽覽

宿心素志無復貳辭嵇康幽憤詩曰內負宿心王隱晉書甄彬奏曰不宜違人之素志矜臣所乞特迴寵命

則彝章載穆微物知免臣今在假不容詣省不任荷懼之至謹奉

表以聞臣雲誠惶以下

為蕭揚州作薦士表蕭子顯齊書曰始安王遙光為揚州刺史劉璠梁典曰齊建武初有詔舉士始安王表薦琅邪王暕及王僧孺

任彥昇

臣王言臣聞求賢暫勞垂拱永逸呂氏春秋曰賢主勞於求人而佚於治事方之疏壤取類導

川孟子曰舜使禹疏九河禹掘地而注之海國語太子晉曰伯禹疏川導滯伏惟陛下道隱旒纁信充符璽老子曰大

隱無名河上公注曰道潛隱使人無能指名也大戴禮曰孔子曰古者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

六莊統塞耳所以掩聰也統古冕字統古纁字音義並同莊子曰聖人治天下為符璽以信之

飛同塵五讓高世

漢書爰盎謂文帝曰陛下有高世之行三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

再天許由一讓而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由四矣又白駒空谷振鷺在庭

曰今陛下騁六飛馳不測老子曰和其光而同其塵

西雅我客戾止亦有斯容猶懼隱鱗

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鶡冠子曰伊尹物色關下委裘河上

酒保太公屠牛皆海內荒亂立為世師

人當過物色而遮之果得老子晏子曰治天下若委裘用賢委裘之實桓公聽管仲而趨襄子信

帝駕從非取製於一狐諒求味於兼采

而謂之倦響九工是詢

曰肉食者失計於廟堂糞食得不肝腦塗地班固漢書匈奴贊曰漢興忠言嘉

謀之臣相與議事於廟堂之上左氏傳曰晉人聽輿人之誦與早已見射雉賦臣位任隆重

義兼家邦實欲使名實不違微倖路絕

門上品猶當格以清談

英俊下僚不可限以位貌

陳年二十一字思晦七葉重光海內冠冕

竊見祕書丞琅邪臣王

梁書曰儉子思晦何之元梁

典曰侍中領右驍騎王鸞字思晦

太尉文憲公長子也左僕射王暕字思叔文憲公次子王筠為鸞碑亦云鸞字思晦據此及梁書

明梁典及碑誤也晉中興書曰王祥弟鸞鸞生導導生洽洽生珣珣生曇首沈約宋書曰王僧綽

皇首長子遇害子儉嗣也尚書曰宣重光晉神清氣茂允迪中和

狀曰錡質氣早茂才幹足任尚書曰允迪

厥德禮曰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叔寶理遣之談彥輔名教之樂

衛玠字叔寶好言玄理拜太子洗馬常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

喜愠之容世說曰王平子胡母彥國諸人皆以放任為達或去衣裸體樂廣曰名教中自有樂地

何為故以暉映先達領袖後進

乃爾家有賜書

遠室邇其人甚遠

已見謝宣遠庠序公朝萬夫傾望

送孔令詩令可想李公不凸而已哉

近見袁侃亦曜卿之子也皆有父風范曄後漢書曰李固字子堅漢中南鄭人司

徒郤之子少好學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風而來學京師咸歎曰是復為李公矣前晉安郡

侯官令東海王僧孺字僧孺年三十五理尚棲約思致恬敏

年六歲

王僧孺

年六歲

解屬文梁與除鎮軍記室

既筆耕為養亦傭書成學東觀漢記曰班超家貧為傭書投筆歎曰丈夫獨不効傅

稍遷蘭陵太守卒於諮議

介子立功絕域之地以封侯安久筆耕乎東觀漢記耕或為研范曄漢書曰班超為傭書以供

養吳志曰闕澤字德潤會稽人家世農夫至澤好學無以資常為人傭書以供紙筆所寫既畢誦

讀亦至乃集螢映雪編蒲緝柳檀道鸞晉陽春秋曰車胤字武子學而不倦貧不常

錄曰孫康家貧常映雪讀書清介交遊不雜漢書曰路溫舒取澤中蒲截為牒編用寫

書楚國先賢傳曰孫敬到洛在太學左右一小屋安止母然後入學編楊柳簡以為經

行人物雅俗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孫綽子或問人物曰察虛實甘泉遺

儀南宮故事胡廣漢官制度曰天子出車駕次第謂之鹵簿長安時出祠天於甘泉用之名

事畫地成圖抵掌可述漢書張安世子千秋為中郎將擊烏桓還謁大將軍霍光問

國策曰蘇秦說趙王抵掌而言豈直誕廷鼠有必對之辯竹書無落簡之謬摯虞三輔決錄

廉為郎世祖大會靈臺得鼠如豹文煇光澤世祖異之以問群臣莫能知者彼對曰誕鼠也詔

問何以知之彼對曰見爾雅詔案祕書如彼言賜帛百匹張鷹文士傳曰人有於嵩山下得竹簡

一枚兩行科斗書人莫能識張華以問束皙曰此明曉坐鎮雅俗弘益已多僧孺

帝顯節陵中策文驗校果然朝廷士庶皆服其博識

訪對不休質疑斯在班固漢書董仲舒述曰讜言訪對為世純並東序之祕寶

瑚璉之茂器書曰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典引曰御東序之祕寶論誠言以人

廢而才實世資論語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解嘲曰鄒衍頡臨表悚戰

猶懼未允不任下情云云

為褚諮議蔡讓代兄襲封表蕭子顯齊書曰褚蔡字茂緒為義興太守

任彥昇前將軍卒然此表與集詳略

臣蔡言昨被司徒符仰稱詔旨許臣兄賁所請以臣襲封南康郡

公臣門籍勳蔭光錫士守臣賁世載承家允膺長德蕭子顯齊書曰褚

官歷散騎常侍上表稱疾讓封與弟蔡國語曰祭公謀父曰奕世載德章昭曰載成也

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左氏傳王子朝曰王后無嫡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上而深鑒

止足脫屣千乘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遂乃遠謬推恩近萃庸薄能以

國讓弘義有歸左氏傳公子魚曰能匹夫難奪守以勿貳昔武始迫家臣

之策陵陽感鮑生之言張以誠請丁為理屈東觀漢記曰張純字伯仁建武

通兄根常被病純病困敕家丞翁司空無功爵不當傳嗣純薨大行移書問嗣翁上書奪詔封奮

奮上書曰根不病哀臣小稱病今翁移臣又曰丁琳為陵陽侯薨長子鴻字季公讓位於弟成逃

奮上書曰根不病哀臣小稱病今翁移臣又曰丁琳為陵陽侯薨長子鴻字季公讓位於弟成逃

奮上書曰根不病哀臣小稱病今翁移臣又曰丁琳為陵陽侯薨長子鴻字季公讓位於弟成逃

去鴻初與九江鮑駿友善及鴻亡駿遇於東海陽狂不識駿乃止讓之曰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之基可謂知乎鴻感悟垂涕乃還就國

絕緒命臣出纂傍統禮記曰繼別為宗鄭玄曰別子之嫡也族人尊之謂之大宗是宗子也稟承在昔理絕終天

隕若使賁高延陵之風臣忘子臧之節左傳曰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對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不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是廢德舉豈曰能賢

停絕丹款已見不然投身草澤荷遂愚誠爾謝承後漢書曰朱寵隱身草澤不任丹謙之

至謹詣闕拜表以聞臣誠惶誠恐以下
為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吳均齊春秋曰竟陵文宣王子良薨西昌侯以天子命假黃鉞贈太宰蕭子顯齊書表為子良立碑事不行

任彥昇
臣雲言原夫存樹風猷沒著徽烈尚書曰彰善癉惡樹之風聲應璩與王將軍書曰雀鼠雖愚猶知徽烈既絕故

老之口必資不刊之書西征賦曰非惟奉明邑號千人訊諸故老造自帝詢杜預傳序曰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而

藏諸名山則陵谷遷質司馬遷書曰僕誠以善此書藏諸名山毛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府之延閣則青編

存乎泗水之上漢書平紀曰郊祀高祖以配天酈善長水經注曰泗水南有泗水亭漢高祖廟前有碑延熹十年立素王之道紀於

沂川之側家語南宮敬叔曰孔子生於衰周贊明易道以為法或者天將欲素王之乎何其盛也沂水南有孔子舊廟漢魏以來列七碑二碑無字由是崇

師之義擬迹於西河禮記曾子謂子夏曰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于西河之上使西河之人擬汝於夫子七略西河燕趙之閒尊主之

情致之於堯禹曹子建通親親表禹亦聖帝故連言之故精廬安啟必窮鐫勒

之盛漢記王阜年十一辭父母欲出精廬以尚幼不許君長一城亦盡刊刻之美

故太宰竟陵文宣王臣某與存與亾則義形社稷周公召公伊尹顏回也漢書文帝即位絳侯為丞相爰盎進

公其人孝經子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體國端朝出藩

曰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益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存與存主亾與亾如涓曰人主在時與其治不以主亾而不行其政令也

入守進思必告之道退無苟利之專何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公羊傳曰大夫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

家者則專之可也左氏傳曰子產曰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五教以倫百揆時序尚書帝曰契汝作司徒敬敷五教

夫一言一行盛德之風孟子曰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琴書藝業述

作之茂漢書曰鄭敬字次都琴書自樂禮記曰作者道非兼濟事止樂善亦無

得而稱焉周易曰智周萬物而道濟天下東觀漢記曰上嘗問東平王蒼曰在家何業最樂

人之云亾忽移歲序詩曰人之云亾邦國殄瘁鳴鳴東徙松檟成行言成王未知周公之意

公有居攝之情由子良有代宗之議故假鳴鳴以喻焉吳均齊春秋曰鬱林王即位子良謝疾不

視事帝嫌之又潘敞以仗防之子良既有代宗之議憂懼不敢朝事而子良薨毛詩序曰鳴鳴周公

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乃作詩以遺王名之曰鳴鳴焉說苑曰梟與鳴鳴相遇鳴鳴曰子安之梟

曰我將東徙鳴鳴曰何梟曰西方之人皆惡我聲鳴鳴曰子鳴於是鳴鳴曰子良為輔國將軍征虜將軍竟

東徙猶惡子也左傳六府臣僚三藩士女蕭子顯齊書曰子良為輔國將軍征虜將軍竟

伍子胥曰樹吾墓檟人蓄油素家懷鉛筆油素已見吳都賦葛藟與梁相

又南兖州刺史斯謂之三藩也瞻彼景山徒然望慕景山謂墳也毛詩曰陟彼景山劉楨

晉令曰諸葬者不得作祠堂碑石獸魏舒之亾亦從班列而阮略既泯故首冒嚴科為之

者竟免刑戮致之者反蒙嘉歎陳隋志曰阮略字德規為齊國內史為政表賢黜

司徒魏舒以下皆不得立齊人思略不已遂其冒至於道被如仁功參微管本宜

在常均之外如仁微管並見上故太宰淵丞相疑親賢並軌即為成規

褚淵碑即王儉所制蕭子顯齊書曰豫章文獻王疑字宣徽薨乞依二公前例賜許刊

立盜容使長想九原樵蘇罔識其禁駐蹕長陵輜軒不知所適禮記

曰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戰國策顏蠋為齊王曰秦攻齊令

曰敢有去柳下季墓五十步樵採者罪死不赦東觀漢記和帝詔曰高祖功臣蕭曹為首朕望長

陵東門見一臣里閭孤賤才無可甄值齊網之弘弛賓客之禁范曄後漢

臣之寵感焉策名委質忽焉二紀左氏傳狐突曰策慮先犬馬厚恩不

答列女傳曰梁寡高行曰妾之夫不幸早死先犬馬填溝壑虞貞節曰而弊帷毀蓋未

尊禮記仲尼曰吾聞之弊帷不棄為埋馬也弊蓋不棄為埋狗也戰國策安陵君謂楚

王曰犬馬臣願得式黃泉珠襦玉匣西京雜記曰漢帝及諸侯王送死皆珠襦玉匣匣形如鏡

陛下弘獎名教不隔微物使臣得駿奔南浦長號北陵南浦迎喪既

北陵送葬

曲逢前施實仰觀後澤儻驗杜預山頂之言庶存馬駿必拜之感

襄陽記曰杜元凱好為身後名常自言百年後必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作二碑敘其平吳勳一沈萬山下一沈峴山下謂參佐曰何知後代不在山頭乎臧榮緒晉書曰扶風王駿字子臧宣帝第七子也都督雍涼州諸軍事後薨民吏樹碑讚述德範長老見碑者無不拜之言其遺愛如此

文選卷三十八 正本

文選卷三十八 終

金陵書局
汲古閣本

文選卷三十九

上書

李斯上秦始皇書一首

鄒陽上書吳王一首

於獄中上書自明一首

司馬長卿上疏諫獵一首

枚叔奏書諫吳王濞一首

重諫舉兵一首

江文通詣建平王上書一首

啟

任彥昇奏荅七夕詩啟一首

為卞彬謝脩卞忠貞墓啟一首

上蕭太傅回謝奪禮啟一首

彈事

任彥昇奏彈曹景宗一首

奏彈劉整一首

沈休文奏彈王源一首

牋

楊德祖答臨淄侯牋一首

繁休伯與魏文帝牋一首

陳孔璋答東阿王牋一首

吳季重答魏太子牋一首

在元城與魏太子牋一首

阮嗣宗為鄭沖勸晉王牋一首

謝玄暉拜中軍記室辭隋王牋一首

任彥昇到大司馬記室牋一首

勸今上牋一首

奏記

阮嗣宗奏記詣蔣公一首

上書

上秦始皇書一首

李斯

史記曰李斯者楚上蔡人也西說秦秦拜斯為客卿會韓使鄭國來間秦以作漑渠已而覺秦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秦者祇為其主游閒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始皇帝以斯為丞相後二世具斯五刑腰斬咸陽市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史記曰戎王使由余於秦

秦後歸由余繆公又使人問要由余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禮之東得百里奚於宛史記曰晉獻公以百里奚為秦穆公夫人媵於秦百里奚走宛楚之鄙人

執之繆公問百里奚欲重贖之恐楚子不許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許與之繆公與議國事大悅授之國政迎蹇叔於宋史記曰百里奚謂穆公臣不及臣友蹇叔賢而

公莫知繆公使人厚幣左氏傳曰晉郤芮不鄭不豹奔秦又曰秦來邠豹公孫支於晉伯謂公孫支曰夷吾其定乎對曰今其言

多忌克難哉杜預曰公孫支秦大夫子桑也此五子者不產於秦穆公用之并國三十遂霸西

戎史記曰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

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史記曰獻公卒子孝公立又曰衛鞅西入秦說孝公變

天子致昨諸侯畢賀也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史記曰衛鞅將兵圍魏安邑降之

侯號商君印五剛切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

漢中史記曰孝公卒子惠文君立又曰惠文君八年張儀復相秦攻韓宜陽降之云孝公十年

惠王疑此謀也又曰武王立張儀死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通車三川窺周室使甘茂伐宜陽拔

之然通三川是武王張儀已死此云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疑此誤也三川韓界也宜陽韓邑

也包九夷制鄢郢九夷屬楚夷也鄢郢楚二東據成皋之險割膏腴之壤

成皋縣名遂散六國之從六國韓魏燕趙齊楚也漢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

周之東境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史記曰孝王卒立異母弟為昭

母宣太后弟太后二弟其異父長弟曰穰侯姓魏氏名冉同父弟曰華戎為華陽魏冉者秦昭王

君魏冉為相國范雎說秦昭王言穰侯權重諸侯秦王乃免相國逐華陽君關外疆公室杜

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春秋保乾圖曰光闔蠶食天下此四君者皆以

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負猶累也向使四君卻客而弗納疎士

而弗與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崑山

之玉有和隨之寶新序固桑對晉平公曰夫劍產於越珠產於江南玉產於垂明月

之珠服太阿之劍越絕書曰楚王乃歐治子干乘織離之馬建翠鳳之旗

樹靈繡徒河之鼓孫卿曰織離蒲梢皆馬名曰鄭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

下悅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

之器不為玩好而趙衛之女不充後庭駿馬馱馱啼不實外廐周

下陳日正北以馭馱為江南金錫不為用蜀之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

下陳下陳猶後列也晏子曰有娛心意悅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

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言以宛珠飾簪

而隨俗雅化佳冶窈

文曰珥瑱也徐廣曰齊之東阿縣縞帛所出者也此解阿義與子

虛不同各依其說而雷之舊注既少不足稱善以別之佗皆類此

窈趙女不立於側也隨俗雅化謂閑雅變化而能隨俗也夫擊鼙叩缶彈箏搏髀而歌鳴

鳴快耳者真秦之聲也說文曰鼙汲瓶也於真切說文曰缶瓦器秦鼓之以節樂也鄭衛桑間韶虞武

象者異國之樂也禮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又曰桑間濮上匹國之音也樂動聲儀

廣曰韶一作昭今棄叩缶擊鼙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

意當前適觀而已矣高誘曰春秋注曰適中適也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

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

在乎民人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

國大者人眾兵彊者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

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王者不卻眾庶故

能明其德文子曰聖人不讓負薪之言以廣其名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

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郭象莊子注曰資者給齋之謂也卻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裏足不入秦

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戰國策范雎說秦王曰此所謂藉賊兵而齎盜糧者也說文曰齎持遺也夫物不

產於秦可寶者多土不產於秦願忠者眾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

以益讐內自虛而外以樹怨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上書吳王一首

鄒陽漢書曰鄒陽齊人也陽事吳王濞王以太子事陰有邪謀陽奏書諫為其事尚隱惡不指斥言故先引秦為喻因道胡越齊趙之難然後乃致其意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應劭曰始皇帝所治處也若漢家未央宮也三輔黃圖曰未央有曲臺殿

畫地而人不犯兵加胡越至其晚節末如清曰衡猶其懸法度於其上申子曰君必有明法正義若權衡以稱輕重所以一羣臣也

路張耳陳勝連從容子兵之據以叩函谷咸陽遂危史記曰陳勝字涉陽城人也勝為王號為張楚

胡數涉北河之外史記曰秦惠王遊至北河徐廣曰戎地之河上也上覆飛鳥下不見伏兔蘇林曰

千里不絕鄭之禮記注曰流猶行也何則疆趙責於河間應劭曰趙幽王為呂后所幽死文帝立其長子為趙王取趙之河間立弟

言胡上射飛鳥下盡地之伏兔

辟疆為河間王至子哀王無嗣國除遂欲復還得河間也

六齊望於惠后 孟康曰高后割濟南郡為呂王台奉邑又割琅邪郡封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文帝乃立

悼惠王六子為王言六齊不保今日之恩而追怨惠帝與呂后漢書曰文帝聞濟北逆亂自滅盡封悼惠王諸子列侯後齊文王薨無子於是分齊為六將閭為齊王惠為濟北王賢為淄川王雄

渠為膠東王卬為膠西王璧光為濟南王也 **城陽顧於盧博** 孟康曰城陽王喜也喜文章與弟興居討諸呂有

立齊王更以二郡王之章失職歲餘薨興居誅死盧博濟北王治處喜故顧念而怨也又曰 **三**

二郡謂城陽章所封濟北與居所封興居誅死故喜顧念而恨也泰山郡有博陵濟北縣 **淮南之心思墳墓** 張晏曰淮南厲王三子為三王念其父見遷殺也漢書曰上憐淮南

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 孟康曰不專救漢也如清曰皆自私自怨宿忿不能為吳也

康解其文故言不專救漢如清解其意故云不能為吳二說相成義乃可明 **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

陽 蘇林曰青陽水名也言胡越水陸共伐漢也善曰此同孟康之義也張晏曰還舟聚舟也言胡

得擊 **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之糧漢亦折**

我南郡 **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為**

大王患也 善曰大國謂趙也陽假言吳思助漢今胡越俱來伐之漢雖復使梁并淮陽之兵

為大王患也然其意欲破吳計雖使當為乃使越人當為吳人輔當為吳人輔當為吳人輔當為吳人輔

使梁并淮陽之兵以止吳人之糧漢截西河以禦於趙如此則趙不得進吳不得深陽惡指斥故

假胡越錯亂其辭自 **臣聞蛟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聖王底**

此以下乃致其意焉 **節脩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 善曰底與砥同砥礪也戰國策蘇秦說趙王曰外

為之 **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 如清曰改易精 **則無國而不可奸** 善曰爾雅曰

談說 **同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

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竊高下風之行尤說

大王之義 善曰新序公孫龍謂平原君曰臣居魯 **故願大王無忽察聽其至** 善

劉瓛周易注曰至 **臣聞鷲鳥累百不如一鶚** 孟康曰鷲大鵬也如清曰

極也謂極言之 **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 服

之時 服度曰全趙趙未分之 **武力鼎士絃** 縣 **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 服

日絃服大盛玄黃服也臣瓚曰 **不能止幽王之湛患** 韋昭曰高帝子幽王友也 **淮南**

鼎士舉鼎之士叢臺趙王之臺 **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 善曰漢書曰淮南厲王長謀

反廢遷蜀章昭曰徒蜀嚴道 **然則**

計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 善曰左氏傳曰吳公子光享王僚鮒諸

勇士孟賁水行不避 **故願大王審畫而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

蛟龍陸行不避虎狼

志不明求衣臣瓚以為文帝入關而立以天下多難故乃寒心戰栗未明而起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

東竊儀父之後應劭曰天下已定文帝遣朱虛侯章東喻齊王嘉其首舉兵欲誅諸呂猶春秋襄叔儀父者也深割嬰兒王之

壤子王梁代益以淮陽善曰此言文帝之時梁王揖代王參淮陽王武後梁揖早薨徙武為

非象新垣等哉善曰漢書曰濟北王興居聞帝之代乃反棘蒲侯擊之興居自殺又曰淮南王道死雍應劭曰一國有姦臣如新垣平等勸王共反今天

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善曰今天子景帝也先帝文帝也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勢

大臣難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於漢如清曰新垣平詐言周鼎在泗水

世矣高皇帝燒棧道灌章邯應劭曰章邯為雍王高祖以水灌其城破之燒棧道言

兵不畱行善曰言攻之易故不稽畱也收敝人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張晏曰項

水攻則章邯以亾其城陸擊則項王以失其地如清曰荆亦楚謂項王敗走也此皆

國家之不幾者也孟康曰言國家不可庶幾得之也願大王熟察之

楚霸王願大王熟察之

獄中上書自明

鄒陽漢書曰陽以吳王不可說去之梁從孝王遊羊勝公孫詭等疾陽惡之於孝王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者荆軻慕燕

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如清曰白虹象日為君善曰畏其不成也列士傳

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昭王疑之蘇林曰

精誠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

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熟察之昔玉人獻寶

楚王誅之善曰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楚山之下奉而獻之武王使人相之玉人

斯竭忠胡亥極刑善曰史記曰始皇以李斯為丞相始皇崩胡亥立斯具五刑者也是以箕子陽狂接輿避

世恐遭此患善曰史記曰紂淫亂不止箕子懼乃佯狂為奴論語曰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願大王察玉人

願大王察玉人

願大王察玉人

願大王察玉人

願大王察玉人

願大王察玉人

願大王察玉人

願大王察玉人

願大王察玉人

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善曰以計其無使臣為箕子接輿所
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鳴夷善曰史記曰比干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
夷之革浮之江中應劭曰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熟察少加憐焉語
取馬革為鳴夷鳴夷楛形漢書音義曰或初不相曰白頭如新識相知至白頭不相傾蓋如故文穎曰傾蓋猶交蓋也善曰家語
曰甚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曰奉丹事善曰史
相悅樊於期曰今聞秦購將軍之首金千斤邑萬家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
如於期曰為之奈何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見臣臣左手持其袖右手搥其背
於期從之自刎徐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卻齊而存魏善曰漢書音義
廣曰搃丁鳩切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
自齊之魏齊伐魏奢登城謂齊將曰今君之
來不過以奢故也義不荷生以為魏累遂自剄
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
蘇秦不信天下為燕尾生服虔曰蘇秦於秦不出其信於燕則出尾生之信也善曰
史記蘇秦曰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
抱梁柱而死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張晏曰白圭為中山將亡六城始欲
誅之亡入魏文侯厚遇之還拔中山何則
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惡之於燕王善曰惡謂燕王按劍而怒

食以馱馱孟康曰敬重蘇秦雖有讒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
投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一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
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喜贖鼻引脚於宋
卒相中山善曰戰國策曰司馬喜三相中山尚書呂刑曰贖范雎摺脇折齒於魏卒為
應侯善曰史記曰范雎隨魏中大夫須賈使齊齊襄王賜范雎金千金及牛酒須賈以為持魏國陰事告齊
以告魏相魏之諸公子魏齊遂使人笞擊范雎折脇摺齒雎得出入秦為應侯廣雅曰摺折也力自切
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書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
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服虔曰殷之末世人也如淳曰莊周云申徒狄諫而不聽
後入河也徐衍負石入海漢書音義曰徐衍周之末人也見列士傳善曰論語識曰徐衍
雍一龍切容於世無紹介通之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
不容身於世善曰言皆義不苟取比周朋黨在朝廷以移主上之心妄求故百里奚乞食於路穆
公委之以政說苑鄒子說梁王曰百里奚甯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
疾歌鄒子說梁王曰甯戚扣轅而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豈素宦於朝借譽於

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意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

惑於眾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善曰

日齊人饋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宋信子冉之計囚墨翟文子日子罕也再夫以孔墨之

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一國以危何則眾口鑠金積毀銷骨國語涪州

成城眾口鑠金賈逵曰鑠消也眾口所惡金為之銷以積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

國齊用越人子臧而疆威宣善曰言齊任子臧故威宣一王所以疆盛史記曰齊桓

人也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辭哉公聽竝觀垂明當世

善曰公聽言無私也並觀言無偏也尸子曰論是非者自公心聽之而後可知也故意合則胡越為昆弟由余子臧是

矣不合則骨肉為讐敵朱象管蔡是矣善曰史記曰舜弟象傲常欲殺舜丹朱

叔流言乃致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霸不足

侔三王易為比也是以聖王覺悟捐子之心而不悅田常之賢

善曰史記曰燕王噲屬國於子之南而行王事齊因伐燕燕王噲死子之乃封比干之

後修孕婦之墓應劭曰紉列姪者觀其胎產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

晉文公親其讐而疆霸諸侯善曰莫曰寺人勃鞞也善曰國語曰初獻公使寺人勃鞞

是呂卻冀內畏懼悔納公謀作亂伯楚知之故求見公公遽見之齊桓公用其仇而一

匡天下善曰左傳寺人披謂晉侯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論何則慈仁殷勤誠

嘉於心此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疆

天下而卒車裂之善曰商鞅車裂已見西征賦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霸中國

遂誅其身善曰史記曰越王勾踐舉國政屬大夫種越平吳以兵北渡淮東方諸侯畢賀稱

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善曰史記曰孫叔敖楚之處士也虞丘相進之三

相而不悔知其非己之罪也於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善曰列女傳曰於陵子終賢楚王欲以

其妻逃乃為人灌園今人主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善曰言士有功可報者思必報披心腹見情

素善曰戰國策曰蔡澤說應侯曰藺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土善曰

於土所求無所愛惜也則桀之狗可使吠堯而跖之客可使刺由應劭曰由許由也跖

盜跖也韋昭曰言恩

厚無不使善曰戰國策刁觀謂田單曰

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

荆軻湛七族要離潘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

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眾莫不按劍相眄何則

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困離奇

而為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為之容也

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侯之珠夜光之璧

見德故有人先談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怠

之士身在貧賤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

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信輔人

主之治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跡矣

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

曰陶家名模下圓者為鈞以其能制器為大小比之於天也而不牽乎卑辭之語不

奪乎眾多之口善曰聖人有深謀善計而即行之不為卑辭所牽故秦皇帝任中

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荆軻之說而匕首竊發

文王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

秦信左右而匹周用烏集而王

何則以其能越拘孿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

也今人主沈詭諛之辭牽於帷牆之制

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

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

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污義砥厲名號者不

以利傷行

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

語撰考議曰子罕言利傷行也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砥磨石也論

語撰考議曰子罕言利傷行也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砥磨石也論

語撰考議曰子罕言利傷行也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砥磨石也論

語撰考議曰子罕言利傷行也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砥磨石也論

歌墨子迴車晉灼曰史記樂書紂作朝歌之音朝歌者不時也善曰淮南子曰墨子非樂不入朝歌然古有此事未詳其本今欲使天下恢廓之士誘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回面汚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掘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

上書諫獵

司馬長卿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善曰史記曰秦武王有力士烏獲孟說皆至大官呂氏春秋曰吳王欲殺王子慶忌謂要離曰吾嘗以馬逐之江上而不能及說苑曰勇士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狼虎戰國策范雎曰賁育之勇焉而死臣之愚暗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凌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才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漢書音義曰大駕屬車八十一乘善曰車塵言清尊之意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功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為難矣善曰吳越春秋陳音曰黃帝作弓後有楚狐父以道傳羿傳逢蒙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

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所宜近也且夫清道

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檄之變張揖曰銜馬勒也檄驛馬口長銜也善曰家語子曰汎掃清路行者必止莊子

伯樂曰我善調馬前有飾檄而後鞭策之威而況乎涉豐草騁巨墟善曰毛詩曰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呂氏春秋吳為巨墟前有利

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利猶貪也其為害也不亦難矣夫輕萬

乘之重不以為安而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

取也蓋聞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善曰太公金匱曰明者見兆於未萌智者避危

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

不垂堂張揖曰畏櫛瓦墮中之也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上書諫吳王

枚叔善曰漢書曰枚乘字叔淮陰人為吳王濞郎中吳王初怨望謀為逆也乘奏書諫王不納遂去之從梁孝王遊後景帝拜乘弘農都尉卒然乘之卒

在相如之前而

臣聞得全者昌失全者凶善曰史記淳于髡說鄒忌子曰得全全昌失全全凶舜無立錐之地以有

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百里善曰韓子曰舜無

而德結史記蘇秦說趙王曰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

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善曰不絕其明言合度也高誘淮南子注曰三光日月星也故父子之道天性

也善曰父子喻君臣也孝經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

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惟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

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淵

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

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善曰孔叢子曰齊東郭亥欲攻田氏子貢曰今子士也位卑圖

大殆非子之任也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懸之於無極之高下垂於不測之深傷人皆畏其絕而造之者不知其子之謂乎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重鎮之馬奔車覆六轡不禁繫絕其

高墜入于深其危必矣亥曰吾已矣其出不出聞不容髮善曰曾子曰律曆迭相治也其間不容髮矣

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善曰孫卿子曰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是百舉不陷也必若所欲為危於累

卵難於上天善曰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臺荀息問之求見曰臣能累十變所欲為

易於反掌安於泰山善曰反掌言易也孟子曰武丁有天下猶反掌也春秋保乾圖曰安於泰山與日合符今欲極天命

之上壽弊無窮之極樂善曰弊猶盡也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居泰山

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顏師古曰走趣也音為奏

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迹却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不如就陰而

止景滅迹絕善曰莊子漁父曰人有畏景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疾而

迹患亦甚矣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滄漢書音義或曰滄寒也

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知絕薪止火而已善曰呂氏春秋曰夫以湯止沸沸愈不止去火

則止矣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由抱薪而救火也善曰文子曰不治其本而救其末無異鑿渠而

止水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善曰戰國策蘇厲謂周君曰養

由基善射去柳葉百步而射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百步之

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服虔曰基胎皆始也納

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善曰自從也泰山之雷力救切穿石殫極之統斷幹晉灼曰統

古綆字彈盡也極之綆幹井上
四交之幹常為汲者所契傷也

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

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

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善曰文子曰夫事煩難治也法苛難行也多求難贍也寸而盈縮也

夫十圍之木始生而葉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抓

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善曰賈逵國語注曰泥磨也礪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亾臣願大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上書重諫吳王

枚叔善曰漢書曰吳王舉兵西嚮以誅鼂錯為名漢閭之斬錯以謝諸侯乘於是復說吳王

昔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善曰胡戎為難舉兵而卻也南距羌

苻之塞東當六國之從善曰漢書曰南夷自蜀東北君長十數苻都最大苻在洛切六國已見李斯書

六國乘信陵之

籍善曰漢書音義曰無忌常籍總五國卻秦有地資也

明蘇秦之約厲荆軻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

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

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眾修戎狄之義善曰顏師古曰修恩義以撫戎狄

而南朝羌苻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善曰言地多秦

今夫讒諛之臣為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

大小以為吳禍此臣所以為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善曰李奇曰訾量也

譬猶蠅蚋之附群牛腐肉之齒利劍鋒接必無事矣善曰說文曰秦謂之蚋楚謂之蚊蚋

天下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今漢親誅其三

公以謝前過善曰謂漢鼂錯也錯為御史大夫故曰三公

是大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

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富實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

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張晏曰漢時有二十四郡十七王也善曰此言貢獻

軍行數千里不絕於郊其珍怪不如山東之府如清曰山東吳

輸錯雜而出也

王之府藏也善曰錯出張云錯互出攻則謂興軍遠行也軍一為運錯出謂四方更輸交錯出獻之而行也

轉粟西鄉陸行不絕水行滿

河不如海陵之倉如清曰言漢京師仰須山東漕運以脩治上林雜以離宮積

聚玩好園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服虔曰吳苑也韋昭曰長洲在吳東也

游曲臺臨上路不

如朝夕之池張晏曰曲臺長安臺臨道上也蘇林曰以海水朝夕為池

深壁高壘副以關城不如江淮之

險此臣之所為大王樂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十半善曰言王早還

不然漢知吳之有吞天下之心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

下蘇林曰羽林黃頭即習水戰者襲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饗道善曰吳饗軍自海入河故

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皆守約不從也齊王

殺身以滅其迹晉灼曰齊孝王將闔也吳楚反堅守距三國不從後樂布等聞初與二國

四國不得出兵其郡晉灼曰膠東膠西濟北菑趙囚邯鄲此不可

掩亦已明矣應劭曰漢將鄺奇圍趙王於邯鄲與今大王已去千里之國而制

於十里之內矣張晏曰吳地方千里梁下屯兵張韓將北地如清曰張張羽韓韓安

弓高宿左右服虔曰弓高侯韓續當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太息臣

竊哀之願大王熟察焉

詣建平王上書

江文通

梁書曰宋建平王景素好士淹隨至南兖州廣陵令郭彥文得罪解連淹繫州獄中上書景素覽書即出之

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淮南子曰鄒衍盡忠於燕惠王惠王信讒而繫之鄒

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臺淮南子曰庶女告天雷電下擊景公臺隕

下官每讀其書未嘗不廢卷流

涕沈約書曰郡縣為封國者內史並於國主稱臣去任便止世祖孝建中始改此制為下官大史公

何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淮南子文也高誘曰士有同志同德其交接

信而見疑貞而為戮是以壯夫義士伏死而不顧

者此也史記曰屈原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法言曰壯夫不為左氏傳曰義士猶或非

亦無一心雖有偏喪不須更離故曰有不易之行

史記曰屈原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法言曰壯夫不為左氏傳曰義士猶或非

於伏劔 下官聞仁不可恃善不可依謂徒虛語乃今知之馬遷悲士不遇

不顧 下官聞仁不可恃善不可依謂徒虛語乃今知之賦曰理不可據

聖飾詩書以買 日者謬得升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漢書帝賜嚴助書

又曰班伯少受詩於師丹上方向學鄭寬中張 何嘗不局影凝嚴側身局禁者乎

傷賦曰應門閉兮禁門局 竊慕大王之義復為門下之賓備鳴盜淺術之

餘豫三五賤伎之末 史記曰孟嘗君入秦昭王乃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謀欲使

白裘入獻之昭王無他裘孟嘗君患之徧問客莫能對最下為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為

狗以入秦宮藏中取所獻狐白裘至以獻幸姬姬為言昭王孟嘗君得出馳去至關法雞鳴出

容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能為雞鳴遂得出之如食頃追至關已後孟嘗君乃還抱朴子

軍術曰大將軍當明察九宮視年在宮常就三居五為死三為生能知三五橫行天下司馬遷

書曰使傳 大王惠以恩光顧以顏色鄭玄毛詩箋曰為光言天子恩澤光耀被及

佩荆卿黃金之賜竊感豫讓國士之分矣燕丹子曰荆軻之燕太子東宮臨

盤金軻用抵抵盡復進軻曰非為太子愛金但臂痛耳史記趙襄子數豫讓曰子嘗事范中行氏

報之智伯國士遇 常欲結纓伏劍少謝萬一左氏傳曰衛太子迫孔惺於廁強盟之子

我我故國士報之 常欲結纓伏劍少謝萬一路曰太子無勇若燔臺未半必舍孔叔太子

今於道秋毛之端 剖心摩踵以報所天鄒陽上書自明曰剖心析肝孟子曰墨子兼愛

限幽圜 陸機謝內史表曰幽 履影弔心酸鼻痛骨詩曰顧瞻周道中心弔兮高唐賦

下官聞虧名為辱虧形次之尸子曰眾以虧形為辱

一念來忽若有遺 一念至忽然已生 加以涉旬月迫季秋天光沈陰左

右無色 司馬遷答任少卿書曰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呂氏春秋

與獄吏為伍 司馬遷答任少卿書曰身 此少卿所以仰天槌心泣盡而繼之

以血也 李陵與蘇武書曰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此陵所以仰天槌心而泣

下官雖乏鄉

下官雖乏鄉

下官雖乏鄉

下官雖乏鄉

下官雖乏鄉

下官雖乏鄉

下官雖乏鄉

下官雖乏鄉

下官雖乏鄉

下官雖乏鄉

曲之譽然嘗聞君子之行矣燕丹子夏扶曰士無鄉曲之譽則未可以論行其上則隱於簾肆之

閒臥於巖石之下漢書曰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君平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一日裁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論衡曰谷口鄭子真耕於巖石

之下名震京師次則結綬金馬之庭高議雲臺之上漢書曰蕭育與朱博友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西都賦曰承明金馬

著作之庭東觀漢記曰建初元年詔退則虜南越之君係單于之頸漢書曰南越遣終軍使南越軍自請願受長纆必羈南越王而致闕

下又賈誼曰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俱啟丹册並圖青史漢書曰高祖論功定

封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又產書曰錐刀之末將盡爭之盜當爭分寸之末競錐刀之利哉左氏傳曰

疑於盜金近則伯魚被名於不義漢書曰直不疑南陽人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已而同舍郎覺妄意不

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入金郎大慙范曄後漢書曰第五倫字伯魚京兆人舉孝廉補淮陽醫工長後王朝京師得會見帝戲謂倫曰問卿為吏筭婦公不過從兒飯寧有之

耶倫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少遭飢亂實不妄過人食帝大笑彼之二子猶或如是況在下官焉能自免昔

上將之恥絳侯幽獄名臣之羞史遷下室司馬遷書曰如夫魯連之智辭祿而不返史記曰

室至如下官當何言哉僕尚何言哉夫魯連之智辭祿而不返秦使白

起圍趙間魯仲連責新垣秦軍遂引去平原君欲封仲連連謝終不肯受接輿之賢行歌而忘歸楚狂接輿已子陵閉

關於東越仲蔚杜門於西秦亦良可知也范曄後漢書曰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

及即位變名姓隱身不見趙歧三輔決錄注曰張仲蔚扶風人也少與同郡魏景卿隱身不仕所居蓬蒿沒人若使下官事非其虛罪得其

實亦當鉗口吞舌伏匕首以殞身莊子曰鉗墨翟之口燕丹子何以見齊魯

奇節之人燕趙悲歌之士乎左氏傳子方曰子事我而有私於其讐何以見魯衛之

辨智韓魏時有奇節吾將歷問之史記荆軻之燕高漸離悲士漢書王先生謂鄒陽曰今子欲安之乎陽曰齊楚多

尚書曰放勳欽明管子歌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又曰趙大夫悲歌慷慨者也方今聖曆欽明天下樂業

曰天下有道人樂其業尚書中候曰成王觀于洛河沈璧禮畢王青龍臨壇銜玄甲退侯至于日味榮光並出幕河青雲浮洛

之圖吐之而去西泊臨洮切狄道北距飛狐陽原淮南子曰秦之時丁壯丈莫不浸仁沐義昭景

稽浮石南至豫章桂林北至飛狐陽原高誘曰臨洮隴西之縣洮水夫西至臨洮狄道東至會

出北狄道漢陽之臨洮也飛狐蓋在代郡飛狐山陽原蓋在太原飲醴而已楊雄靈靈賦曰文王之始起浸仁漸義會賢贊智論語摘而下官抱

痛圓門含憤獄戶周禮曰以圖土獄能民一物之微有足悲者家語孔子謂哀

亂匹之端此思憂則憂可知也仰惟大王少垂明白則梧丘之魂不愧於沈首鵠亭之

鬼無恨於灰骨晏子春秋曰景公田於梧丘夜坐睡夢見五丈夫倚徙稱無罪公問晏子掘之五頭共孔公令厚葬之乃恩及白骨說苑曰景公敗於梧丘謝承後漢書曰蒼梧廣信女子蘇娥行宿高安鵲巢亭為亭長龔壽所殺及婢致富取其財物埋致樓下交趾刺史周敞行部宿亭覺壽姦罪奏之殺壽列異傳云鵲奔亭**不任肝膽之切敬因執事以聞**

啟

奉荅敕示七夕詩啟一首任昉集詔曰聊為七夕詩五韻殊未近詠歌卿雖訥於言而辯於才可卽制付使者

任彥昇

臣昉啟奉敕并賜示七夕五韻竊惟帝迹多緒俯同不一春秋合誠圖必稽功務法宋均曰述行述謂功積也春秋保乾圖曰帝與諸託情風什希世罕工毛詩題曰關雎之什魯靈雖漢

在四世魏稱三祖四世漢武帝也三祖謂魏武文明也魏志高貴鄉公詔曰昔三祖神武聖德應天受祚**盜足以繼想南風**

克諧調露家語曰昔者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受氣於天布之於地以時出入物者也四時之節動靜各有分職不得相越謂調露之樂也宋均曰調露調和致甘露也使物茂長之樂也**性與天道事絕稱**

言論語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豈其多幸親逢旦暮**左氏傳羊舌職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莊子曰萬世

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日暮之遇也**臣早奉龍潛與買馬而入室**易曰潛龍勿用法言曰若孔晚

屬天飛比嚴徐而待詔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咎賓戲曰泥蟠天飛者應龍之神也漢書曰嚴安徐樂上疏言世務上召見乃拜樂安借為郎中又

惟君知臣見於訥言之旨左氏傳君子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論語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取求**

不疵表於辯才之戲左氏傳曰初申侯有寵於楚文王曰惟我知汝汝謹輒牽專利而不厭余取余求不汝疵瑕也裴頠集有辯才論**謹輒牽**

率庸陋式訓天獎拙速雖効蚩鄙已彰孫子兵法曰兵聞拙速未睹工久陳琳賤曰蚩鄙益著閣續上詩表曰勞者歌

臨啟慙慙女六**罔識所寘謹啟**其事貴露蚩鄙

任彥昇

為卞彬謝脩卞忠貞墓啟一首蕭子顯齊書曰卞彬字士蔚官累至綏建太守卒濟陰卞錄曰壺字望之永嘉中除著作郎蘇峻稱兵為尙書令右將軍領石衛峻至東陵口六軍敗績壺乘馬被甲赴賊一子眇眇見之隨從俱為賊所害贈侍中開府諡忠貞公眇音真忍切于休

臣彬啟伏見詔書并鄭義泰宣敕當賜脩理臣亾高祖晉故驃騎大將軍建興忠貞公壺墳塋臣門緒不昌天道所昧忠構身危孝

積家禍名教同悲隱淪惆悵王隱晉書述曰壺及二子死徵士翟湯聞而嘆曰父為忠臣子為孝子忠孝之道萃於一門可謂賢哉名教謂

表蕪滅巨樹焚毀狐兔成穴童牧哀歌桓子新論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臣切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荆棘狐兔

求效於方今杜預左氏傳序曰弘宣祖業仲長子昌言曰引之壺餘烈不泯固陳力

於異世春秋元命苞曰文王積善所潤之餘烈論語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但加等之渥近闕於晉典左氏

赦臣亦何人敢謝斯幸不任悲荷之至謹奉啟事以聞謹啟

上蕭太傅固辭奪禮啟一首劉璠梁典曰昉為尚書殿中郎父憂去職居喪不知鹽味冬月單衫廬於墓側齊明

任彥昇再三固辭帝見其辭切亦不能奪

昉啟近啟歸訴庶諒窮歎奉被還旨未垂哀察悼心失圖泣血待

君於品庶示均鎔造鵬鳥賦曰品庶每生

君於品庶示均鎔造蒼頡篇曰鎔灰鑪所

君於品庶示均鎔造鐵也

君於品庶示均鎔造鐵也

君於品庶示均鎔造鐵也

君於品庶示均鎔造鐵也

君於品庶示均鎔造鐵也

君於品庶示均鎔造鐵也

君於品庶示均鎔造鐵也

君於品庶示均鎔造鐵也

君於品庶示均鎔造鐵也

君於品庶示均鎔造鐵也

君於品庶示均鎔造鐵也

君於品庶示均鎔造鐵也

君於品庶示均鎔造鐵也

君於品庶示均鎔造鐵也

君於品庶示均鎔造鐵也

君於品庶示均鎔造鐵也

君於品庶示均鎔造鐵也

君於品庶示均鎔造鐵也

君於品庶示均鎔造鐵也

君於品庶示均鎔造鐵也

君於品庶示均鎔造鐵也

君於品庶示均鎔造鐵也

情謹奉啟事陳聞謹啟

文選卷三十九 正五

文選卷三十九 終

金陵書局
汲古閣本

文選卷四十

彈事

奏彈曹景宗一首

任彥昇 梁典曰高祖即位昉為吏部郎遷中丞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將軍死綏咫尺步無卻 司馬法曰將軍死綏注曰綏卻也有

乃趙母深識乞不為坐 史記趙王將使趙括為將其母上書曰括不可使將王曰母置

魏主著令抵罪已輕 魏志太祖令曰自命將征行但賞功而不罰罪非 是知敗軍

之將身死家戮爰自古昔明罰斯在 魏志太祖令曰將者軍破於外而家受罪

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竊尋獯獫 語勇新序曰臣侮其主身死妻子為戮呂氏春秋曰民有逆天之道者死罪家戮也

侵軼暫擾疆陲王師薄伐所向風靡 獯獫謂後魏也魏收後魏書曰太祖道武

是以淮徐獻捷河兗凱歸 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杜預曰軼突也毛詩曰於鑠王師又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晉起居注曰檀道濟所向風靡

師又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晉起居注曰檀道濟所向風靡

尚書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左氏傳曰齊侯來獻戎捷尚書曰濟河惟兗州周禮曰師有功則凱樂

東關無一戰之勞塗中罕千金之費 吳曆曰諸葛恪作東關魏軍距之恪令丁奉等兵便亂斫遂破北軍歷陽縣郡圖經曰東關歷陽縣西南一百里史記蔡澤曰白起一戰舉鄢郢吳志曰晉命鎮東大將軍司馬佃

向塗中伏滔北征記曰金城西派曰塗澗魏步道所出而司部懸隔斜臨寇境 沈約宋也文子曰起師十萬日費千金張湛曰日有千金之費

故使狡虜憑陵淹移歲月 杜預左氏傳注曰狡狡猶也左氏傳子產曰今陳介恃楚眾憑陵弊邑

刺史蔡道恭 劉璠梁典曰天監三年司州刺史漢壽伯蔡道恭卒於圍道恭少以勇力聞及病猶自力戰守城數日不能起聞戰鼓聲憤叱而卒眾猶拒守無有二心攻圍

猶不降及城陷捶其餘眾求恭屍卒不能得 **率勵義勇奮不顧命** 潘安仁馬汧督誅曰日率勵有方司馬

全城守死自冬徂秋 潘安仁馬汧督誅大將軍疏曰臨危奮不顧身

亟摧醜虜 史記曰驃騎將軍轉戰過焉支山毛詩曰鋪敦淮濟仍執醜虜

勒則耿存而蔡叵 漢書曰武帝遣驃騎都尉李陵將兵五千人出居延北與單于戰陵兵

乃令吏士揚水示虜 **若使郢部救兵微接聲援** 鄒陽上書曰臣恐救兵之不專英

單于之首久懸北闕 漢書宣帝詔曰傅介子斬樓蘭王安歸首懸之北闕

豈直受降可築涉安啟土

而已哉 漢書曰武帝遣因杆將軍公孫敖築塞外受降城杆音孟

寔由郢州刺史臣

景宗受命致討不時言邁 晉起居注詔曰檀道濟奉命討所向風靡毛詩曰旋車言邁

故使蝟結蟻聚

水草有依 漢書賈誼曰高帝王功臣反者蝟毛而起吳志曰錢塘大帥種

桓緩救資敵 魏志曰司馬文王征諸葛誕六軍按甲而誕自困

方復按甲盤

屈凶威 謝承後漢書胡爽曰耿恭以甲兵守孤城於絕域史記李左車謂韓信曰今足

猶應固守三關更謀進取而退師延頸自貽虧衄 劉璠梁典曰宣城王以

州刺史初司州被圍詔荆郢發兵往援曹景宗為都督及荆州援軍至三關頓兵不進聞司州沒

泥首待罪帝一無所問三關延頸二戎名也管子曰民無恥不可以固守漢書曰諸將曰疆場

楚數進取如清曰進取多所攻也毛詩曰自貽伊戚陳琳檄豫州曰傷夷折衄折挫也

疆場

侵駭職是之由 左氏傳曰齊人侵魯疆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慎

不有嚴刑誅

賞安寅景宗即主 史記曰繁法嚴刑而天下振西征賦曰峻徒御以誅賞毛萇詩傳曰寅

臣謹按使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諸軍事左將軍

郢州刺史湘西縣開國侯臣景宗擢自行閒邁茲多幸 漢書衛青曰臣

然以主為句臣當下讀也

左氏傳羊舌職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指縱非擬獲獸何勤漢書曰上先封蕭何為鄼侯功臣皆曰蕭何

者人也今諸公徒能走得獸者功狗也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羣臣莫敢言賞茂通侯

榮高列將漢書蘇武謂李陵曰武父子位列將爵通侯應劭曰通侯者言其功德通於王室張晏曰後改為列侯見序列也方言曰列班也負櫜裁弛

鐘鼎遽列左傳曰齊侯使敬仲為卿辭曰弛於負櫜君之惠也又曰宋左師每食擊鐘家語曰子路南遊楚列鼎而食廣雅曰列陳也和戎莫效二

八已陳左氏傳曰鄭人賂晉侯以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也自頂至踵功歸造化孟子曰

愛摩頂放於踵趙岐曰放至也淮南子曰大丈夫恬然無為與造化逍遙也潤草塗原豈獲自已喻巴蜀曰肝腦塗中原

道恭云逝城守累旬景宗之存一朝棄甲史記曰沛令閉城守左氏傳曰宋

甲而復人罔極毛萇曰覲姑也鄭昔漢光命將坐知千里東觀漢記曰代郡太守劉興將數

必敗報書曰欲復進兵恐失其頭首也詔書到與魏武置法案以從事魏書曰太祖自

已為覽所殺長史得檄以為國家坐知千里也魏武置法案以從事魏書曰太祖自

伐皆以新書從事從令故能出必以律錙銖無爽周易曰師出以律鄭玄禮記注曰

者克捷違教者負敗故能出必以律錙銖無爽八兩為錙漢書曰二十四銖為兩

伏惟聖武英挺略不世出漢書蒯通說韓信曰功無二於天下略不世出料敵制變萬里無差趙

國頌曰料敵制勝威謀靡沓奉而行之實弘廟算西征賦曰彼雖眾其焉用故制勝於廟惟此庸

固理絕言提晉起居注宋公表曰臣寔庸固自逆胡縱逸久患諸夏劉琨勸進

氓致辱非所晉起居注曰大司馬早朝永歎載懷矜惻致茲虧喪何所逃

罪宜正刑書肅明典憲左氏傳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臣謹以劾請以見

事免景宗所居官下太常削爵土收付廷尉法獄治罪其軍佐職

僚偏裨將帥胡卦切諸應及咎者別攝治書侍御史隨違續奏臣謹

奉白簡以聞

奏彈劉整一首沈約齊紀曰整宋吳興太守兄子也歷位持節都督交廣越三州也

任彥昇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馬援奉婢不冠不入汜毓字孤家

無常子東觀漢記曰馬援事寡嫂雖在閨內必衣冠然後入見王隱晉書曰汜毓字稚春濟北人也敦睦九族青土號其家兒無常母衣無常主也汜音凡毓音育是以

是以

義士節夫聞之有立左氏傳臧哀伯曰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義士猶或非之東京賦曰貞夫懷節班固漢書贊曰孟子曰聞伯夷之風懦夫有立志千載美談斯為稱首公羊傳曰魯人至今以為美談封禪書曰永保鴻名而常為稱首也臣昉頓首頓首死罪

死罪謹案齊故西陽內史劉寅妻范詣臺訴列稱出適劉氏二十許年劉氏喪亡撫養孤弱叔郎整常欲傷害侵奪分前奴教子當伯並已入眾又以錢婢姊妹弟溫仍留奴自使伯又奪寅息遠婢綠草私貨得錢並不分遠寅第二庶息師利去歲十月往整田上經十二日整便責范米六斗哺食米未展送忽至戶前隔箔攘拳大罵突進房中屏風上取車帷準米去二月九日夜婢采音偷車欄夾杖龍牽范問失物之意便打息遠整及母并奴婢等六人來至范屋中高聲大罵婢采音舉手查范臂求攝檢如訴狀輒攝整亡父舊使奴海蛤到臺辨問列稱整亡父興道先為零陵郡得奴婢四人分財以奴教子乞大息寅寅亡後第二弟整仍奪教子云

應入眾整便留自使婢姊及弟各准錢五千文不分遠其奴當伯先是眾奴整兄弟未分財之前整兄寅以當伯貼錢七千共眾作田寅罷西陽郡還雖未別火食寅以私錢七千贖當伯仍使上廣州去後寅喪亡整兄弟後分奴婢唯餘婢綠草入眾整復云寅未分財贖當伯又應屬眾整意貪得當伯推綠草與遠整規當伯還擬欲自取當伯遂經七年不返整疑已死亡不迴更奪取婢綠草貨得錢七千整兄弟及姊共分此錢又不分遠寅妻范云當伯是亡夫私贖應屬息遠當伯天監二年六月從廣州還至整復奪取云應充眾准雇借上廣州四年夫直今在整處使進責整婢采音劉整兄寅第二息師利去年十月十二日忽往整墅停住十二日整就兄妻范求米六斗哺食范未得還整怒仍自進范所住屏風上取車帷為質范送米六斗整則納受范今年二月九日夜失車

欄子夾杖龍牽等范及息遠道是采音所偷整聞聲仍打遠范喚
 問何意打我兒整母子爾時便同出中庭隔箔與范相罵婢采音
 及奴教子楚玉法志等四人于時在整母子左右整語采音其道
 汝偷車校具汝何不進裏罵之既進爭口舉手誤查范臂車欄夾
 杖龍牽實非采音所偷進責寅妻范奴苟奴列孃去二月九日夜
 失車欄夾杖龍牽疑是整婢采音所偷苟奴與郎遠往津陽門糴
 米遇見采音在津陽門賣車欄龍牽苟奴登時欲捉取遠語苟奴
 已爾不須復取苟奴隱僻少時伺視人買龍牽售五千錢苟奴仍
 隨遠歸宅不見度錢並如采音苟奴等列狀粗與范訴相應重覈
 當伯教子列孃被奪今在整處使悉與海蛤列不異以事訴法令
 史潘僧尙議整若輒略兄子遠分前婢貨賣及奴教子等私使若
 無官令輒收付近獄測治諸所連逮結應洗之源委之獄官悉以

法制從事如法所稱整即主昭明刪此文太略故詳引之令與彈相應也臣謹案新除中軍參

軍臣劉整閭闔昔名教所絕史記太史公曰李斯自閭闔歷諸侯弔屈原曰闔皆任放為達或有裸體樂廣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為乃爾直以前代外戚仕因紈袴漢書曰班伯出與王許子弟為羣在綺襦紈袴之間

絕通問而妄肆醜辭謂大罵也禮記曰嫂叔不通問諸母不漱裳包咸論語注曰肆極意敢言也詩曰好言自口誇言自口毛萇曰誇醜也理

夕不寐而謬加大杖謂打遠也謝承後漢書曰或問第五倫曰公有私乎對曰吾兄子常病一夜一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病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家語曰孔子謂曾子曰汝不聞乎昔瞽叟有子曰舜舜事瞽叟也小捶則待過大杖則逃走故瞽叟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烝烝之孝薛包分財取

其老弱范曄後漢書曰汝南薛包字孟嘗好學篤行弟子求分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蕪者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後徵拜侍中高鳳自穢爭訟寡嫂東觀漢書曰高鳳字文通南陽人

恐不得免自言鳳本巫家不應為吏又與寡嫂詐訟田遂不仕未見孟嘗之深心唯傲文通之偽迹顏延年

曰深心託毫素袁彥伯名臣頌曰迹滂必偽昔人睦親衣無常主顏延年陶徵士誄曰睦親之行衣無常主已見上文整之撫姪

食有故人謂責米也西京雜記曰公孫弘起家徒步為丞相故人齊高賀從之弘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為脫粟布被我自引大慙賀乃告人曰

食有故人謂責米也西京雜記曰公孫弘起家徒步為丞相故人齊高賀從之弘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為脫粟布被我自引大慙賀乃告人曰

公孫弘內廚五鼎外膳一肴豈可以臨天下於何其不能折契鍾庾而稽切帷交
是朝右疑其矯焉弘歎曰盜逢惡賓不逢故人
質謂取車帷也漢書曰高祖從王媼武負賈酒兩家常折券棄債左氏傳晏子曰釜十則鍾杜預曰六
斛四斗也包咸論語注曰十六斗為庾詩曰漸車帷裳毛萇曰帷裳婦人車飾鄭玄曰帷裳童容也
方言曰江淮謂襜褕為童容也左氏傳曰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人之無情一何至此
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
人而無情實教義所不容紳冕所共棄仲長子昌言曰引之於教義
何謂之人實教義所不容紳冕所共棄
請以見事免整所除官輒勒外收付廷尉法獄治罪諸所連逮應
洗之源委之獄官悉以法制從事婢采音不欵偷車龍牽請付獄
測實其宗長及地界職司初無糾舉及諸連逮請不足申盡臣防
云云誠惶誠恐以聞

奏彈王源一首

沈休文 吳均齊春秋曰永平八年沈約為中丞

給事黃門侍郎兼御史中丞吳興邑中正臣沈約稽首言臣聞齊
大非偶著乎前誥辭霍不婚垂稱往烈左氏傳曰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
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偶齊大

非吾偶也漢書曰雋不疑為京兆尹大將軍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
辭不肯當班固不疑述曰不疑膚敏應變當理辭霍不婚遂巡致仕
辨伉合之義升降窳隆誠非一揆禮記曰婚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
能庇其伉儷尚書曰道有升降政繇俗革吳都賦曰窳隆異等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固宜本其門素不相奪倫音克諧無
相奪倫使秦晉有匹涇渭無舛左氏傳曰晉公子重耳至於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
或問雅俗曰涇渭分流雅鄭異調自宋氏失御禮教彫衰蒼賓戲曰衣冠之族日失其序
後漢書霍諝奏記曰宋光衣冠子孫袁子正書曰古者命士已上姻婭淪雜罔計斯
皆有冠冕故謂之冠族左氏傳鄭莊公曰周之子孫日失其序

庶謂曰媿漢書曰有庶養卒如涓曰庶賤也
明曰腆顏曾無愧畏丁德禮厲志賦曰苟神祇之我昭承明目而無怍孔若夫盛
德之胤世業可懷左氏傳史趙曰盛德必百世祀幽通賦曰違世業之可懷
樂卻胥原降在卓隸杜預曰晉舊臣之族也
既壯而室竊貲莫非阜隸禮記曰三十壯有室鄭玄曰有室
竊貲卓氏左氏傳曰人有結褵以行箕箒咸失其所詩曰親結其褵九十其儀毛萇
十等士臣阜又曰與臣隸結褵以行箕箒咸失其所曰褵婦人之帷也母戒女施衿
結褵國語曰越王勾踐行成於吳志士聞而傷心舊老為之歎息論語子曰志士
曰一介適女執箕箒於王宮者也

志士聞而傷心舊老為之歎息
仁人無求生以

也**自宸曆御寓弘革典憲雖除舊布新而斯風未殄**左氏傳曰有星孛于大辰申須曰彗

所以除舊布新也尚書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陛下所以負展**於紀**興言思清敝俗者也**禮

天子負斧展南面而立鄭玄曰負之言背也斧依為斧文屏**臣實懦品謬掌天憲**范曄後漢書曰張綱字文紀為侍御史順帝遣

風展與依同詩曰興言出宿尚書曰弊俗奢麗萬世同流**雖埋輪之志無屈權右**范曄後漢書曰張綱字文紀為侍御史順帝遣

陶上疏曰今權臣口含天憲**而狐鼠微物亦蠹大猷**應璩詩曰城狐

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大將軍梁冀**而狐鼠微物亦蠹大猷**應璩詩曰城狐

東觀漢記曰皇甫嵩上言四姓權右咸各斂手也**而狐鼠微物亦蠹大猷**應璩詩曰城狐

不可掘社鼠不可熏晏子春秋景公問晏子曰治國亦有常乎對曰讒佞之人隱在君側猶社鼠

不熏也去此乃治矣范曄後漢書虞延謂馬成曰爾民之巨蠹久依城社不畏熏燒毛詩曰秩秩

大風聞東海王源嫁女與富陽滿氏漢書曰尉佗曰風聞老夫父母墓已壞削

命作牧鄭司農曰一州之祖少卿內侍帷幄父璿升采儲闈亦居清顯**源雖人品庸陋胄實參華曾祖雅位登八命**檀道鸞晉陽秋曰王雅字茂德

曰亮采惠疇孔安國注曰采事也何法**源頻叨諸府戎禁預班通徹**應劭漢書

盛陳郡錄曰謝石以有大勳遂居清顯**源頻叨諸府戎禁預班通徹**應劭漢書

微侯避武帝**而托姻結好唯利是求**左氏傳晉侯使呂相絕秦曰

諱曰通侯也**而托姻結好唯利是求**左氏傳晉侯使呂相絕秦曰

秦與晉出入秦惟利是視**玷辱流輩莫斯**注曰舊曰

為甚**源人身在遠輒攝媒人劉嗣之到臺辨問嗣之**

列稱吳郡滿璋之相承云是高平舊族寵奮胥胄魏志曰滿寵字伯寧景

嗣世說曰偉弟子奮元康中至司隸**家計溫足見託為息鸞覓婚**漢書董仲舒對策

校尉荀綽冀州記曰奮高平人也**家計溫足見託為息鸞覓婚**漢書董仲舒對策

王源見告窮盡即索璋之簿閱漢書朱博曰王卿憂公齋閭閱詣府

音義曰明其等曰閱積功曰閱也**見璋之**

任王國侍郎鸞又為王慈吳郡正閤主簿吳均齊春秋曰王慈字閤實早

有令譽稍歷侍中吳郡太守**源父**

子因共詳議判與為婚璋之下錢五萬以為聘禮妻妻及納徵皆曰聘

周禮曰穀圭以聘女**源**

先喪婦又以所聘餘直納妾如其所列則與風聞符同竊尋璋之

姓族士庶莫辨滿奮身殞西朝崩嗣殄沒武秋之後無聞東晉初

都洛陽故曰西朝後在江東故曰東晉臧榮緒晉書陳曩有譽西朝于寶晉紀曰苗

願殺司隸校尉滿奮荀綽冀州記曰滿奮字武秋公羊傳曰紀子伯者何無聞焉爾**其為虛**

託不言自顯王滿連姻寔駭物聽漢書音義曰連親姻也尚書

大傳曰文王施政而物皆聽**潘楊之睦**

有異於此潘岳楊仲武誄曰潘楊之睦有自來矣曹子

建求自試表曰古之受爵祿者有異於此**且買妾納媵因聘為資**

施衿之費化充牀第左氏傳鄭子產曰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儀禮曰女嫁母

施衿結帨鄭玄曰帨佩巾也左氏傳曰趙武過鄭伯有賦鶉之賁

賁趙孟曰牀第之言不**鄙情贅行造次以之**蜀志諸葛亮表李平曰臣知平鄙情欲因

行止之際逼臣取利也老子曰自伐無功

踰闕杜預曰第簀也

自矜不長其在道曰餘食贅行王弼曰更爲疣贅也糾慝繩違允茲簡裁源卽主言其違慝信當此簡之所

格其臣謹案南郡丞王源忝藉世資得參纓冕漢書音義曰無忌却秦有地資也同人者

貌異人者心列子曰夏桀殷紂魯桓齊穆狀貌七竅皆同於人而有禽獸之心也以彼行媒同之抱布禮記曰男

媒不相知名詩云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卽我謀且非我族類往哲格言薰蕕不雜聞之前典

左氏傳曰公欲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史佚之志有之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論語考比識曰格言成家語顏回曰聞薰蕕不同器而藏馬汧督誅曰聞之前典豈有六卿

之冑納女於管庫之人尚書曰六卿分職禮記曰晉文謂趙文子知人所舉宋子河

魴同穴於與臺之鬼毛詩曰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娶妻必齊之姜豈其食魚必河

臣輿又曰高門降衡雖自己作陸雲答兄書曰高門降衡修庭樹蓬蔑祖辱親於事爲甚

與僕古字同此風弗翦其源遂開點世塵家將被比屋尚書大傳曰周宜

實以明科黜之流伍使已污之族永愧於昔辰方媾之黨革心於

來日賈逵曰宋昭公革心易行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源所居官禁錮終身輒下禁

止視事如故言禁止其視事之法當如故事也源官品應黃紙臣輒奉白簡以聞臣約

誠惶誠恐云云

牋

荅臨淄侯牋

楊德祖

典略曰楊脩字德祖太尉彪子謙恭才博自魏太子以下並爭與交好又是時臨淄侯以才捷愛幸秉意投脩數與脩書脩荅牋後曹公

脩死罪死罪不待數日若彌年載毛萇詩傳曰彌終也豈由愛顧之隆使係仰

之情深耶損辱嘉命蔚矣其文易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誦讀反覆雖諷雅頌不復

過此說文曰誦誦也若仲宣之擅漢表陳氏之跨冀域徐劉之顯青豫應生

之發魏國斯皆然矣仲宣投劉表寓流楚壤故云漢表孔璋窘身袁氏故云冀域偉長

至於脩者聽采風聲仰德不暇尚書曰樹自周章於省覽何

遠高視哉家語曰孔子出乎四門周章遠望伏惟君侯少長貴盛體發旦之資

有聖善之教發武王名也且周公名也毛詩曰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母氏聖善我無令人遠近觀者徒謂能宣昭懿

太祖食邑故云魏也

德光贊大業而已毛詩曰宣昭義問又曰人之秉彝好不復謂能兼覽傳記

雷思文章今乃舍王超陳度越數子矣漢書桓譚曰楊子之書文觀者駭

視而拭目聽者傾首而竦耳非夫體通性達受之自然其孰能至

於此乎老子曰天道道法自然鍾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作若

成誦在心借即書於手會不斯須少雷思慮仲尼日月無得踰焉

論語子貢曰仲尼不可毀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也脩之仰望始如此矣是以對鵲而辭作暑賦彌

日而不獻植為鵲鳥賦亦命脩為之而脩辭讓植見西施之容歸憎其貌者也

越絕書曰越王乃飾美女西施伏想執事不知其然猥受顧錫敎使刊定鄭玄

注曰刊春秋之成莫能損益呂氏淮南字直千金然而弟子拊口市

人拱手者聖賢卓犖固所以殊絕凡庸也史記曰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

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桓子新論曰秦呂不韋請迎高妙作呂氏春秋漢之淮南王

聘天下辯通以著篇章書成皆布之都市懸置千金以延示眾士而莫能有變易者乃其事約豔

體具而今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雅無別耳兩都賦序曰賦者古詩

言微也

微脩家子雲老不曉事強著一書悔其少作曹植書曰楊雄猶稱壯夫不為

曰然童子雕蟲篆刻俄而若比仲山周旦之疇為皆有譽邪毛詩序曰七月周

曰壯夫不為少失照切君侯忘聖賢之顯迹述鄙宗之過言竊以

艱難然詩無仲山甫作者而吉父美若乃不忌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

為未之思也楚辭曰吾聞作忠以造怨忽若乃不忌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

英聲曹植書曰采庶官之實錄成一家之言東銘功景鐘書名竹帛國語晉悼公曰

京賦曰忌經國之長基封禪書曰飛英聲斯自雅量素所蓄

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輒受所惠竊備矇瞶誦詠而已詩曰矇

惠施以忝莊氏曹植書曰其言之不慙時惠子之知我也脩言已豈敢望比惠施之德季

緒瓊瓊何足以云曹植書曰劉季緒好詆訶文章魏志曰反荅造次不能宣備

脩死罪死罪

與魏文帝牋一首

繁休伯

文章志曰繁欽字休伯潁川人少以文辯知名以豫州從事稍遷至丞

相主簿病卒文帝集序云上西征余守譙繁欽從時薛訪車子能喉嚨

歎之雖過其實而其文甚麗

正月八日壬寅領主簿欽死罪死罪近屢奉賤不足自宣頃諸鼓

吹廣求異妓時都尉薛訪車子年始十四左氏傳曰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能喉轉引聲

與笳同音自上呈見果如其言許慎淮南子注曰果成也即日故其觀試乃知天

壤之所生誠有自然之妙物也潛氣內轉哀音外激大不抗越細

不幽散廣雅曰抗高也聲悲舊笳曲美常均樂汁圖徵曰聖人往承天以立五均均者亦律調五聲之均也宋均曰長八尺施絃也及

與黃門鼓吹溫胡迭唱迭和漢書曰鄭聲九集黃門集樂之所漢書音義如滄曰今樂家五日一習樂為理樂桓譚雜論曰漢之三主內置

黃喉所發音無不響應曲折沈浮尋變入節自初呈試中閒二句

胡欲傲其所不知尚之以一曲巧竭意匱既已不能左氏傳韓宣子如楚叔向為介王欲

其清激悲吟雜以怨慕豎及詠北狄之遐征奏胡馬之長思古詩曰胡

悽入肝脾哀感頑豔是時日在西隅涼風拂衽說文曰衽衣衿也背山臨溪

流泉東逝同坐仰歎觀者俯聽莫不泣泣殞涕悲懷慷慨自左驥

史納謔姐名倡魏志曰文帝令杜夔與左驥等於賓客之中吹笙鼓琴然驥與夔音同也其史納謔姐蓋亦當時之樂人謔類曰奴奴紺切說文曰爐字或作姐古

字假借也有如子卿者也竊惟聖體兼愛好奇莊子仲尼謂老聃曰兼愛無私也是以因賤先白委曲

伏想御間必含餘懽冀事速訖旋侍光塵萬目階庭與聽斯調左氏傳曰

得臣與寓目焉宴喜之樂蓋亦無量詩曰吉甫宴喜欽死罪死罪

答東阿王賤一首

陳孔璋文章志曰陳琳字孔璋廣陵人也避亂冀州袁紹辟之使典密事紹死魏太祖辟為軍謀祭酒典記室病卒

琳死罪死罪昨加恩辱命并示龜賦披覽粲然君侯體高世之才

秉青萍干將之器漢書袁盎諫文帝曰陛下有高世之行三呂氏春秋曰趙襄子遊於圃中至於梁馬卻不肯進青萍為參乘青萍進視下豫讓卻寢伴為死人

此青萍曰去長者且有事青萍曰少而與子友子今日為大事而我言之失相與之道子賊吾君而我不言失為人臣之道如我者唯死之可也退而自殺青萍豫讓之友也張叔及論曰青萍砥礪於鋒鏑庖丁剖犧於用刀越絕書曰楚令歐冶子干將為鐵劍拂鐘無聲應機立斷二枚吳越春秋曰干將者吳人造劍二枚一曰干將一曰莫邪

說苑曰西閭過東渡河中流而溺人接而出之問曰子何之過曰欲說東諸侯船人曰子渡河而溺安能說東諸侯乎過曰獨不聞干將莫邪拂鍾不錚試物不知然以之綴履曾不如兩錢之錐今子持楫乘扁舟子所能也若試與子東說諸侯王見一國之主子之蒙蒙然無異於未視狗也又曰道于冕二稱鄒忌二知之冕等辭屈而去故所以尚干將莫邪者貴於立斷此

乃天然異稟非鑽仰者所庶幾也稟受也論語顏淵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音

義既遠清辭妙句焱絕煥炳說文曰焱火也譬猶飛兔流星超山越海龍

驥所不敢追況於驚馬可得齊足呂氏春秋曰飛兔騾古之駿馬也流星言疾也李九七歎曰神奔電驅星流矢驚則莫若益

野騰駒楚辭曰馳騁騁也夫聽白雪之音觀綠水之節然後東野巴人蚩鄙益

著宋玉賦曰臣援琴而鼓之為幽蘭白雪之曲淮南子曰手會綠水之趨高誘曰綠水古詩也東野下里之音也宋玉對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也載權

載笑欲罷不能詩曰既見復爾載笑載言論語顏淵曰夫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謹韞櫝玩耽以為吟頌

論語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吟頌謂謳吟歌誦琳死罪死罪

答魏太子賤一首魏略曰魏郡大疫故太子與質書質報之

吳季重魏志曰吳質字季重濟陰人以文才為文帝所善為朝歌長官至振威將軍文帝為太子時重答此賤也

二月八日庚寅臣質言奉讀手命追亡慮存恩哀之隆形於文墨

日月冉冉歲不與我楚辭曰老冉冉而逾施論語陽貨曰歲不我與昔侍左右則坐眾賢出有微

行之遊入有管絃之權漢書曰武帝微行私出張晏曰騎出入市里若微賤之所為故曰微行置酒樂飲賦詩

稱壽漢書曰陳平厚具樂飲太尉史記曰武安君起為壽如淳曰上酒為稱壽也自謂可終始相保並騁材力效節

明主何意數年之間死喪略盡臣獨何德以堪久長陳徐劉應才

學所著誠如來命惜其不遂可為痛切凡此數子於雍容侍從實

其人也西京賦序曰雍容揄揚漢書曰嚴助侍從從容若乃邊境有虞羣下鼎沸軍書輻至羽檄

交馳於彼諸賢非其任也漢書田延年曰羣下鼎沸社稷將傾又息夫躬上疏曰軍書交馳而輻湊羽檄重積而狎至往者孝

武之世文章為盛若東方朔枚皋之徒不能持論即阮陳之儔也

國卒以敗亡臣竊耻之漢書曰唯嚴助與吾上壽王見任用後淮南王朝賂遺助竟坐棄市壽王後坐事誅論語曰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

至於司馬長卿稱疾避事以著書為務則徐生庶

幾焉漢書司馬相如常稱疾避事又長卿妻曰長卿時著書人又取去魏文帝書曰偉長著中論二十餘篇爾雅曰尚庶幾也而今各逝已為異

不吾以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其與聞之

物矣鵬鳥賦曰化為後來君子實可畏也文帝書曰後生可畏來者難誣伏惟所天左氏傳滅

君天也何休墨守優游典籍之場休息篇章之囿班固荅賓戲曰婆娑乎術藝之

日君者臣之天也發言抗論窮理盡微周易窮理盡性孔安擗藻下筆鸞龍之文奮矣周講藝

之處也雖年齊蕭王才實百之文帝書曰吾德不及蕭王年與

鸞龍麟羽之有五彩故以喻焉荅賓戲曰擗藻此眾議所以歸高遠近所以同

如春華班固與弟超書曰傳武仲下筆不休聲也易同聲然年歲若墜今質已四十二矣白髮生鬢所慮日深實

漢書劉向上疏曰陳湯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也不復若平日之時也但欲保身勅行不蹈有過之地以為知己之

累耳實不可追臣幸得下愚之才值風雲之會論語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時邁

齒載也不勝悽悽尚書曰悽悽以來命備悉故略陳至情質死罪死罪

齊侯曰伯舅耄老杜預曰七十曰耄也猶欲觸冒奮首展其割裂之用

在元城與魏太子牋一首

吳季重魏略曰質遷元城令之官過

臣質言前蒙延納侍宴終日鄭玄禮記注曜靈匿景繼以華燈楚辭曰角

靈藏廣雅曰耀靈日也楚辭曰蘭膏明燭華燈錯雖虞卿適趙平原入秦受贈千金浮觴旬日無

以過也史記曰虞卿者遊說之士也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金百鎰再見為上卿故號為虞卿又

與為十日之飲平原君遂入秦見昭王小器易盈先取沈頓醒寤之後不識所言孔安國尚書

猶弊也察土宜左氏傳賓婚人曰先王西帶恆山連岡平代漢書有恆山郡張晏曰恆山在

北鄰柏人乃高帝之所忌也漢書曰上東擊韓信餘寇東垣還過趙相貫高等耻

息思淮陰之奇譎亮成安之失策破趙并脛斬陳餘泚水上奇譎謂拔趙職立漢

李左車之言也南望邯鄲想廉藺之風廉頗藺相如趙國之賢將也東接鉅鹿存

李齊之流漢書文帝問馮唐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吾每飲食未嘗不在鉅鹿也都人士女服習

文選卷四十

禮教西都賦曰都人士皆懷慷慨之節包左車之計漢書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議欲以下

趙願假臣奇兵三萬人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壁勿與戰吾奇兵絕其後兩將之首可致戲下成安君不聽也而質闇弱無以莅之毛萇詩

臨也若乃邁德種恩樹之風聲尚書曰咎繇邁種德風聲已見上使農夫逸豫於疆畔女

工吟詠於機杼固非質之能也詩曰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漢書酈食其曰農夫釋耒紅女下機工與紅同毛詩序曰吟詠情性至

於奉遵科教班揚明令爾雅曰科條也下無威福之吏邑無豪俠之桀尚書曰

作福作威賦事行刑資於故實國語樊穆仲曰魯侯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故實抑亦慄慄有庶幾之

心孔安國尚書傳曰慄慄危懼貌往者嚴助釋承明之歡受會稽之位壽王去侍從之

娛統東郡之任其後皆克復舊職追尋前軌今獨不然不亦異乎

漢書曰嚴助為中大夫上問所欲對曰願為會稽太守數年賜書曰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

廬出為郡吏久不聞問助恐上書謝願奉三年計最詔許因留侍中又曰吾已壽王善格五召待

詔拜侍中後為東郡尉復徵入為光祿大夫侍中張敞在外自謂無奇陳咸憤積思入京城漢書曰

膠東相與朱邑書曰值做遠守劇郡馭於繩墨胃臆糾結固無奇矣又曰陳咸字子康為南陽太守咸數賂遺陳湯與書曰即蒙子公力得入帝城死不恨矣後竟入為少府又曰陳湯字子公

彼豈虛談夸論誑曜世俗哉斯實薄郡守之榮顯左右之勤也古

今一揆先後不質爾雅曰質易也焉知來者之不如今論語曰後生可畏焉聊以當

觀不敢多云質死罪死罪

為鄭冲勸晉王牋一首

阮嗣宗臧榮緒晉書曰鄭冲字文和滎陽人也位至太傅又曰魏帝封晉太

祖為晉公太原等十郡為邑進位相國備禮九錫太祖讓不受公卿

冲等死罪伏見嘉命顯至竊聞明公固讓冲等眷眷實有愚心以

為聖王作制百代同風褒德賞功有自來矣漢書武帝詔曰古者賞有功褒

有自來矣昔伊尹有莘氏之媵由證切臣耳一佐成湯遂荷阿衡之號說苑鄒子

伊尹有莘之媵臣湯立以為三公史記曰伊尹欲干湯乃為有莘氏媵臣毛詩曰實維阿衡左右商王毛萇曰阿衡伊尹也周公藉已成之勢據既

安之業光宅曲阜奄有龜蒙尚書曰光宅天下又曰魯侯伯禽宅曲阜毛詩呂尚

磻溪之漁者一朝指麾乃封營丘尚書中候曰王即迴駕水畔至磻溪之水呂尚

師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武王已平商封尚父於齊營丘魏書哥攸勸進曰自是以

昔周公承文武之跡受已成之業呂望暫把旄鉞一時指麾皆大版于字跨州兼國

來功薄而賞厚者不可勝數東觀漢記曹節上書曰然賢哲之士猶以為

美談公羊傳曰魯人至今以為美談況自先相國以來世有明德王隱晉書景紀曰天子策命上

相國毛詩曰世有哲人輔魏室以綏天下朝無闕政民無謗言南都賦曰朝無

王尚書曰明德惟馨前者明公西征靈州北臨沙漠榆中以西望風震

左氏傳曰晉悼公即位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服羌戎東馳迴首內向王隱晉書文紀曰姜維出隴右上帥輕兵到靈州大破之諸

聽之臣望風馳命爾雅曰震懼也長楊賦曰靡節西征羌東馳東誅叛逆全軍獨剋

禽閭閻之將斬輕銳之卒以萬萬計威加南海名懾之三越王隱晉

曰諸葛誕反上親臨西園四面並攻須臾陷潰斬送誕首魏志曰誕閉城自守遣小子觀至吳請

救吳遣唐咨王祚來應誕及斬誕唐咨王祚皆降吳兵萬眾器仗車實山積孫子兵法曰用兵之

法全軍為上破軍次之闔閭吳王也以此孫權爾雅曰懾懼字內康寧苛慝不作秦

也郭璞曰即儒字也漢書有三越謂吳越及南越及閩越也是以殊俗畏威東夷獻舞范

論曰苞舉宇內尚書五福三曰康寧左氏傳晉叔向曰是以前禮典舊章開國光宅顯茲

有楚國者其乘疾乎君居陳蔡苛慝不作盜賊伏隱也故聖上覽乃昔以來禮典舊章開國光宅顯茲

後漢書曰東夷自少康以後世服王化獻其樂舞太原毛詩曰率由舊章周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明公宜承聖旨受茲介福允當天人易曰受茲

正也左氏傳楚子曰軍志云允當即歸元功盛勳光如彼國土嘉祚巍巍如此內外協同

靡譽靡違由斯征伐則可朝服濟江掃除吳會國語曰齊教大成定三革

休揚焉文西塞江源望祀岷山漢書曰江水祀蜀塞特牲赤牛犢塞謂報神恩也禮記

事勝矣迴戈弭節以麾天下長楊賦曰迴戈聯指南越相夷靡節遠無不服

岷山也邇無不肅國語祭公謀父曰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令大魏之德光于唐虞明公盛勳超於桓

文然後臨滄洲而謝支伯登箕山以揖許由豈不盛乎莊子曰舜讓天

子州支伯曰予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支或為交呂氏春至公至平誰與為

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山之下鄰

仲長子昌言曰人主臨之以至公莊子魯何必勤勤小讓也哉沖等不通大

鄰侯曰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之為鄰體敢以陳聞

拜中軍記室辭隋王牋一首

謝玄暉蕭子顯齊書曰謝眺為隋王子隆府文學世祖敕眺

可還都遷新安王中軍記室牋辭子隆世祖武皇帝

故吏文學謝眺死罪死罪即日被尚書召以眺補中軍新安王記

室參軍眺聞潢汗之水願朝宗而每竭左氏傳曰潢汗行潦之水 駕蹇之

乘希沃若而中疲班固王命論曰駕蹇之乘不駟千里之塗王逸楚辭注曰蹇跛也法言

何則皋壤搖落對之惆悵莊子仲尼謂顏回曰山林與皋壤使我欣欣而樂未

況迺服義徒擁歸志莫從擁抱也孟子曰子浩然有歸志曹植應詔詩曰朝觀莫從

邈若墜雨翩似秋蒂潘岳楊氏七哀詩曰漉如葉落樹逸然雨絕天論衡曰雲散

實庸流行能無算鄭玄論語注曰算數也 屬天地休明山川受納天地喻帝山川喻王左

故捨耒場圃奉筆兔園詩曰九月築場圃西京雜記曰梁 東亂三江西浮

七澤言常從子隆也蕭子顯齊書曰隨王子隆為東中郎將會稽太守後遷西將軍荆州刺史

契闊戎旃從容讌語毛詩曰死生契闊周禮九旗通帛曰旃劉

長裾日曳後乘載脂鄒陽上書曰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魏文帝與吳質

榮立府庭恩加顏色曹植豔歌行曰沐髮晞陽未測涯涘 陽谷兮夕晞余身

撫臆論報早誓肌骨演連珠曰撫臆論心陳思王責 不寤滄溟未運波臣

自蕩莊子曰鯢化而為鳥其名曰鵬海運則將徙於南溟司馬彪曰轉運也又曰莊周謂監

解方春旅翻先謝滄溟渤澥皆以喻王波臣旅翻皆自 清切藩房寂寥舊葦

白雲在天龍門不見穆天子傳西王母為天子謠曰白雲在

去德滋永思德滋深莊子徐無鬼謂女商曰子

唯待青江可望候歸艎於

朱邸方開効蓬心於秋實史記曰諸侯朝天

如其簪履或存衽席

無改韓詩外傳曰少原之野有婦人刈蒼薪而失簪哭甚哀言不忘舊楚昭王匹其跣履已行

雖復身填溝壑猶望妻子知歸

君棄之臣不勝其哀鄭玄周禮注曰衽席乃單席也

文公至河令席尊捐之答犯問之曰席尊所臥也

舍曰邸諸侯朱戶故曰朱邸莊子謂惠子曰夫子拙於用大則夫

子猶蓬之心也夫韓詩外傳簡子曰夫春樹桃李秋得食其實也

君棄之臣不勝其哀鄭玄周禮注曰衽席乃單席也

文公至河令席尊捐之答犯問之曰席尊所臥也

舍曰邸諸侯朱戶故曰朱邸莊子謂惠子曰夫子拙於用大則夫

子猶蓬之心也夫韓詩外傳簡子曰夫春樹桃李秋得食其實也

君棄之臣不勝其哀鄭玄周禮注曰衽席乃單席也

文公至河令席尊捐之答犯問之曰席尊所臥也

舍曰邸諸侯朱戶故曰朱邸莊子謂惠子曰夫子拙於用大則夫

列女傳梁高行曰妾夫不幸早死先狗馬填溝
壑東觀漢記張湛謂朱暉曰願以妻子托朱生
涕橫集而成行漢書中山不任犬馬之誠史記丞相青翟曰
靖王曰不知涕泣之橫集臣不勝犬馬心

到大司馬記室牋一首

任彥昇劉璠梁典曰宣德太后以公為大司馬錄尚書事以任昉為記室用舊也

記室參軍事任昉死罪伏承以今月令辰肅膺典冊劉歆甘泉賦曰擇吉

德顯功高光副四海東觀漢記明帝冊曰剖符封侯或以德顯朱含生之倫

庇身有地曹植對酒行曰含生蒙澤草木茂延況昉受教君子將二十年魏

帝令曰況吾託士人之咳若改唾為恩眄成飾莊子孔子謂漁父曰正幸聞咳小人

懷惠顧知死所論語子曰小人懷惠左氏傳其友昔承嘉宴屬有緒言提挈

之旨形乎善謔豈謂多幸斯言不渝梁史曰始高祖遇昉於竟陵王西邸從

亦戲高祖曰我若登三事當以卿為騎兵高祖善騎射也至是故引昉符昔言也莊子孔子謂漁

父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漢書斯養卒曰兩人左提右挈滅燕易矣詩曰善戲謔兮漢書衛青

曰臣幸得待罪行間左氏傳羊舌職曰民之多雖情謬先覺而迹淪驕餽知梁武之

幸國之不幸詩曰寔命不渝毛長曰淪變也

先覺也猶仕齊邦是淪驕餽也論語子曰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漢書桓生欲借書班嗣報曰不徒聖人之綱不顯驕君之餽也

而相賀淮南子曰湯沐具而蠶虱相弔明公道冠二儀勳超遂古易曰易有太極

將使伊周奉轡桓文扶轂賦曰齊桓曾不足使扶轂神功無紀作

物何稱言聖德幽玄同夫二者既無功而可紀亦何名而可稱莊子曰神人無功聖人無名司

府朝初建俊賢翹首阮籍奏記曰羣英惟此魚目唐突璠璣

涯寔知塵忝千載一逢再造難答東觀漢記太史官曰耿況千載而一遇者也易

雖則隕越且知非報左氏傳齊侯曰小白恐隕越子不勝荷戴屏營之情

謹詣廳奉白牋謝聞昉死罪死罪

百辟勸進今上牋一首

任彥昇何之元梁典曰高祖武皇帝諱衍字叔達姓蕭氏本蘭陵郡縣中都

瑩等勸進公猶謙讓未之許瑩等又牋並任昉之辭也帝謂實融也

史記曰司馬遷自序作今上本紀然遷以漢武見在故云今上也

近以朝命蘊策冒奏丹誠方言曰蘊崇也謂尊崇而加策命也蘊與疆同奉被還命未蒙虛受易曰君子以損神顯顯深所未達

蓋聞受金於府通人之弘致呂氏春秋曰魯國之法魯人為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魯

未達也高蹈海隅匹夫之小節莊子舜以人於諸侯來而辭不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鄭玄禮記注曰致之言至也

是以履乘石而周公不以爲疑尸子曰昔者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踐東宮履乘石假爲天子

公不以爲讓尚書中侯曰王至田於溪水畔呂尚釣於崖王下拜曰切望公七年乃今見

況世哲繼軌先德在民毛詩曰世有哲王晉中興書曰王綏八世德名

經綸草昧歎深微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

加以宋方之役荆河是依劉璠梁典曰蕭順之生高帝及兄懿懿爲豫州

萬於鍾山宮城拒守豫州聞難投袂而起戰於越城慧景走追斬之除侍中遷尚書令

左氏傳曰冬伐吳楚以報朱方之役杜預曰朱方吳邑也尚書禹貢曰荆河惟豫州

旅大造王室尚書曰班師振旅孔安國曰班還也兵入曰振雖累繭救宋重抵存

楚說文曰繭黑也古典切戰國策曰公輸般爲楚設機械將以攻宋墨子聞之百舍重繭往見

重繭累也淮南子曰申包胥累繭重抵七日七夜至于秦庭以見秦

王曰使下臣告急秦王乃發軍擊吳果大破之以存楚國抵竹尼切

云而惑甚盜鍾功疑不賞呂氏春秋曰范氏入晉得其鍾者欲負而走則大鍾不可

其過亦由此也漢書荆通謂韓信曰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

皇天后土不勝其酷左氏傳晉大夫謂秦伯是

以玉馬駿奔表微子之去金版出地告龍逢之怨劉璠梁典曰東昏荒淫

中書省欲鴆論語比考識曰般或姐已玉馬走宋均曰女姐已有美色也玉馬喻賢臣奔去也

論語陰嬖讒曰庚子之且金版尅書出地庭中曰臣族虐王禽未均曰謂殺關龍之後庚子且庭

稱族王虐殺我心見禽也

明公據鞍輟哭厲三軍之志獨居淹涕激義士

之心劉璠梁典曰高祖告難於荊州行事蕭穎胄建牙東伐吳志曰孫策亡權悲感未視事張

顧盼三國名臣頌曰輟哭止哀東觀漢記曰光武兄齊武王以潛遇害上獨居不御酒肉坐臥

能使海若登祗罄圖效祉楚辭曰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王逸曰海若海神

君與登山之神見且走馬

山戎孤竹束馬景從漢書郊祀志曰齊桓公曰寡人北伐山

賦曰天伐罪弔民一匡靖亂尚書曰奉辭伐罪孟子曰湯始征自葛誅其君弔其民論

官景從

語子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左氏傳宰孔謂晉侯曰君

一匡天下

左氏傳宰孔謂晉侯曰君

一匡天下

務靖亂無匪叨天功實勤濡足左氏傳介之推曰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功以為勤於行也且明公本自諸生取樂名教鍾離意別傳曰嚴遵與光母今為濡足故不救人可乎

道風素論坐鎮雅俗王隱晉書劉琨表曰李術以素論門望不可與樵名教中自有樂地何為乃爾

不習孫吳邁茲神武曹植上疏曰不取孫吳而闢與之會周驅盡誅之氓濟

必封之俗史記周公曰後嗣王紂其民皆可誅尚書大傳曰周民可比屋而封也孔安國

玉不毀誰之功歟論語曰季氏將伐顛與冉有季路見於孔子孔子曰虎兕出於匣龜玉毀於椚中是誰之過獨為君子將使

伊周何地謝承後漢書王暢誅劉表曰遵伯某等不達通變實有愚誠周易曰

不任控欵悉心重謁論語注曰控欵誠懇也伏願時膺典冊式副民望左氏

傳師曠謂晉侯曰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

奏記

詣蔣公一首

阮嗣宗

臧榮緒晉書曰太尉蔣濟聞籍有才雋而辟之籍詣都亭奏記初濟恐籍不至得記欣然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濟大怒於是鄉親共喻之籍乃

籍死罪死罪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據上台之位尚書曰伊尹作咸有一

以為掾屬辟書始下下走為首辟猶召也司馬遷書曰太史公子夏處西河

之上而文侯擁篲史記曰上商字子夏禮記曾子謂子夏曰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

恭也如今鄒子居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劉向別錄曰鄒衍在燕有谷寒不生五

卒持帶也言鄒子在燕其遊諸侯畏之皆郊迎夫布衣窮居韋帶之士王公大人所以屈

體而下之者為道存也鄒陽上書曰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說苑唐且謂秦王曰大

此得之於學也莊子曰若籍無鄒卜之德而有其陋猥煩大禮何以當之

夫人者日擊而道存焉

方將耕於東臯之陽輸黍稷之稅以避當塗者之路漢書武帝制曰守

欲則先王之法以冀戴其世主者甚眾也負薪疲病足力不强孟子曰孟子有疾王使人問疾孟子對曰昔

力之所補吏之日非所克堪乞迴謬恩以光清舉

及也

就吏後謝病歸復為尚書郎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遂酣飲為常文帝初欲為武帝求婚於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已

上星謂諸侯三公漢書曰義曰秦階二台

開府之日人人自

子夏處西河

於西河之上呂氏春秋白圭曰魏文侯師子夏李奇漢書注曰擁篲為

於西河之上呂氏春秋白圭曰魏文侯師子夏李奇漢書注曰擁篲為

於西河之上呂氏春秋白圭曰魏文侯師子夏李奇漢書注曰擁篲為

於西河之上呂氏春秋白圭曰魏文侯師子夏李奇漢書注曰擁篲為

於西河之上呂氏春秋白圭曰魏文侯師子夏李奇漢書注曰擁篲為

於西河之上呂氏春秋白圭曰魏文侯師子夏李奇漢書注曰擁篲為

於西河之上呂氏春秋白圭曰魏文侯師子夏李奇漢書注曰擁篲為

文選卷四十終

金鏡書局
藏古閣本

文選卷四十一
書上

李少卿答蘇武書一首

司馬子長報任少卿書一首

楊子幼報孫會宗書一首

孔文舉論盛孝章書一首

朱叔元為幽州牧與彭寵書一首

陳孔璋為曹洪與魏文帝書一首

阮元瑜為曹公作與孫權書一首

魏文帝與朝歌令吳質書二首

與鍾大理書一首

曹子建與楊德祖書一首

汲古閣
藏

與吳季重書一首

吳季重答東阿王書一首

應休璉與滿公琰書一首

與侍郎曹長思書一首

與廣川長岑文瑜書一首

與從弟君苗君胄書一首

答蘇武書

李少卿

子卿足下

蔡邕獨斷曰陛下者羣臣與至尊言不敢指斥天子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達尊之意也及羣臣庶士相與言殿閣下足下侍者執事之屬皆此類也勤

宣令德策名清時

左氏傳僖公二十三年狐突對晉惠公曰策名委質榮問休暢幸

甚幸甚

小雅曰非分而得謂之幸遠託異國昔人所悲桓子新論雍門周鼓琴見孟嘗君曰先生絕國無相見期若此人者但聞望風懷想能不依依昔者不遺遠辱還答慰

飛鳥之號秋風蕭條則心傷矣

誨勤勤有踰骨肉陵雖不敏孝經曰參不敏能不愧然自從初降以至今日

身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覩但見異類

家語孔子曰舜之為君賜於異類王肅曰異類四方夷狄也韋

韞古豆切以禦風雨羶肉酪漿以充飢渴

說文曰韞臂衣也漢書董君

耳遠聽胡笳互動牧馬悲鳴

杜摯笳賦序曰笳者李伯陽入西戎所作也傳玄

嘯成羣邊聲四起晨坐聽之不覺淚下嗟乎子卿陵獨何心能不

笳賦序曰吹葉為聲說文作葭毛詩曰駟駟牧馬

悲哉與子別後益復無聊

賈逵國語注曰聊賴也上念老母臨年被戮妻子無辜

竝為鯨鯢

左氏傳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

悲為鯨鯢

左氏傳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

而人無知之俗違棄君親之恩長為蠻夷之域傷已令先君之嗣

先君謂其父當戶也即廣之子更成戎狄之族又自悲矣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孤負陵

先君謂其父當戶也即廣之子

更成戎狄之族又自悲矣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孤負陵

更成戎狄之族

又自悲矣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孤負陵

又自悲矣功大罪小

不蒙明察孤負陵

心區區之意每一念至忽然忘生陵不難刺七亦切心以自明勿土粉切

頸以見志顧國家於我已矣王逸注離騷曰已矣絕望之辭也殺身無益適足增羞故

每攘臂忍辱輒復苟活孟子曰馮婦善搏虎攘臂下車眾皆悅之左右之人見陵如此以為不

入耳之歡來相勸勉異方之樂音支令人悲增怛怛耳爾雅曰怛憂也方言曰怛痛也

嗟乎子卿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前書倉卒七忽切未盡所懷故復略而

言之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武帝謂先帝也出征絕域五將失道陵獨遇戰

漢書武紀曰天漢二年將軍李廣利出酒泉公孫敖出西河騎都尉李陵將步卒五千出居延時無五將未審陵書之誤而武紀略之集表云臣以天漢二年到塞外尋被詔書責臣不進臣輒引師前到浚稽山五將失道詳此亦不云其名而裏萬里之糧帥徒步之師出天漢之外入強胡

之域漢書蕭何曰語天漢其稱甚美臣贊按流俗語曰天漢其言常以漢配天此美名也以五千之眾對十萬之軍策疲

乏之兵當新羈之馬說文曰羈馬絡頭也然猶斬將搴居展切旗追奔逐北史記曰斬將搴旗之

士視死如歸呂氏春秋管仲謂齊侯曰平原廣成車不結軌士不陵也不才希當大

士臣贊按拔取曰搴商君書曰戰勝逐北服虔漢書注曰師敗曰北滅跡埽塵斬其梟帥張晏漢書注曰虜勇也若八傳之梟

任呂氏春秋涓于髡曰臣不肖不足以當大任意謂此時功難堪矣說文作戡戡勝也此是地名今傳俗用匈奴既敗舉

國興師劉兆穀梁注曰舉盡也更練精兵強踰十萬單于臨陣親自合圍客主之

形既不相如而去切步馬之勢又甚懸絕疲兵再戰一以當千然猶扶

乘創初良切痛決命爭首漢書曰陵與單于連戰士卒矢傷二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一創者持兵死傷積野餘不滿

百而皆扶病不任干戈然陵振臂一呼創病皆起舉刃指虜胡馬

奔走兵盡矢窮人無尺鐵猶復徒首奮呼火故切徒空也言空首奮擊無復甲冑爭為先登

當此時也天地為陵震怒戰士為陵飲血血即淚也燕丹子曰太子獻歃飲淚單于謂陵

不可復得便欲引還而賊臣教之遂復戰賊臣謂管敢也李陵傳云軍候管敢為軍旅候被殺尉管之五

皇帝以三十萬眾困於平城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猶

七日不食僅乃得免史記曰高祖自將擊韓王信遂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用陳平祕計始得免毛詩曰齊子歸止其從如雲又曰其從如雨

況當陵者豈易為力哉而執事者云云謂漢朝執事之人也苟怨陵以

何休公羊注曰僅纔也

不死然陵不死罪也子卿視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背君親捐妻子而反為利者乎然陵不死有所為也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李陵前與蘇子卿書云陵前為子卿死之計所以然者冀其驅醜虜

祖考之明也誠以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德也琴操曰重耳將自殺子昔范

蠡不殉會稽之恥曹沫不不死三敗之辱卒復句踐之讎報

魯國之羞史記曰吳王發精卒擊越敗之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句踐令大夫

魯人以勇力事魯莊公為魯將與齊戰三戰三北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為將齊桓

公許與魯會于柯桓公與莊公既盟于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桓公問曰子將何欲曹

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已甚矣今魯城壞壓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還魯之侵地區區

之心竊慕此耳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肉受刑漢書曰

云漢與功臣不薄子為漢臣安得不云爾乎昔蕭樊囚繫韓彭趙

醢史記曰相國蕭何為民請曰長安地狹上林中多空棄地願令民得入田收糞無為獸食上大

怒曰相國多受買人財物乃請吾死遂下廷尉械繫之又曰高祖病有人惡樊噲黨呂氏即曰

捕得生口言陵教單于為兵以備此陵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足下又

漢於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誅

傳薛公曰前年醢彭越往年鼂錯受戮周魏見辜鼂錯已見西征賦漢書曰周勃為丞

殺韓信說文曰殖肉醬也

河東尉守行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人持兵以自衛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

廷尉捕治之又曰寶嬰景帝時吳楚反拜嬰為大將軍七國破封嬰為魏其侯坐灌夫罵丞相田

蚡不敬遂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誼亞夫之徒皆信命世之才抱將

相之具而受小人之讒竝受禍敗之辱卒使懷才受謫能不得展

彼二子之遐舉誰不為之痛心哉左氏傳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賈誼已見

亞夫子為父買官向方甲楯五百被召詣廷尉責問曰君侯欲反乎亞夫曰所買乃葬器也何謂

反乎更侵之益急遂入廷尉不食五日歐血而死孟子曰千年一聖五百年一賢賢聖未出其中

有命世者二子謂范蠡曹沫也言諸侯才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軍

能者被囚戮不如一子之能雪恥報功也

徒失貴臣之意到身絕域之表此功臣義士所以負載而長歎者

也何謂不薄哉先將軍謂李廣也貴臣謂衛青也漢書曰元狩四年大將軍衛青擊匈奴

迴遠廣辭曰臣結髮而與匈奴戰願居前大將軍不聽廣意色慍怒引兵出東道惑失道後大將

軍大將軍因問失道狀欲上書報天子廣未對大將軍長史急責廣廣謂其麾下曰結髮與匈奴

軍中斬曾陳平畏呂氏執曾詣長安又曰陳豨反韓信在長安欲應之事覺呂后使武士縛信斬

於長安鍾室又曰彭越反高祖赦之遷處蜀道著青衣行至鄭逢呂后從長安來泣曰願處故昌

邑后許諾既至白上曰彭越壯士也今徙蜀自遺患不如誅之令其舍人告越反遂夷三族蘇布

大小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令廣部行迺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

且廣年六十餘終不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剄音義鄭德曰以刀割頸曰到姑鼎切

且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遭時不遇至于伏劍不顧流離辛

苦幾切死塞北之野漢書曰漢遣蘇武以中郎將持節送匈奴使留居漢者匈奴欲

許以貨物與常一人夜亡告之緞王等死虞常生得匈奴使衛律治其事張勝以告武武曰事如此必及我衛律召武受辭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以自刺衛律驚自抱

持武氣絕半日復息丁年奉使皓首而歸凡十九歲始以強壯出及還鬢髮盡白

母終堂生妻去帷漢書陵謂武曰陵來時太夫人已不幸此天下所希聞古今

所未有也蠻貊之人尚猶嘉子之節況為天下之主乎陵謂足下

當享茅土之薦受千乘之賞尚書緯曰天子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

道千乘之國漢書曰兵車千乘諸侯之大者聞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漢書元始

京師拜為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無尺土之封加子之勤而妨功害能之臣盡為萬

戶侯親戚貪佞之類悉為廊廟宰子尚如此陵復何望哉且漢厚

誅陵以不死薄賞子以守節欲使遠聽之臣望風馳命此實難矣

所以每顧而不悔者也陵雖孤恩漢亦負德言陵無功以報漢為孤恩漢戮

有鄰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死如歸陵誠能安言陵忠誠能安於死事而主豈復能

眷眷乎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葬蠻夷中誰復能屈身稽顙還向

北闕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耶史記張釋之曰秦任刀筆之吏又願足下勿

復望陵嗟呼子卿夫復何言相去萬里人絕路殊生為別世之人

死為異域之鬼長與足下生死辭矣幸謝故人故人謂任立政大將勉事

聖君足下盾子無恙漢書曰武在匈奴時胡婦生子名通國楚勿以為念努力

自愛老子曰聖人自愛時因北風復惠德音李陵頓首

報任少卿書

司馬子長

漢書曰遷既被刑之後為中書令爭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

太史公牛馬走太史公遷父談也走猶僕也言已為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

後為益州刺史

陽人為衛將軍

太史公學牛馬之僕自謙之辭也

文選卷四十一

五

如清曰少卿 曩者辱賜書教以順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禮記曰儒有意任安字也

氣懃懃懇懇懃懃懇懇志狀之貌也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

此也蘇林曰而猶如也禮記曰不從流俗鄭玄曰流俗失俗也僕雖疲驚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側聞謙辭也列

子曰吾側聞之禮記曰與長者坐必異席顧自以為身殘處穢動而見尤言舉動必為人欲益反

損是以獨鬱悒而誰與語鬱悒不通也楚辭曰獨鬱結其誰語諺曰誰為為之孰令聽之

誰為為誰也言已假欲為善當為誰為之乎復欲誰聽之乎益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呂氏春秋曰伯

山鍾子期曰善哉巍巍若大山俄而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蕩蕩乎若流水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知音者何則士為知己者用

女為說己者容戰國策曰晉陽之孫豫讓事知伯知伯寵之及趙襄子殺知伯豫讓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者用女為悅己者容吾其報智氏矣若僕

大質已虧缺矣雖才懷隨和行若由夷隨隨侯珠也和和氏璧也出許由也夷伯夷也終不可以

為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點耳書辭宜答應答但有事故不獲答會東從

上來又迫賤事服虔曰從武帝還孟康曰卑賤之事若煩務也如清曰遷為中書令任職常知中書時偶有賊盜之事晉灼曰賤事家之私事也相見

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文穎曰卒卒促遽之意也閒隙也得竭志意今少卿抱不測之

罪涉旬月迫季冬如清曰平居時不肯報其書今安有不測之罪在獄故報往日書欲使其恕以度己也僕又薄從上雍恐

卒然不可為諱李奇曰薄迫也迫當從行善曰難言其死故云不可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

右廣雅曰灑問也楚辭曰惟煩悶以盈胸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謂任安恨也請略陳固陋闕

然久不報幸勿為過僕聞之修身者智之符也符信也愛施者仁之端

也取與者義之表也恥辱者勇之決也勇士當於此而果決之立名者行之極也

凡人能立志者行中之最急也禍莫憐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所可憐者唯欲之與利為禍之極也行莫醜於

辱先詬莫大於宮刑醜穢也先謂祖也詬音垢應劭曰詬恥也說文詬或作詢火近切禮記儒行曰安常以儒相詬病左氏傳宋元公曰余不忍其詬尋此二

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者衛靈公與

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家語曰孔子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出令宦者雍渠參乘使孔子為次乘遊過市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於是恥之去衛

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史記商君謂趙良曰我化秦孰與五殺大夫趙良曰五殺大夫荆之鄙人也繆公知其

賢舉之平口之下加之百姓之上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

主非所以為名也又趙高謂李斯曰釋此不從禍及子孫足為寒心也同子參乘袁絲變

色蘇林曰趙談也與遷父同諱故曰同子漢書曰上朝東宮趙談參乘袁絲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其六尺與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餘同載於是上笑下趙談
自古而恥之夫以中才之人事有關於宦豎莫不傷氣而況於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之豪俊哉史記履貂曰臣刀鋸之餘不敢一心僕賴先人緒業廣雅曰緒末也司馬虎莊子注曰緒餘也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才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又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奪旗之功下之不能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如此矣上之四事無一遂假欲苟合取容亦無其所也史記蔡澤曰吳起言不苟合行不苟容嚮者僕亦常廁下大夫之列陪奉外廷末議臣瓚曰太史令千石故下大夫也外廷即今僕射外朝也不以此時引綱維盡思慮今已虧形為掃除之吏在闕茸之中闕茸狼賤也茸細毛也張揖訓詁以為闕蓋劣也呂忱字林曰闕茸不肖也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代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尙

何言哉尙何言哉且士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不羈言材質高遠不可羈繫也燕丹子夏扶曰士無鄉曲之譽未可以論行也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服虔曰薄伎薄才也出入周衛之中周衛言宿衛周密也章昭曰天子有宿衛之官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言人戴盆則不得望天望天則不得戴盆事不可兼施言己方一心營職不暇修人事也故絕賓客之知亾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禮記曰某之子不肖應劭風俗通曰生子不似父母曰不肖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毛詩曰諂諂多士媚于天子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夫語助也論語子曰有是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能相善也趨舍異路太公六韜書曰夫人皆有性趣舍不同顏師古曰趣所向也舍所廢也未嘗銜杯酒接慇懃之餘懽然僕觀其為人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顏師古曰徇從也營也其素所蓄積也言其意中舊所蓄積也僕以為有國士之風一國之中推而為士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以奇矣新序昭奚恤曰使皆赴湯火蹈白刃出萬死不顧一生司馬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鄭玄周禮注曰

舉猶行也臣瓚以為媒謂遊合會之變謂生其罪孽也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有五千言不滿

者痛之甚也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胡地出馬故曰戎馬軍于所居之處號曰王庭垂餌音二虎口橫挑

疆胡仰億萬之師說文曰挑相呼也李奇曰挑身獨戰不須眾挑茶弔切與單于連

戰十有餘日所殺過半當虜救死扶傷不給顧野王決曰殺過半當言檀

裘之君長咸震怖檀裘匈奴所服也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人

不至士卒死傷如積子智切然李陵一呼勞軍士卒無不起躬自流涕

沫血飲泣更張空拳孟康曰沫音頰善曰頰古沫字言流血在面如鹽頰也說文曰頰洗面

必死則前驅空捲猶可畏也況三十萬被堅執銳乎顏師古曰讀為拳者謬矣拳則屈指不當言

張陵時矢盡故張弩之空弓非史記曰陵至浚稽山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冒白刃北嚮爭死敵者陵未沒時使有來報

日陵敗書聞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

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愴恒都勸切悼誠欲効其欵欵之愚欵欵

之貌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孝經援神契曰母之於子絕少分能得

人之死力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

當而報於漢張晏曰欲得相當也言欲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

以暴蒲沃切於天下矣謂摧敗匈奴之兵其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

問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魚解切睚眦柴懈切之辭

遂下於理漢書曰初上遣貳師李廣利出令陵為助兵及陵與單于相值而貳師少功拳拳

之忠終不能自列禮記子曰回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因為誣上卒從吏

議言眾吏議以為誣上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遊莫救視左右親近不為一

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真少

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乎李陵既生降隕其家聲蘇林曰家世為將有名陵降而隕之

也顏師古而僕又佶之蠶室如清曰佶次也若人相次也人志切今諸本作昔字蘇林注曰饋隆也景紀曰作密室廣大如蠶室故言下蠶室衛宏漢儀以為置蠶宮今承諸法云詣蠶室與罪人從事主天下室

重為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漢書曰漢初功臣剖符世爵又曰論功而定封訖於是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說文曰倡樂也左氏傳曰鮑氏之圍人為優杜預曰俳優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

一毛與螻蟻何以異螻蟻蛄也蟻蚍蛄也皆蟲之微者故以自喻而世俗又不與能死節者與如也言時人以我之死又不如能死節者言死無益也

次比特以為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或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用

之所趣異也燕丹子荆軻謂太子曰烈士之節死有重於太山有輕於鴻毛者但問用之所在耳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

身其次不辱理色理道理也顏色也其次不辱辭令辭謂言辭令謂教令其次詘體受辱謂被縲繫其次易服受辱易服謂著赭衣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漢書曰箠長五尺說與捶同以之笞人同謂之箠楚箠楚皆杖木之名也其次毀肌膚斷肢

體受辱謂肉刑也最下腐刑極矣蘇林曰宮刑腐刑也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

不可不勉勵也禮記文也東方朔別傳武帝問曰刑不上大夫何朔曰刑者所以止暴亂誅不義也大夫者天下表儀萬人法則所以其承宗廟而安社稷也猛

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周禮注曰穿地為壘所以御禽獸其或超踰則陷焉尚書曰杜乃獲敵乃奔言威為人制約漸積至此故士有畫地為牢勢不可入削

木為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也臣贊曰以為患吏刻暴雖木為吏期於不對此疾苛吏之辭也文穎曰未遇刑自殺為鮮明也

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廣雅曰榜擊也圜牆獄也周禮曰以圜土教罷民

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正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強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

拘於羑里史記曰季歷卒子昌立是為西伯西伯文王也崇侯虎譖西伯於殷紂曰西伯積善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王制曰九州之長曰伯注曰伯長李斯相也具於五刑史記曰李斯楚上蔡人也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入秦秦卒用之譖乃具斯五刑要斬咸陽漢書刑法志曰漢興之初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曰當三族者皆先劓斬左右趾笞殺之梟其首置其骨肉於市其誹謗罵詈者又斷舌故言具謂五刑也淮

陰王也受械於陳漢書曰韓信為楚王都下邳信因行縣邑陳兵出入人有上變告信欲反上聞患之用陳平謀偽遊雲夢信謁上於陳高祖令武士縛信載後

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免死良狗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抵

信至洛陽赦以為淮陰侯陳楚之西界也械謂桎梏也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抵

罪年薨于款嗣立尚高祖長女魯元公主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王旦莫自上食體甚卑有子

婿之禮高祖實踞罵詈甚慢之趙相貫高趙午說赦曰天下豪傑竝起能者先立今王事皇帝甚

恭皇帝遇王無禮請為殺之八年上從東垣過貫高等乃壁人柏人要之置廁上過欲宿心動問

縣名為何曰柏人上曰柏人者迫於人遂去貫高怨家知其謀反告之於是逮捕趙王諸反者趙

不知也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史記曰絳侯周勃與陳平謀誅諸呂而

漢書音義如涓曰請室請罪之室若今之鍾下也魏其大將也衣赭衣關三木二木在項及手足也魏其侯

上罪桎梏而極應劭漢書注曰在手曰桎兩手同械曰梏季布為朱家鉗奴漢書曰季布

在足曰桎韋昭曰桎兩手合也桎音告季音拱極之粟切季布為朱家鉗奴楚人也為任

俠有名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項籍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舍匿者罪三族布匿於濮陽周氏周

氏曰漢求將軍急臣敢進計布許之遇髡鉗布衣褐置廣柳車中與其家僮數十人之舊朱家賣

之朱家心知季布也置田舍乃之洛陽見汝陰滕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為其主灌夫受辱

耳君何不從容為上言之滕公許諾待閑果言如朱家事上乃赦布召見謝拜郎中灌夫受辱

於居室漢書灌夫字仲孺潁陰人也為太僕時坐與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徒為燕相及竇嬰

酒肯幸臨夫安敢以為辭請語魏其侯張具將軍曰日蚤臨之蚡許諾夫以語嬰嬰益牛酒夜灑

掃張具自旦候伺至日中蚡不來夫不擇夫乃自往迎之蚡尚臥駕往又徐行夫益怒遂以為隙

元光四年蚡取燕王女為夫人太后詔曰列侯宗室皆宜賀嬰為壽夫行酒至蚡蚡半膝席曰不

能滿觴夫怒乃噎言曰將軍貴人也畢之時蚡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灌賢方與程不識耳語又

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賢曰生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壽酒效兒女曹咕囁耳語蚡謂夫曰今眾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軍地乎夫曰今日斬頭穴胷何知程李乎乃起蚡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也藉福起為謝按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蚡乃麾騎縛夫置傳舍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於居室如涓曰百官表居室為保宮今守宮也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強弱形也審矣何足怪乎孫子兵法曰治亂數也夫人不能早裁繩墨之外以稍陵遲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為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言激於義理者則不念父母顧妻子也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言已輕妻子故反問之且勇者不必死節言勇烈之人不必死於名節也造次自裁耳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言怯夫慕義以自立名何處不勉於死哉言皆勉勵自殺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沈溺縲紲之辱哉孔安國曰縲紲墨索也紲孿也所以拘罪人且夫臧獲婢妾晉灼曰臧獲敗敵所破虜為奴隸韋昭曰羌人以婢為妻生子曰獲奴以善人為妻生子曰臧荆揚

海岱淮濟之間罵奴曰獲齊之北鄙燕之北郊凡人男而由能引決况僕之不得已

乎所以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未盡鄙

陋沒世而文彩不表於後世也論語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

可勝記唯侷儻非常之人稱焉廣雅曰侷儻卓異也蓋文王拘而演周易周易曰

也當文王與紂之事邪又曰作易者其有憂患邪史記本紀曰崇侯譖西伯於殷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向之將有不利於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西伯演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地理志曰河

內湯陰有羑里城西伯所拘韋昭曰美音西蒼頡篇曰演引之也仲尼厄而作春秋史記孔子曰吾道不行矣何以自

原放逐乃賦離騷史記曰屈原名平楚之同姓為楚懷王左司徒博文強志敏於辭令王

上大夫夫見而欲奪之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原為令眾莫不知每令出左丘失明厥有

國語漢書曰國語左丘明著失明未詳孫子臏兵法修列史記曰孫臏與龐涓俱學兵法涓事魏

臏至涓恐其賢於已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田忌善客待之於是田忌進

可於是乃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輪車中主為計不韋遷蜀世傳呂覽史記曰呂

謀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魏軍不韋遷蜀世傳呂覽史記曰呂

人也莊襄王即位二年薨太子政立為王尊不韋為相國號仲父當是時魏有信陵楚有春申趙

有平原齊有孟嘗皆下士喜賓以相傾呂不韋以秦之強大受其厚遇乃致食客三千人是時諸

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於天下不韋乃使其客八人著所聞集論為八覽十二紀三十餘

萬言以為備天下之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遊士賓客有

能增損一字與千金及始皇壯太后通不韋恐禍及己私求嫪毐為舍人詐令以腐罪告之遂得

侍太后與太后通九年人告嫪毐實非宦者下吏治之得情實事連相國秦王恐其為變乃賜不

韋書曰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戶君何韓非囚秦說難孤憤史記曰韓非者

親於秦號稱仲父後與家屬徒處蜀飲鴆而死韓非囚秦說難孤憤韓之公子也見

韓稍弱以書諫王王不能用非心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說難

十餘萬言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所著書

秦因急攻韓韓乃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

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

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詩三百篇大底賢聖發憤

之所為子偽切作也論語曰詩三百孔安國曰篇之大數也爾雅曰底致也郭璞曰音指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

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言故述往前行事思及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

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空文謂文章也自見已情僕竊

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論語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網羅天下放失舊聞

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於茲

為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

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以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其人謂與己同志者也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負累之下未易可居辱先論語曰君子惡居下流而訕上者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為鄉里所戮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賜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出則不知其所往莊子曰哀公問仲尼曰去寡人而行寡人恤焉若有凶也庚桑子曰吾聞至人口居環堵之室不知所如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霑衣也身直為閹閹之臣寧得自引深藏巖穴邪故且從俗浮沈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嚮子曰吾聞之於政也知善不行者謂之狂惡不改者謂之惑夫狂與惑者聖人之戒也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心刺力割切謬乎今雖欲自雕琢曼辭以自飾如清曰曼美也戰國策蘇秦曰夫從人飾辨曼辭高生之節行曼音萬無益於俗不信祗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

非乃定書不能悉意略陳固陋謹再拜

報孫會宗書

楊子幼

漢書云楊惲字子幼華陰人自才能稱譽為常侍騎與太僕戴長樂相失坐事免為庶人惲見已失爵位遂即歸家閒居自治產業起室以財自娛歲餘友人安定太守西河孫會宗與惲書誡諫之言大臣廢退當杜門惶懼為可憐之意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舉惲乃作此書報之

憚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論語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包氏曰彬文質相半之貌也底致也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漢書曰霍氏謀反惲先聞知霍氏伏誅惲封為平通侯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足下哀其愚矇賜書教督以所不及爾雅曰愍勲甚厚然竊恨督正也慙慙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猥猶曲也言鄙陋之愚心則若逆指而文過言逆會宗之指自文飾已之過論語子曰小人默而自守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論語曰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故敢略陳其愚唯君子察焉憚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二千石皆得乘朱輪位在列卿爵為通侯總領從官應劭曰徵侯避武帝諱故為通言其功德通於王室也從天子侍從官也與聞政事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

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念已負竊位素餒

之責久矣論語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歟知柳下惠之懷祿貪勢不能自退曾子

子不安貴位賢而不與立毛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飭兮懷祿貪勢不能自退

遂遭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口語即戴長樂所告

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史記曰陳平遊

豈得全其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左氏傳宋公曰

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遊道樂以忘憂史記曰陳平遊

小人全軀說以忘罪楚辭曰與波上下竊自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

長為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國語曰灌園治產以

給公上蘇林漢書注曰不意當復用此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

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終謂終沒也說盡也張晏漢書

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漢書曰秦繆公作伏祠孟康

烹羊炮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為秦聲婦趙女

也雅善鼓琴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撫缶而呼嗚嗚應劭漢

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書注曰

豆落而為箕張晏漢書注曰山高在陽人君之象也蕪穢不治朝廷荒亂也一頃百畝以喻

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諛也臣贊按田彼南山蕪穢不治言於王朝而遇民亂

日也拂衣而喜奮袖低昂頓足起舞誠荒淫無度不知其不可也

憚幸有餘力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什一謂十中之一也尚書此賈豎之

事汚鳥獸辱之處憚親行之下流之人眾毀所歸言處下流為不寒而

慄雖雅知憚者猶隨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楚辭曰世從容而變董生不

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財利

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漢書董仲舒對策曰夫皇皇求財利常恐匱乏者庶人故

道不同不相為謀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論語曰道

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

安得責我卿大夫之制也

為謀言今我親行賈豎之事

安得責我卿大夫之制也

安得責我卿大夫之制也

安得責我卿大夫之制也

安得責我卿大夫之制也

安得責我卿大夫之制也

風史記李克謂翟璜曰魏成子東得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凜然皆有節槩知去就之分頃者足下離舊土謂去臨安定山谷之間昆夷舊壤毛詩曰文王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鄭玄曰昆夷西戎也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言豈隨懷安貪鄙之俗而移人性之本者哉於今乃睹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無多談

論盛孝章書

孔文學

與魏太祖虞預會稽典錄曰盛憲字孝章器量雅偉舉孝廉補尚書郎遷吳郡太守以疾去官孫策平定吳會誅其英豪憲素有名策深忌之初憲與少府孔融善憂不免禍乃與曹公書由是徵為都尉詔命未至果為權所害子匡奔魏位至征東司馬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國語文姜曰日月不居人誰不安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為始滿融又過二公謂曹操言公年始滿五十融過於一歲也海內知識零落殆盡惟會稽盛孝章尚存其人困於孫氏妻孥湮沒孫氏已見上文毛詩曰樂爾妻孥孔安國尚書大傳曰孥子也單子獨立孤危愁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復永年矣春秋傳曰諸侯有相滅匹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耻之公羊傳曰邢公孰匹之蓋狄滅也曷為不言狄滅之為桓公耻也曷為為

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匹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耻之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談士依以揚聲而身不免於幽繫命不期於旦夕是吾祖不當復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絕交也論語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吾祖即謂孔子也後漢朱穆感世澆薄莫向敦厚著絕交論以矯之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左氏傳晉行人子員對鄭王子伯駢曰君有楚命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漢書廣武君曰發一乘之使奉咫尺之書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弘矣今之少年喜詢前輩或能譏評孝章孝章要為有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共稱歎九牧猶九州也左氏傳王孫滿曰晉其所以伐殷王而受九牧也燕君市駿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絕足也策郭陳謂燕昭王曰臣聞古之人君有市千里馬者三年而不得於是遣使者賁千金之貨將市於他國未至而千里之馬已死使者乃以五百金買死馬之骨以歸其君大怒曰所求者本不市死馬何故損金市死馬乎將誅之使者對曰死馬尚市之況生者惟公匡復漢室宗社乎天下必知君之好也馬將至矣於是暮年而千里馬至者三焉惟公匡復漢室宗社將絕又能正之正之之術實須得賢珠玉無輕胡定切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況賢者之有足乎韓詩外傳曰蓋青謂晉平公曰珠出於海玉出於山無足而至者好之也土有足而不至者君不好也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

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史記曰燕昭王於破燕之後卑身厚幣以禮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知國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與共圖以雪先王之讐也願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向使郭隗倒懸而王不解居蟹切臨溺而王不拯孟子曰當今之時民悅而歸之猶解倒懸也又曰今燕虐其民而王征之人以為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則士亦將高翔遠引莫有北首音獸燕路者矣漢書廣武君曰牛酒以享士大夫北首燕路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復有云者欲公崇篤斯義因表不悉

為幽州牧與彭寵書

朱叔元

范曄後漢書曰朱浮字叔元沛國蕭人也初從世祖為大司馬主簿遷偏將軍從破邯鄲後乃為大將軍幽州牧守薊城浮少有才能頗欲勵正風迹收士心辟召州中涿郡王岑之屬以為從事及王莽時故吏二千石皆引幕府乃多發諸郡倉穀贍其妻子漁陽太守以為天下未定不宜多置官屬以費軍食不從其令浮密奏寵遣吏迎妻而不迎其母又受貨賄殺害友人多聚兵穀意計難量寵既積怨問遂大怒舉兵攻浮浮以書責之

蓋聞智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悲京城太叔以不知足而無賢輔卒自棄於鄭也左氏傳曰鄭武公生莊公及其叔段姜氏愛其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

邑也魏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太叔既而太叔令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公曰不義不昵厚將崩太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太叔段段入于鄆伯通以名字典郡有佐命之功名字謂營營遠聞也漢書曰陳遵臨民親職愛惜倉庫而浮秉征伐之任劉竦俱著名字佐命已見李陵書欲權時救急言朱浮所以招致賓客者此亦權時救急也二者皆為國耳即疑浮相譖何不詣闕自陳而為滅族之計乎朝廷之於伯通蔡邕獨斷云朝廷者不敢指斥君故言朝廷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漢書大司農田延年謂霍光曰將軍為國柱石匹夫媵母尚能致食一食問其病對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臣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矣請以遺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既而與為公介靈公比以趙盾驟諫伏甲將殺之靈輒乃倒載以禦之又戰國策曰楚王伐中山中山君曰有一人荷戈而從之中山君顧二人曰子何為者對曰昔臣之父嘗餓且死君捨食以舖臣父臣之父且死曰中山君有事汝必赴之是以今來死君之難中山君曰以一杯羹而區國以一食而獲二死士媵母未詳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而不顧恩義生心外叛者乎三綬者古人兼官者一官一綬范曄後漢書曰更始使謁者韓鴻持節徇北州承制得專拜二千石以下鴻至薊以寵鄉閭故人相見大喜拜寵偏將軍行漁陽太守世祖又以書招寵寵乃發步騎三千人歸世祖世祖承制封建忠侯賜伯通與吏民語何以為顏行步起拜何以為容坐臥念之號大將軍

何以爲心引鏡窺影何以施眉目舉措建功何以爲人惜乎棄休
令之嘉名造臯鴟之逆謀捐傳葉之慶祚招破敗之重災高論堯
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爲世笑死爲愚鬼不亦哀乎伯通與耿
俠遊范曄後漢書曰吳漢說寵從世祖會上谷太守耿況亦使功曹寇恂詣寵結謀其歸世祖又曰況字俠遊俱起佐命同被國恩俠遊
謙讓屢有降挹之言蒼頡篇曰挹損也而伯通自伐以爲功高天下孔安國尚書傳曰自功曰
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
慙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爲遼東豕也白頭豕未詳今乃愚妄自
比六國張晏漢書注曰齊燕楚韓趙魏六國之時其勢各盛廓土數千里勝兵將百萬
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所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奈何以區區漁
陽而結怨天子區區言小也公羊傳曰以此猶河濱之民捧土以塞孟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之臣此猶河濱之民捧土以塞孟津
多見其不知量也論語曰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今天下
適定海內願安士無賢不肖皆樂立名於世而伯通獨中風狂走

自捐盛時內聽嬌婦之失計外信讒邪之諛言東觀漢記曰浮密奏寵上徵去寵與所親信吏計議吏皆怨浮勸寵止不應徵長爲羣后惡法永爲功臣鑒戒

豈不誤哉或本云永爲羣后惡法今檢范曄後漢書有此一句然東觀漢記亦載此書大義雖同辭旨全別蓋錄事者取舍有詳略矣定海內者無

私讐勿以前事自疑願畱意顧老母少弟凡舉事無爲親厚者所
痛而爲見讐者所快范曄後漢書曰寵齋獨在便室蒼頭子密等二人因寵臥寐共縛將軍云遣子密等至子后簡卿所速開門出勿稽留之書成即斬寵及妻頭置囊中使持記馳出城因以詣關封爲不義侯

爲曹洪與魏文書魏志曰曹洪字子廉太祖從弟

陳孔璋陳琳集曰琳爲曹洪與文帝牋文帝集序曰上平定漢中族父都護還書與余盛稱彼方土地形勢觀其辭如陳琳所敘爲也

十一月五日洪白前初破賊情侈意奢說事頗過其實得九月二
十日書得文讀之喜笑把玩無厭亦欲令陳琳作報琳頃多事不能
得爲念欲遠以爲歡故自竭老夫之思左氏傳趙孟曰老夫罪戾是懼辭多不可一二
龔舉大綱以當談笑漢中地形實有險固四嶽三塗皆不及也左氏傳

馬侯曰四嶽三塗九州之險也杜預曰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北嶽恆三塗在河南陸渾縣南

彼有精甲數萬臨高守要一夫揮

戟萬人不得進漢書朱買臣曰一人守險千人不得上而我軍過之若駭鯨之決細網奔兕

之觸魯縞漢書韓安國曰強弩之末力不能穿魯縞音義曰縞曲阜之地俗善作之既皆輕細故以喻之爾雅曰縞之細者曰縞未足以喻其易

雖云王者之師有征無戰不義而疆古今常有漢書淮南王安上書曰臣聞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莫之

敢故唐虞之世蠻夷猾夏尚書舜典曰咎繇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周宣之盛亦讐大邦毛詩曰

勢謂為中材處之殆難倉卒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曰夫中才之人來命陳彼妖

惑之罪敘王師曠蕩之德豈不信然文帝答洪書曰今魯包凶邪之心肆蠱惑之政天兵神附師徒無暴樵牧不臨

夏殷所以喪苗扈所以斃尚書帝曰咨禹惟時有苗不率汝我之所以克彼

之所以敗也不然商周何以不敵哉左氏傳闕廉曰師克在和不在昔鬼方

聾昧崇虎讒凶殷辛暴虐三者皆下科也三科之中此然高宗有三年

之征文王有退修之軍孟津有再駕之役周易曰高宗之伐鬼方三年克之左

氏傳曰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

德亂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而修德復伐之因壘而降尚

書曰惟十有一年武王克殷又曰一月戊午師渡孟津然後殪戎勝殷有此武功

王禮戎殷誕受厥命未有星流景集飈奮霆擊長驅山河朝至莫捷若今

者也戰國策曰樂毅輕卒銳兵長驅至齊由此觀之彼固不逮下愚彼張魯也下愚指鬼方等則中才之守

不然明矣在中才則謂不然若中才守之則不可得也而來示乃以為彼之惡稔雖

有孫田墨鼂力而切猶無所救竊又疑焉文帝答曹洪書曰今魯罪兼苗桀惡稔厲

仁未去武王還師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史記

也乃還師間殺王子比干囚箕子於是曰殷有重罪不可不伐宮奇在虞晉不加戎左氏傳曰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

必從之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號之謂乎弗聽季梁猶在強楚挫謀左氏傳曰楚

少師董成鬪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

之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請羸師以張之能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

注曰季梁隨賢臣也暨至眾賢奔紂勅律三國為墟明其無道有人猶可救也且

夫墨子之守縈帶為垣高不可登折箸為械堅不可入墨子曰公輸若

雲梯必取宋於

之變猶無益也何者古之用兵敵國雖亂尚有賢人則不伐也是故三

仁未去武王還師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史記

也乃還師間殺王子比干囚箕子於是曰殷有重罪不可不伐宮奇在虞晉不加戎左氏傳曰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

必從之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號之謂乎弗聽季梁猶在強楚挫謀左氏傳曰楚

少師董成鬪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

之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請羸師以張之能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

注曰季梁隨賢臣也暨至眾賢奔紂勅律三國為墟明其無道有人猶可救也且

夫墨子之守縈帶為垣高不可登折箸為械堅不可入墨子曰公輸若

雲梯必取宋於

之變猶無益也何者古之用兵敵國雖亂尚有賢人則不伐也是故三

仁未去武王還師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史記

也乃還師間殺王子比干囚箕子於是曰殷有重罪不可不伐宮奇在虞晉不加戎左氏傳曰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

必從之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號之謂乎弗聽季梁猶在強楚挫謀左氏傳曰楚

少師董成鬪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

之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請羸師以張之能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

是見公輸九設攻城之機變墨子九距之公輸般之攻城械盡子墨子之守圍有餘公輸般出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者吾不言之王問其故子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乃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三百人已持守圍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吾請無攻也若乃距陽

平據石門

周地圖記曰襄谷西有古陽平關劉鄩八陣之列騁奔牛之權雜兵

八陣一曰方陣二曰圓陣三曰牡陣四曰牝陣五曰衝陣六曰輪陣七曰浮沮陣八曰雁行陣史記曰田單為將軍破燕城時以千餘牛為絳繒衣畫以五綵龍文東兵刃於角灌脂束葦於尾燒之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耀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噪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為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大亂奔走齊人追亡逐

焉肯土崩魚爛哉

漢書徐樂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公羊傳曰其言梁凶何自也魚爛而亡何休注曰魚爛自內發

設令守無巧拙皆可攀附則

公輸已陵宋城樂毅已拔即墨矣墨翟之術何稱田單之智何貴

老夫不敏未之前聞

左氏傳趙孟曰老夫罪戾是懼禮記檀弓曰我未之前聞

蓋聞過高唐者効王豹之

謳孟子清于髡曰昔王豹處於淇而西河善謳縣駒處高唐而

遊睢惟

渙者學藻績

之綵陳留記曰襄邑渙水出其南睢水經其北傳云睢渙之

閒自入益部仰司馬楊

王遺風有子勝斐然之志

子勝仁子墨子曰未必然也告子為仁猶跂以為長偃以

為廣不可久也論語曰吾

故頗奮文辭異於他日怪乃輕其家丘謂為倩

七靖

人

為東家丘也原曰君以鄭君為東家丘以僕為西家愚夫邪

是

何言歟夫駮驥

垂耳於坳牧

雅曰野外謂之坳

鴻雀戢翼於汚池

周禮有牧田鴻雀謂梁王曰鴻雁高飛不集汚池

褻之者固以為園囿之凡鳥外廐之下乘也

文選卷四十一 終

金陵書局
汲古閣本

文選卷四十一 正文

十一

